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约翰·勃雷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 其救治方案

或

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

〔英〕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

〔英〕约翰·勃雷著

袁贤能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5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3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 170千

印数 6,300册

印张 7 1/2。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4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目 次

原序	1
引言	5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13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25
第三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40
第四章 忽略基本原则的后果	56
第五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政府的负担	70
第六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社会的负担	85
第七章 现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无效	101
第八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	115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	129
第十章 货币的性质和用处	146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纲要	165
第十二章 现在的制度和财产共有制度的对比	189
第十三章 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社会变革的两种态度	207
結語	226

原 序

無論在什麼時候，倘使在人事里边有了任何一点危机，一定有一些人，不待你去請教，就会像教士宣道一样，諄諄善誘地，將現在的一切粉飾得好好兒的。他們對於現存的制度和行動方式的革新運動，總是要不遺余力地而且詭計多端地予以打擊；並且對於明白的人是用理智去說服，而對於懦怯的人則用恐嚇的手段使之不敢作聲並且還乖乖地忍受所加於他們身上的一切災禍。這些恐怖分子們，既然是屬於同一的階級並且又抱着共同的目的，所以就都有了一種企圖，要使人民相信現在的一切，幾乎都是好到不可能再好的地步了——凡是他們所忍受的區區災禍，都是人類生存的必然後果——他們替政府所負的重担，是可以一步一步的和不知不覺的改善方法來減輕的——現在社會的階級高低所引起的貧苦的和受壓迫的人們所以如此不滿的情緒，本來就是常常存在着的，所以在任何時候，也是必須存在着的——並且各生產階級要想干預這種“自然的社會設施”來改進他們自己，一定是會遇到最不幸的後果。

不管這些人民的朋友們的賢明的忠告和憂郁的預言是怎樣的，人民群眾却是一直不停地盡了他們所有的一切力量，通過政治的會社和各種行業的工會，來改變現狀，並且要替他們自己保留着每年都是循着現存慣例從他們身上取走的大量財富。可惜各生產階級的人們，因為在主觀上覺得正義是在他們這一方的，所以一直

只認為目的是比手段要紧；并且迄今尚未达到目的的理由，也只是因为手段沒有准备好的緣故。人民群众早已就在爭取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平等，是可与理性和正义一致符合的，或者也可以不一致的。倘使是不一致的，那么就会有一班人，因为他們的普通权利和特殊权利是在平等的幌子下被人民所侵犯了的緣故，一定会将人民群众的無知和过失，一一都揭露出来的。但是这样的权利平等，倘使与人力所不能轉移的有关真理和正义的原則是一致的，那么人民群众就将义不容辞地，全盘地，和不容迟疑地来爭取它的；并且也不宜一点一点的向人恳求那些應該是毫不犹豫地立即移交給他們的東西。

在政治問題上所存在的意見紛歧和在單純的政治平等方面所見到的种种不正常現象，仍是需要更多于已經提出了的証据，以便决定任何一种特殊的政府救治方法的效力，是否能够达到其所欲达的目的。生产階級的第一大目的，就是要，憑一种从基本原則出發的推理和用一种以理論与事实作基础的严格比較，获得这样的証据和一切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前提。倘使他們对于原則的知識一直不是这样缺乏的話，那么現在对于很多在枉費力气的伸冤雪恨的奋斗中已經受到摧毀的强大政治和各种行業的联合組織的命运，他們也不必去痛哭哀悼了。除非人們能將一切原因都找出来并且都消灭干淨，人們就永不能逃避一切后果的。無論我們用这种研討所得到的結論是什么，或者是关于某几种政府改革的优越性方面的，或者是关于現在的社会制度的性質是否适当方面的，我們的这一番探討对于真理总是有貢獻的。我們对于沒有人知道和不能解析的东西在暗中摸索的無知行动，亦常湊巧撞到了多年的辛勤和有一貫計劃的努力所不能發現的真理。

凡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是休戚相关的，不管是从現在的状

况来看,或者是从将来的远景来看,社会上就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比生产阶级与政治的或社会的变革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也没有其他一个阶级是这样迫切地要负起寻找真理和顾到将来的使命。生产者正像经济学家们所说一样,因为是临于“在生存的边缘”,亦即,正像他们之中成千成万的人一样,生存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中,所以他们对于冲打或撞击现在社会设施——政治方面的或商业方面的——的暴风雨,只好百依百顺,并且他们所处的地位正是适当其冲。任何一种情况,既然要影响到某一阶级,也就要以加倍的力量立即就反影响到生产阶级身上——社会的任何部分,凡是受到任何一点损失的,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阶级来弥补的。生产阶级的人们,既然是落在这样的处境中和地位上了,所以一切都得仰赖那些对于他们是毫无一点同情心的人与阶级了,当然他们也要自作决定,到底要不要设法改善他们的现状并且还要找出到底什么是达到改善目的的特殊有效手段。每年和每日的经验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对于造成现状的主导原因的知識是受到限制,但是他们所知道的并不少于那班一直就自命为监管和指导他们的人。盲目服从已成的权威和习俗的时代,已经是在消逝了;因为一切重要的事件,凡是人所知道的,都已足以说明一般统治阶级,对于这些日益昭著的伟大真理和原则,根本就不能有所体会,并且也完全是应付乏术,指导无能了。

倘使生产阶级希望能够一帆风顺找到一种救治良方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在足迹没有到过的道路上进行,而不为这样孜孜不倦地一点一点灌注到他们心里的观念所束缚,以为他们自己是低人一等的,并且现存的习俗是永远不能改变的。生产者的人们,作为被有钱的统治阶级所压迫的人而论——姑且不论他们现在的地位就是贫困的被统治阶级——对于已成的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說

法，可以置之不理：他們只須決定是否能够将一直使他們貧困的社會整體以及因為他們的貧困而壓迫他們的政府部門都改變過來就好了。至於那種必需知識的獲得，只能是立即求之於各種基本的原則了。在一位作了種種努力來支持現在的制度的人的話里边，我們現在的處境也正是“這樣的情形，倘使人民能看得到的話就是為了在原則上運用信心”。在最近的將來仍舊還是黑暗的和變幻的，而最後的命運却已註定是光明的時候，到底什麼是真的和唯一的智慧呢？不要向雲霧和四圍的密林東望西望，也不要呆立不動地害怕路上將發生不測之災；而是要從伊甸園的大門後邊一直看到天堂的大門前面，並且要緊緊向前靠攏，抓住一定的將來才是。一個人在他的政治生活里边，正像在他的道德生活里边一樣，在墮入愚昧無知和他的判決易于迷誤的時候，就應全心全意照着一切的原則去做，才是萬全之計；於是他就可以不因敵對的力量而受到壓迫，不因不測之災而感到威脅，不因沉重的負擔而失足。

引 言

“并且当这些事情即将来临的时候，就向上看罢，并且抬起你们的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时候就来到了”。

倘使观前可以知后，倘使时代的讯号已经作了大乱大变的警报，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就无可置疑地对我们作了一个说明：强权与公理的最后冲突的时候就将到了。让四千年来人类所受的迫害来证明，现在就是这桩事情发生的时候了；让劳动人民的千千万万的受逼难的儿女们的苦痛来证明，现在他们就要使他们的羁绊终归消灭！

按照一切的事理来说，有果必有其因，虽然有的因是隐蔽着的，或不易发觉的；而且在一切的原因中，其最主要者莫如那些原因：就是这些原因，它们产生了普遍的贫困与不满，现竟遍及整个的世界，而且在那些自称为文明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各色各样的改革方案，虽然也已经一再提出过了，试行过了，和推翻过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对于这种反常的社会情况，根本是无法改善的。已往的种种失败只能表明整个的世界——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对于蹂躏人类已有这许多时代了的绝大罪行的根源与性质，简直还是全不知道。

在地球上的一切国民之中，联合王国的人民乃是受害最深，而且应该是最需要救治的。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情绪。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是平安无事的，而且都有一种忧虑

不安的感觉——一种噩耗或变革的预兆——渗透了富人和贫民——蹂躏者和被蹂躏者——的胸怀。

不管社会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它是不能有所异于现状的，无论是从它的组成各部分的性质来看也好，或再从久已就在这些部分上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情况来看也好。总之现在的情形，对于横行霸道和专事勒索的人们来说，确要使之惊骇失措了；但是对于一般正人君子 and 勤劳的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决不会见到前面有什么可使他们恐怖的事情。

生产阶级的人们，在千方百计专为他们着想的各式各样的救治方案之中，都被弄得迷离失措了。他们所有的救治方案，就数目论，并不少于他们所受的迫害——满可以一比一，但是大多数的救治方案都是没有一点用处；因为它们都是仅仅根据一时所遇到的情况，并不根据有了广大基础的大原则而来的。今年的对症良方，到了明年，就无济于事了；因为用这种良方来治的病症，或者已经转移阵地，或者已经变成是次要的病症了。

我们所需要的，决不是单靠政府的或某一特殊的救治方案，而是一个普遍的救治方案——一个可以用在无论大小的一切社会罪恶与病症上的方案。生产阶级的人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永无止息的劳役——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被逼迫的无所事事——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穷困——他们需要一个良方来医治他们的困苦，愚昧和过失，一切就因那样的劳役，那样的无所事事，和那样的穷困所造成的。

虽然这样的救治良方，似乎是很难找到，可是今后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一切科学现在还是未臻完善，尤其是一切科学中的政治学，亦即人类管理的科学，虽然是4,000年来供人公开检阅的巨著，可是人们对它是最不了解。人类

进步如此迟缓的理由，就是因为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社会的制度，和社会的状态等都是持续不变且使继起的后代都承继了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人们通常总不去追求事物的基本原理：他们都是就其所见所闻，来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国家当时的社会状态，政府的形式，或宗教信仰。但是人类智力的幼稚时代正在消逝，人类的思想将要飞黄腾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倘使人们的视线常是限于欧洲的里程碑，那么新大陆美洲就仍不得而知了；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越过包围我们的既成事实的界限——这种界限使人坐井观天，只知智力和体力生活的较低劣部份罢了——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并且获得那个理所必然，势所必至，又大又美的人类乐土。

其他一切科学只不过是政治学的阶梯罢了，它们都是能够增进一个人的知识，无论是有关他自己的，有关他的各种能力的，和有关他对外界事物所处的真确地位的知识。倘使一个人的心有所遵循，那么一切的事，那里会有做不成功的呢？还有什么具体的事物，能有更伟大力量的属性呢？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是更为软弱可怜呢？我们可以与天文学家在宇宙里飞腾，并且看看各个的太阳系及其所属的诸行星和卫星，沉重严肃地在无限无边的太空中转动；我们也可以同地质学家回到有史以前的时代里去——那时我们的地球在空间里占着一个不同的位置，居处着形状不同于现仍存在的各种生物，还不知有人存在，更不知他的种种罪恶和种种愚昧的行为；我们可以同历史学家一直前进，从过去人类有记载时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并且可以在自有人类以来就给人们带来灾祸——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屠宰场沾满污秽齷齪——的种种信仰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考察人类；我们可以同化学家一样来分解具有物质现状的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链条，并且可以从这一堆残物里

产生新創的东西并予以新生的性質和形状；我們可以同解剖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肉体 and 心灵的存在并考察精神与物質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外界情况对于它們的影响；我們可以看到人类的各色各样动作，并且能够發現此种动作的各色各样的动机；我們似乎可以重温过去时代——我們自己曾犯过罪，也曾对犯罪者作过审判，并且也曾作过判决。我們既然这样地，有了一切从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知識与經驗来作向导，并且有了从一切过去的时代以来就累积起来了的錯誤和苦难来作警告——我們已經受了历史精神的感染，同时还很熟悉历史的事实——那么我們还有什么是没有准备而不能达到目的呢？

人类的一颗不倦的心永無止息的在寻找着至今尚未寻到的东西——幸福。虽然这一个一切人类努力的最为归根結底的目的迄今尚未达到，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裹足不前，坐以待毙。人身的組織的完美是可与他所知道的任何动物相比的，但是他的智力却是远远超过我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动物。倘使人类所有的力量和屬性，竟無法除去这許多时代以来人类世世相承的苦痛和不满，那么在和諧協調和日臻完善的造物間，就有了一个不应有的缺陷了。要說在快乐的宇宙間只有人类是命該悲伤和吃苦的，那是对上蒼和至善的万物主宰犯了卑鄙毀謗的罪行！

倘使人是不能进步的动物好像在他四圍的走兽飞禽一样，倘使他只有固定的和不变的本能而沒有进步的 and 能够逐步提高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也就不必去改变了。人类的社会从开始到現在必将是一色一样的了；并且在人类存在的时候必将保持着一致不变的状态了。但是人类不能是这样不进不退的；他是一个会思考的，所以亦是一个会进步的动物。凡是一代的知識和經驗都能傳至下一代的；而且正像一个 40 岁了的人必定比他在 20

岁的时候有了較多的知識一样；所以整个的世界，自有人类之后又再过了 4,000 年的时候，其所累积起来的知識必較只过 400 年后所得的知識为多，知識只不过是累积的事实；智慧乃是一种技术将这种知識应用在一个真正的目的上去——促进人类的幸福。虽然人們可以有很多的知識而無一点智慧，但是缺乏知識者則必缺乏智慧。現在这一代是有了 4,000 年的累积經驗和知識可以發掘；所以这一时代的人們，因此能够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方面，比起以前的任何一代，确是能够做得更高明些。

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他的能力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考虑一个社会变化正像一个政治运动一样，無須惊惶失措。倘使一个社会变化是巨大的，那么所要鏟除的病症也一定是頑强的。在整个宇宙的任何一处，从最巨大的行星到单独的原子，都是永不止息地在变化着的——靜止的东西是沒有的——不进不退的东西也沒有的；所以要說种种政府制度都不需要改革——社会制度不需要改变——那是荒謬絕倫的說法，正像一个成年的人还說他須穿上他在襁褓时所穿得正好的裹身衣，并且在成年之后还爱玩玩他在幼年时所爱玩的玩物一样。

社会的各种形态和政府的各种形式都是由于世事变迁所强加于人类身上的；并且某一种社会形态和某一种政府形式，只能在某一国家的历史中的某一时期內存在，而且能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到了后一时期，那就不容再存在了。难道現在还有什么人情願回到带着那种样兒的社会形态，和那种政府形式以及那种信仰制度，正像当时存在于大不列顛的特魯依特人 (Druids) 或羅馬人 (Romans)，或撒克逊人 (Saxons)，或諾曼人 (Normans) 的时候一样么？現在有什么新教徒 (Protestants) 还願意使旧教 (Catholicism) 最光荣和有势力的日子及其对殉道者的鮮血用迫害的烙印去烤干的日

子再复活么？一切这些变化就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进步的表现；而且它們都是来得很自然并且是不可避免的，亦非政府或个人所能控制的。旧教是承繼异教(Paganism)而起的，新教則来自旧教之后的，并且現在还有对新旧二教另倡异議者的；并且由这些变化帶給过去的人民的一切罪恶，正像刻已临到現在世界各国的苦难一样，完全都是因为执掌大权的人們濫用职权違反天命之过，而他們对于屬民則不許逾越一步。并且一切的財宝都浪費尽了，并且一切人类的鮮血都流尽了，一切的迫害，和刑罰以及一切作乱罪行的發生亦無非是要人类及其制度不得前进——試問以上一切有否达成其所欲达的目的呢？讓我們到历史里去找解答罢——从現在的日子起一直看到我們的一切祖先的日子止，試問在那許許多多旨在阻碍改革的强有力的企圖之中，有那一个是成功了的。

自有世界以来，人类还未曾有过一个时期，好像現在一样，可以有了好好的准备来改变社会的組織；并且沒有其他一个国家，好像联合王国一样，有了这許多的便利来开始改革并胜利完成。形形色色的情况，对于其他各国的影响，並沒有如此之大，但是对于我們却已將有所收获。我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人挑着更大的重担——我們孜孜不倦的勤勞，仅使我們勉勉强强的挑起这个重担和維持生活。我們比任何別的国家有較多的固定資本，亦即过去累积的劳动，体現在公路，鉄路，运河，工厂，和各种机器里边。我們的人口众多并且有优越的交通工具。論起一个国家的人民，那么我国人民的政治知識和初步团結并不下于任何其他国家。全体的生产者与大部份分配到財富的人們，現在是呻吟于多少世紀以来的政治腐敗和管理不善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之中。他們已經用尽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方法来爭取救济和伸雪，但是他們老是被出卖和失望并受到是非不明的欺騙。虽然如此，人們到底还是能从

暴君看到暴政——从結果看到原因。这样看来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对于社会的变化和人类向最高命运的推进,实在就可以当作一个預言。

人們受了極大的迫害之后,才能想到極大的改革。当他們是安于現狀的时候,姑且不管好坏,总是不会去想一想将来会有什么变革的:他們总不願稍稍放弃一点确定的好处来換大大的不确定的利益。在联合王国的人民正是比較的比较的以他們的享乐資料为滿足的时候,他們既不去想想社会的状态,也不去想想政府的形式或人民的权利。既然現在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它的自然結果,既然工作愈来愈重而报酬愈来愈减,人們就开始要想到这一桩事了,并且还要設法补救。至于現在,因为生产階級的情况已是坏到任何变化亦不能使之更坏的地步了,所以他們已經有了思想准备,几乎要采取任何能够予以补救的改革方案了。

我們最后已經到了極大变革的發生只能帶給人民大众以最大利益和最小損害的那个正是其时的时候了。現在的人民是非常开明,能够平心靜气地对紛乱的社会秩序进行改善;并且不会因为久已受苦和失望而瘋狂盲动,以致加害于迫害他們的不幸禍首,并且进行不加分別的全体屠杀。在先前的时候,我們对于这样大的社会改革还覺尚未成熟;并且我們对于現在存在的禍害,若仍任其自流而不加矯正,那么,归根結底,将来总有一个不会这样平平安安秩序井然地在进行着的运动,而将是个可怕的騷动,并将格杀勿論,同归于尽,那怕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爱国者也罢,暴君也罢。

劳动現在要爭取平等权利的广大原則——不但是在联合王国的劳动,而且是在法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劳动。这一原則将要为一切国家的人,一切顏色的人和一切信仰的人所采用。我們

对于那个在一切时代里吞沒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大敌人必須原形畢露和一絲不挂地予以察驗；并且我們将会找到怎样克服和鏟除这个敌人的势力的方法，亦即唯一的方法。所以讓劳动大胆無憂地来作战罢。

第一章

人类所受的迫害及其根源

“我們有众多的人民，但是我們缺乏力量！我們有良田美土，但是我們飢寒交迫！我們是活潑勤勞，但是我們一貧如洗！我們付出極大的貢獻，但是我們要受警告以为献納不够！我們對外是和平，但是在本國里面我們的身體与財產都不安全！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沒我們的暗敵呢？”——帝國的灭亡。

在一切所謂文明国家里，那班疲勞不堪而且是受压迫的人民們，世代总是这样的發問。对于这个問題的解答，已經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了；但是我們——不妨算是提問的一班人民——仍旧是工作过度，而且是一貧如洗，仍旧是挑着重稅的担子，仍旧是一个暗敵的奴隶和魚肉；对于这种情形的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發現，或者即使是已經發現，我們仍是受了什么阻碍而不能利用它。在我們未能确定是否已經有了这样的一个方案时，当然我們不但應該先認清一切對我們的迫害，同时还須知道它們的性質和根源。除非我們是这样的从罪恶的根本原因着手，恐怕我們所能做得到的，只不过是除一弊而又招一弊耳。

人类的全部历史，自有人类起以至于今，乃是一个罪恶、流血和受苦的长长紀錄。人們一直是受人类同伴的迫害，并且一直是

在寻找救治方案；但是不管他們一直是在那里活着，不管他們一直信奉什么教，不管他們一直成立了什么样的政府，他們的寻找，一直只能是得到同样的結果——所用的手段一直是不能达到其所欲达到的目的。全部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一切希望和幸福的丧鐘罢了。

在各个时代里成立的种种政治和宗教制度之中，我們并没有發覺任何一种政府形式或信仰制度，不是屡次更改和屡次修正的，革命和革命的事故是常有的。但是这些变更和改革，从未触及社会制度的本身；它們只不过将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次要弊害稍稍減輕或者予以修正罢了。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各色各样的情况，能够使人听其摆布；在某一个时候他是一个無知的和不受管束的野蛮人，在另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文明而且極其儒雅的野蛮人的共和国里的一个公民，再又在一个时候他是一个暴君的奴隶，时时在恐惧中过日。他曾是沒有宗教，他亦曾有过宗教，他还有过輪換着的各种宗教——虽然經過这些变迁，但他仍是一个同样不安与不滿足的人——他已經做过各色各样的人，但不是这一种人，亦即上蒼所授与他的才干要他去做的人。世界各国的大众人民，一向都是同样地貧穷，悲慘，和受迫害，無論是在共和政体之下也罢，在君主政体之下也罢，不管是在少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在多数人所形成的政府之下也罢，都是会使人怀疑到吞沒他們的暗敌，并不单是政府的形式；所以单是政体的改变，并不能毁灭这个敌人。

有人以为我們并無任何弊害可除了。换言之，就是生产阶级的人們所受到的苦痛，都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后果，并且是無法救治的了。但是专靠两手謀生的人，那里会感觉到他所忍受的迫害与損害都是不應該的并且都是可避免的呢？这些迫害和損害难道不是好像用鉄笔銘刻在人的心上了么？难道每一个国家的劳动阶级

不是像牛馬一樣，非但是沒有心脏，并且是沒有灵魂，只是听天由命一直工作到死为止么？难道由于沒有脑筋的驕傲而想起来的一切对人污蔑和厭惡的話語，不是堆积如山似的了么？难道劳动的外衣不是愚昧，耻辱，或沒有政治权利的象征么？倘使要收稅了，一定是工人們来繳納的；倘使要开战了，一定是工人們去打仗的；倘使所頒布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他們也必須唯命是听；倘使他們对暴政略有怨言并且是敢抵抗，他們就会像猪狗一样遭到屠杀！他們的骨髓和他們的孩子的生命的血都是为过分的劳役所耗尽了！

我們怎样会到此田地呢——那些無愧为这一偉大国家的生命和灵魂的人們，反是这样的被人踐踏、蔑視和污辱？他們都有会思考的头脑和会动感情的心以及能工作的手。他們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力量偉大的团体。只要他們有了决心，任何事情都能做成，不管是好的事情也罢，坏的事情也罢。他們既有如此偉大的力量，何以他們是如此軟弱呢？理由就是如此——他們的軟弱，就是因为他們沒有团结起来；他們之所以沒有团结，就是因为他們对于誰是吞沒他們的敌人問題，意見尚未一致；他們是不知怎样去消除一切對他們的迫害，因為他們自己還沒有找到一个改革方法。他們并不是沒有去找救治，可惜都是在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找。他們曾經在那些存心不正专以压迫他們，分散他們，和引导他們走入歧途为能事的階級那里寻求協議和幫助。他們一直是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这一位或那一位不事生产的人的意見，或者这一位或那一位国會議員的反对意見，或者又是一种不同意見在这一家報紙或那一家報紙上所發表的；并且这样就使他們誤入歧途，专在与他們所受迫害的原因脫节的而且是毫無力量与价值的方法上寄以改善的希望。他們不应再是这样地像小孩一样，听人随便指揮；而是應該立即向前出發，要用冷靜的头脑和堅決的意志来获取仅能由他們

自己的努力奋夺而来的救星——無論是政治方面的或者是在社会方面的都是如此。

那么到底什么是吞沒我們的暗敌呢？它就站在我們面前，像一株大树，树根又深又广地滿布于劳动的泥土里边，吸取了一切生命和健康的雨露，而且使它的父母和生产者乏力和貧困。我們要除去这一个仇敌。我們將有什么可以推荐和采用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我們現在是否要一劳永逸地徹底鏟除它的毀灭性的作用，将它撕得粉碎呢？不，有的人說，“斬掉这一条树根罢”。又有些人說，“斬掉那一条树根罢”。有些人叫我們去掉高高在上的那一树枝，但是另有些人又指着下面的另一树枝。生产階級的人們因此就在日常見聞的这些自相冲突的意見中搞糊塗了，而且虽是常常寻找，却是永寻不到。由于这一种墨守成規的教育制度迫使我們采取的偏狹見解和致命成見，几乎已經使得我們不能看清，也不能知道，劳动的仇敌的整体，虽然在我們之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或看到某一部份的雕零作用或殘缺現象；因为我們的仇敌，好像印度人的三面神一样，^①不管我們从那一面去看，都能見到一張不同的面孔。达到真理的唯一道路就是要立即奔向那些第一性的原則。我們的討論不可受到那种限制，以为各色各样的利害，都是由于政府有了各种特殊形式的結果，并且我們也不可以为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就是我的唯一大敌人和一切弊害的創造者。讓我們的眼光再放大一些，并且一直就看到政府本身所以产生的根源在那里，这样我們很快就將發現，一切只不过是一棵人类罪恶的大树的枝节罢了——它們只不过是这个大敌的爪牙，借以掠夺劳动的

① 印度婆羅門教信徒們相信吠陀經典(Veda)所述的一种哲学。广言之，它与汎神論(Pantheism)頗相似，就是世界的唯一眞神，并不在世界之外的而在世界一切事物之內的。它是一切事物的精神基础，决定一切事物的存亡兴衰。

成果。虽然我們称之为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但是每一种政体的屬性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的目的也是相同的，每一种政体所加于劳动階級的迫害也是相同的。追根求源，我們就将發現任何政府形式，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現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現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須徹底摧毀現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則的制度。

“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早已就是大不列顛工人階級的斗争呼声了；并且他們都曾希望和期待专憑政府的变革而达到这个目的。权利平等和法律平等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的本身就很清楚的表达它們自己的意义了；可是我們几乎从未見到一个句子，曾經是从这許多不同的角度来解析，并且使之有了这許多不同的意义。有些人以为平等权利的意义，只不过是應該实行普选，投票选举，議會自由入席。另有些人，确是較近真理，以为必須完全推翻君主政体而且成立共和政体。有些被公認为主持公理的人，以为合众国的政治制度乃是我們的完美模范；他們还告訴我們，只是在这种政府形式之下，我們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个问题，一經研究，就会使我們相信联合王国的劳动階級，仍将留存于像現在一样貧穷，愚昧，和困苦的情形中，即使他們是得到上面所述的任何一部或全部的政治变革。一点也不会錯，一切的历史，根据十分可靠的經驗的考驗，就可証明这一事实。讓我們考查前代的記錄——讓我們看一看古代和近代的共和国——包括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試問在各种政府形式和各种信仰制度的任何一种之下，我們曾否享有过平等权利和平等法律呢！我們永未有過，因为在所有不平等和階級分成等次——这种社会情形老是存在的——的情况之下，就沒有有什么平等之可言了。平等与不平

等按照二者的不同性質，是無法調和的。

虽然依照一切善良的人所希望成立和享受的那种平等的原則去做，政治权力就是由人民掌握，亦不能因此使权利平等；因为平等权利的享有，必須有普选作伴，而普选則既不一定有平等的权利作伴，亦不一定能产生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平等的权利并不是意义相同的。二者之間所有的差別，正像某一样东西与代表某一样东西的那个字一样。

要研究政府制度，我們必須从制度所产生的效果来判断制度的效用，正像我們是从制度所由以成立的原則来判断制度的性質是否公正一样。倘使根据人类認為是平等的原則而成立的制度，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且予社会以弊害与苦难，那么我們就可以肯定这一平等原則是不好的，不然我們也应拆散这种狼狽关系。合众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权利平等的大原則而来的，而这一原則，按着事理來說，一定是很好的。但是这一原則，却未必是仅仅因为人們都認為是公正的緣故，就發生实际效果。我們以为合众国人民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只不过是在想像中有之而已。在他們之中，也和在我們之中一样，权利是不平等的，因為他們都是像我們自己一样，也分成为富人和穷人，分成为資本家与生产者，并且也是像我們一样，生产者都供資本家逞凶肆虐。人类所不可缺少的階級——劳动階級——的情况是到处皆同的；因为在一切国家之中，社会是建立在同一原則之上的；并且仅仅是从有了現在的制度——即是从社会分成雇主者与被雇者，亦就是不劳动者与劳动者——以后，才产生了一切对劳动的迫害。美国的工人正像英国的工人一样，成了整个社会建筑所賴以成立的基础；他們都是同为貴族和商人——掠夺者和利潤追求者——的重重叠叠的重担所压，致使陷入泥土之中；并且因为政府的变革并不能阻止社会階級的

分化,也不能改变阶级間相互的关系,所以这一类的变革,一定不能改正那些自自然然地由于阶级的划分和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祸灾和迫害。不管他的称号是保皇党人或共和党人——这一位的喉管正像别一位的喉管一样寬和一样长——都是貪得無厭的撈錢者。

合众国的公民,的确是由于他們的共和政体,已經豁免了联合王国的君主政体仍旧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重担和限制;但是这一点小恩小惠,倘使与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在这許多时代里一直就馱着的那个重大的社会負担相比,真是太渺小了——虽然这些好处渺小得很,但却不是美国人民所能常常享有的。况且他們現在所以能够免除一些担負,也不是由于他們的政府形式之故,而是由于他們在空間和時間上处于特殊情况之下的緣故。君主政体的幼芽是在美国社会組織里存在着的——它的黑色的和带血的莖現已从社会泥土里长出来了——而且我們可以从通常的世事轉变里,很有把握地就能預料到合众国的将来,除非能够及时改变社会組織来扭轉趋势,就将走上君主政体或寡头政体的道路。一切共和政体的最后命运,不管是古是今,都是这个样子;并且他們的命运也一定是如此,如果他們之間,老是一个是貧一个是富,或者老是一个工作而另一个却不工作。

世界各地的暴政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是来自同一根源——社会分成几个阶级。这个滔天大禍挫折了無論是文明人或野蛮人的幸福,因为在一切国家里边,都是有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之分——前者是發号施令的,后者是服从命令的。在一个时候,这一权利不平等的原則,憑着“神权”的名义,恬不知耻地以暴政的形态表現出来,并且公开地取走了被統治者的生命和財產;在另一个时候,它是偷偷地躲着,正像現在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它能使一两个社会阶级,不知不觉地,永不停止地,并且毫不留情地,吸取了劳

动阶级辛苦艰难所创造的财富，使之成为己有。

这是一大迫害，需要一个救治方案；并且我们就将看到的普选，甚至君主政体的推翻以及共和政体的成立等，都不是有效的救治方案。凡是事实上的顽固性，要想用理论去克服，恐将是劳而无功的；并且西方的伟大的共和国所依为立国基础的自由原则的公正和优越，固然是极为人所羡慕的，可是日常所遇到的实际经验，却是无可置辩地证实了这些原则，完全是不为美国人所留意的。美国的有钱的共和主义者就是现在美国的最大恶霸。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等名词，尚不知其意义何在；因为，美国现在的社会组织可使一个白种人任意处置另一个人的这一种的霸道，现在姑且不去说它，这些共和主义者现在是毫无掩饰地老着脸皮，操纵着二百多万的有色同胞，把他们当作牛马，任意买卖，鞭打和屠杀——他们对于他们的独立宣言及其所说“人类生来就在一切的权利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并且应该常常如此继续下去”的话，完全置之不顾——他们甚至连是否能与他们的宪法的精神符合的一点表面形式，也都置之度外。这种昭昭在目的原则与实践的矛盾，无疑地是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并且在任何国家里边，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只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成雇用者与被雇用者，那么这种霸道与奴隶问题，在白种人与黑种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的，虽然有的是公开存在的，有的是掩饰着的。

倘使美国人的自由制度是能见诸实践，那么不管是黑种人的或白种人的奴隶问题，根本就不能在美国存在了。但是这些制度所依以建立的平等精神，还有什么美国人尚记在心里而未曾忘掉呢——而且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推其原因，就是因为两个阶级的存在——一个阶级是要劳动的，一个阶级是管制劳动的——前者是穷苦的，后者是富有的。凡是在那里所见得到的猖狂的破坏原

則和昭昭在目的不講公理，都是由二个階級的相对地位所产生出来的；并且这种地位不同的現象的最初产生及其能够繼續維持下去的原因，就是由于現在的社会設施，而此种社会設施不管人的身力和心力怎样不同，終必产生不平等的情形，将社会分成劳动者与劳动的主管者，且使后者統治前者。同样的不公平的制度，不但盛行于英国，就是在法国以及欧洲的那些共和国里，甚至遍及整个世界，也就是这样的。霸道与人类受奴役的情形，就是在美国的自由制度之下，还是这样明显的存在着，恐怕将来要更为深刻地迫令我們接受这一無可置辯的而且是势不可遏的事实——無論是这些自由制度或其他任何政治制度，虽其目的均为予人类以平等权利，但在我們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都是不能付諸实践的，亦是不能使其利益为大众所普遍享有的。倘使只从本質上而不从名义上論事，奴隶的生活乃是劳动階級所注定了的命运，不管是在过去，現在，和将来，一定都是如此；不管是在那一国里，只要財產的分配，由于階級的差別而不均等，也一定是如此。

讓联合王国的人民清醒一下，不要枉費力气，只在他們一直是被迷住了的曇花泡影之后追逐；因為他們为着他們所要求的所謂政治权利而正在斗争的一切，即使是完全都得到了，亦不过是一个黑影——他們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上蒼所早已就命定了的权利平等的偉大定律的一套官样文章，而不能享有这一定律的精神。他們已有失敗了的前車可鑒，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明和强大的共和国——它的政府形式是一切政治家們所願有的，亦是不列顛的受压迫人民所視為好得超过他們所希望的——那里曉得那样的堂堂大国，竟会如此無情凶狠，并置人权于不顧，甚至还要沉淪到英国本身之下，既無国君又無祭司，这样已經有几世紀了！

既然我們有了这些論据足以証明，無論在过去或現在的时候，

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能够保証一国的人民可以享有一切的平等权利——就是沒有一种政府的形式,不管是共和的或君主的,能够保护生产阶级不受毫無用处的阶级的苛索和虐待的,或者保証生产阶级能够享有他們自己的勤劳成果的——那么我們必須采取什么計劃来推翻和毀灭那个吞沒我們的暗敌呢?

人类本应是生活在只有一种情况的社会里边的,亦即是与人共有共享的,这是上蒼的旨意,用不着什么辯論来証明的。倘使社会在現状之下給我們带来的弊害与利益是相等的,我們也不能因此就作了推論,以为共有共享的原則,必須是有弊害与苦痛作伴的。要是說得更合理些,倘使手段变了,則其所达到的目的亦不同了,盖不同的手段当然要完全适应不同的目的,那么我們就可作出結論,說明我們並沒有循着共有共享的道路进行,因为人是較易跟从錯了的,上蒼是不易領導錯了的。

权利平等是社会的真正灵魂;但是权利平等必須与义务平等并存。这就是平等的总体和实質。不錯,倘使我們安置三个人在一个荒島上面,并且每人为得公共的利益,各出了相等的劳动,同时也各得一等份的报酬,这样的共有共享是平等的,是有利于三人的。但是其中若有一人,或者是用强力,或者是用欺騙的方法,仍以一份的工作取得二份的产物,这一結合就不复是三人同享平等的利益的了。再使那一个人强迫同伴們給他二份的产物而却不拿出任何一点的劳动,那么就連平等与公正的影踪都立时消灭了;而且法律与規章也不能恢复权利的均衡了,除非它們能强迫命令那一个不劳而获的人,也要拿出劳动来换取他的股份,因为不平等的錯誤的癥結所在,就是各人所尽的义务与所得的报酬的不平衡。沒有一个主張权利平等的人是不主張义务平等的。倘使义务是不平等,或者同样的义务有了不同的报酬,那么这一公正原則就立时受

到侵犯了，同时权利平等的原则也是被毁灭了。

在一切所谓文明国家里，社会就这样地分成懒惰者与生产者，分成为什么事不做而得到双份的人和那些工作加倍而只获得一半份额的人。只要是这种地位不同和不平等情形准其存在的时候，当然权利，法律，和享受的不平等也将存在。我们姑且不管我们的社会何以会有了现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只管它在被发觉时就已如此，并且是可以改造和修正的就好了。为何有些人只做一份工作而应得二份报酬，甚至于不做什么而得四份报酬呢？一切国家的劳动阶级的过分辛劳，穷困，和苦痛，都是从这种最不公平和最狠毒的对于工作和报酬的分配方法而来的；而且我们一天不改变这种不公平由以产生和维持的社会设施，我们就一天不能得到拯救。无须任何论证的一般常识不是就告诉我们了么，倘使10个人要维持20个人，就比10个人只是维持他们自己要做费力更多或时间更长的工作？在看管者与被看管者之间，还能有什么权利平等之可言呢？现在无论所做的或所得的，都是不平等的，因为一方只是都給出去，一方只是都拿进来，一切不平等的实质和精神也在于此。

这并不像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说一样，以为只是因为社会现在是分成生产者与不生产者的缘故，所以这样的阶级划分是自然的或必然不可避免的。只要稍一考查怎样使有些人富有和某些人贫穷的种种原因，而且是怎样的使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在产生以后仍复继续维持下去，我们就会看清这一种的不平等，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智力和体力的不平等，而相反的，是因为否定了这种能力的不平等，同时可见这种的不平等与人的能力是不相干的——这种的不平等所以发生的原因，不是个人所能掌握或控制的，不管他的脑力和体力是优越的或低劣的。

倘使我們以为这种制度是优越的并合宜的，而且还要反抗一切的改善和变革，那样就是正符合了現在社会制度所扶植的愚昧無知和妄信一切。但是在那一塊現在的厚厚蒙面紗布拿开以后，那些能够看到将来光明和繁荣远景的人們，無論他們是在那里，决不会将現仍存在于世的蛮横邪恶，視為是这一位聖潔和完善的上蒼所要它永远存在的。

倘使面对現在制度的种种罪恶和过失的黑目录而仍要为現在的制度辯护的人們——倘使那些富有的并自命为世界上有地位和有势力的人們——都想不出别的制度，并且也不知道人的本性不是只供人奴役与侮辱的話，那么他們只知道他的才力的一半，而且是最坏的一半。对于这些人們，可怕的将是即将来到的暴風雨的爆發，它要使最强者低头，最高者在它前面倒下！

第二章

关于社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

我們要获得一切知識，目的在于要知道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适当应用，乃是一切智慧的目的。在一切原则中，其最重要者，莫过于那些要影响社会和約束社会的原則了；可惜我們对于原則在探討上或了解上的疏忽，亦莫过于此了。現在社会的制度及其与此不能分开的偏狹教育，促使世人怀抱种种謬見——無論是关于他自己的，关于他的地位的和关于他与一切事物的关系的——使他既不能認識了自己的真面目，又不去想还有什么崇高的命运在他所居留的地球上等待着他。

好像其他一切物体一样，人是受他所必須服从的某些原则或势力所管轄的；而且無論个人是生存在那一种情况之下，这种势力就会从那种情况里产生出来的。各色各样包圍着我們的制度，就标志着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动向的軌道；并且它是一世紀又一世紀地一再重复着罪恶和愚昧的复轍。社会的体系，好像太陽系一样，本来自身并沒有多少扰乱的因素；而且这些同样制度的情况，不管是好是坏，都具有一种性質，就是对于要受其影响的人們，在行动和見解上，将予以一种一般的一致性。制度要影响人，而且人也更要影响制度。所以今天的貴族所想所做，几乎全像过去的貴族們所想所做一样；并且現在的工人階級，仍旧还俯伏在他們的压迫者面

前，吻着鞭打他們的手，正像工人阶级三千年来所做的一色一样。

整个世界的本身，所以已经选择了现在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并存思想和行动方式，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好的；同时也不是因为另一种制度是不好的，所以是被抛弃了的。人们对于好的或坏的一向都是盲目接受的，那里能分得清呢，凡是既来之的，就是都取之的。今天的我们，也是一色一样，对于一切原则和制度，只知唯命是听，推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它们也曾唯命是听的。虽然现在有了一个运动正在稳步迈进，但是大体上社会还没有一种内在的固有力量，立即就能改变一切行动和见解的方向，正像太阳系的行星一样，没有一种力量来改变它们的轨道。凡是人们的言论和追求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的时候，这一动向的促成，一定是由于许多扰动因素的累积，或者是由于一个已经是与日常情况断绝关系了的荒冢鬼怪的不受欢迎的巨掌的力量——他的行程专是循着一种特殊位置和情况的，所以是截然横跨一切并且与它属其中一部的全部是相冲突的。到了世事的潮流开始泛滥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管是好是坏，只好流到那里就算到那里了；并且这一行程总是照样不变，一直等到有了新势力和新扰动时才能改变方向。

在一切国家里边和一切政府形式之下，总是有一些人的思想是走在大众之前的，而且明明是与之对立的。他们是思想行进的先锋队——是对成见作战的最前线战士，亦是首先的牺牲者——而且他们虽然修好了一支通向知识，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工作，完全是靠他们自己的骸骨来铺好这条道路的。这些向着愚昧和专制的黑暗帝国进行的侵略者的事业，就使他们成为暴君和一切其他要维护盗窃来的势力和榨取来的横财的人们所特别害怕的对象；因此他们常常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狠毒迫害，到了除人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动物能够想

得出来和做得出来的程度。

当我们考虑到各种阻碍人类上进的情况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何以人被人束缚而尚未得到解放。在专制政治之下，大多数的政府差不多都是专制的——真理和自由的知識进步得很慢；因为絞架与土牢，在統治者的眼里，好像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在一条命的牺牲并不为一般習俗所重視的地方。倘使那区区的几个統治者要想对他們自己所犯的血案加以一番洗刷的話，他們就制造墨黑的和可恨的謊話，蓄意迷惑大众，并且激动他們的情感和成見；同时那些不幸的和受奴役的人民，只能两眼对着苦痛，滿口都是毀謗那一位已使他們得到光明与幸福的战士所指出的原則。他們还要受到教訓，要将这位最前綫的战士視同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并且由于誤信他是这样的人，他們还因他的失敗而自鳴得意和因他的毀灭而狂欢極乐。这班統治者階級的人还要高声大喊，“将他釘在十字架上！”而且这班已經受到迷惑了的被統治階級的人們也都高声附和，“将他釘在十字架上！”即使这位無所畏惧的真理战士偶免于难，也是無济于事。一切都是与他敌对的。大部份受压迫的人們，也就是最需要拯救的人們，大概都是文盲；而且用言語傳播政治知識，就是在自命为享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国家里边，也是一种又慢又不安全的方法，正像用書本来傳播一样。凡是身体已經受奴役了的，精神更是如此；因为宣教师所下的詛咒令，也是唯暴君之命是听的。一般無知無識的人，对于教士所执掌的来世命运，比暴君的現世暴虐，覺得更为可怕（因受教士“詛咒”以后，灵魂就不能上天堂了）。無論受压迫者或压迫者的心，从襁褓起一直到了成人的时候，都是扭曲入迷并且是受拘束了的；并且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陷入黑暗与奴役；并且那些簡單真理，倘使在某一种情形之下，老早可以在一代的过程中就普遍知道和付諸实践

了,可是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就是到了几个世紀以后,恐怕还是沒沒無聞而且并未为人所注意。

現在就是人类已經注意到基本原則的时候了——現在他已冲破这些罗网,原来都是由他自己的愚昧所織成的,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手将他束縛起来的,可是那些罗网,已經有了許多年代,将他的身体和灵魂紧紧的束縛起来,差不多是像最坚固的鉄鏈一样,并且以为这就是上蒼要加于他的不可更改的旨意。無論往事和时事对我们所給的指示,已是綽綽有余地說明,在我們的社會設施里边,确有一种其所固有的弊病,必将产生苦痛与罪恶,而且要打击才德,贊美卑鄙下流。我們对于公正二字,只是徒知其名罢了。我們整个社会結構,正像一个有关各方利益的極大的空中樓閣可是里边并没有真的慈善,道德,和友爱。每一个人的手或多或少地总是指向別人的,每一階級的利益总是与別的階級对立的,并且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都是与工人階級的利益反抗和敌对的。这种不自然的現象所以能够产生出来和維持下去,都是由于我們对于基本原則缺乏知識和不去注意之故;并且这些原則,在这部大自然的巨著里边,是可以解析如下的:——

1. 一切的人是一样的,無論是在本質方面,来源方面,和生存方面;所以一切人的本性是相同的,而且一切人的絕對需要也是相同的。

2. 保存生命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食,衣,住——在我們的周圍是到处皆有的,但是它們在自然状态之下,对人是沒有价值的,并且必須通过劳动的媒介,才能为人所用;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劳动,因为人类的生命全靠衣、食、住三者有了适当的供应,而且这些东西一定是要用劳动去取得的。

3. 因为一切人的本性和需要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的权利必須

是平等的；并且因为人类的生存，以后将根据同样的情况了，所以人类努力工作的大广场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土地——也必须是一切居民的公有财产了。

这些简单原则，就在它们自身里边，包含着人们久已企望成立的基本的权利平等的精华了。倘使人类想避免他们现在所受灾害的任何一部或全部，那么一切社会和政府制度，就必须依照这些原则的指挥才可。这些原则就是永远建立人类幸福的基础；并且它们自自然然会提醒我们，要有一种行动方式，来对付社会制度，令其能使人类享受一切幸福，并且避免一切他生来就能感觉到的一切苦痛。这是很不合理的想法，倘使我们以为社会里边种种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因为它们现在就存在了，所以必须永远存在下去。这也是不能与经验符合的，倘使我们以为因为某一种行动方式在某种影响和情况之下是不变的，那么它在一切影响和情况之下也将是不变的。在赤道上面的人，正像在两极上面的人一样，都是同样的人，但是他们的食物和衣服，决不能相互通用的。自私自利的原则，倘使在人人权利和义务都平等的社会的形态之下，就不能像在现在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工作和报酬都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之下一样，可以这样地竭尽其卑鄙恶毒之能事了。

我们并不是要说，一切的人在他们的脑力和体力上，都是平等到丝毫无差的程度了，也不是要说他们各人生活所需之品必须是一样多，因为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在任何二人之间。但是现在人与人间力量的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存在，大半都是因为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好坏不同的缘故，亦即在社会地位方面与发展机会方面不同的缘故；并且在大多数的事件上，倘使情况与影响已经是相反了的话，那么不平等的情况亦将适得其反了。

这班自尊自大和吃鱼吃肉的贵族们，都有了一切的利益，使得

他們能有机会可以發展他們的微弱头脑，因此或許有了一点知識和一些技能，却是一个劳动者的兒子所不能办得到的；但是他們非但忘記了他們所处地位的情况，對他們有了怎么大的帮助，忘記了工人的劳役与苦楚，就是他們的安閑和資財的来源，而且还帶着冷笑和侮辱的态度對我們說，他們的才智和地位，是高于用两只正义的手去替他們获取面包的人們的。但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就将到了它的末日了，并且就将为世人所忽視与否認了。这种不自然的分界綫——原来就是在愚昧和欺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将人类分成階級和等級，正像公共市場里的牲畜一样——将要被冲破而且是被踐踏了。

因为造物早已就命定了，凡是生命的持續，将有賴于同样条件的履行，并且它也已授人以充分力量，使能維持他們的生存，所以严格的說，平等的意义，就不仅要使这些力量得到应有的發揮，而且一切的努力也是應該得到它的成果；而且我們並沒有这样去做的錯誤，責任不在于天而在于人。上天永不会犯錯，亦永不会做得不公正。虽然它使人成为环境的奴隶而且为其所遭遇的事情所支配，但是它也給他充分的能力，可以管制这一件事和指揮那一件事。因为要使这种做法更为有效，并且能够掌握有关他的生存的种种事物，他就学会了怎样建立社会，使他能够，倘使管理得好，利用正确的力量結合和方向，完成了人力孤立地努力所决办不到的成就。社会的成立就是为得这个用意和这个目的；并且要达到我們所希冀的力量的第一步驟，就是要建立制度，将那些自然就有的小小的不平等都毁灭掉或中和起来，同时还要将有关人类将来福利的一切不确定性都消除干淨，并且还要对人类保證一切能使生活愉快的东西，能够供应裕如，直到死亡的时候为止。这样成立的和管理的社会，将使四海一家，共同相处。因为社会的基本原則，

对我们就指明了，一切的人是要互相倚赖的，所以这样就可以对他们证明，并没有什么人比他的同伴优越，就是最聪明和最有力的人，在他与社会脱离并且与他的同伴断绝交往和合作之后，就不过是像草芥一样了。

因此，我们由于研究了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目的结果而推得的一条原则，虽然还没有付诸实践，也没有肯定了它的性质是否公正，但是归根结底，它总会将一根有了裂口的而且分得远远的链条的两端联合在一块，成了一个圆圈，并且在人类及其制度上，加添一层最后的粉饰，就是：——

4. 因为自存是一切劳动的目的，并且因为在一切人类之间一种极为自然的力量和需要的平等，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切的人若已实行了工作的平等，就应得到报酬的平等。

虽然这些原则可以是像良药一样苦口，然而它们不但是严格依据公正的原则，而且也只有这些原则才能消除一切因为脱离它们而在现在的社会组织里必然要产生的毛病和苦痛。

在那些专靠工人努力的成果而活着并且对工人没有拿出什么服务来报答的人们之中，还有一些人们，甚至大胆武断，以为平等情形是永不能存在的。他们都可以竭尽心力，想法证明社会是像人的身体一样——必须有头，有腹，和其他肢体——有的部分是专司管理的，有的部分只是服从的，有的是生产的，有的是消费的。但是这种比喻，对于借用它的一番苦心，必将毫无补益，因为一切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他们在力量，或数量，或质量上都是一样的——并且因为如此所以在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同的属性。我们必须看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且一切的腹也是一样的，并且一切的肢体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拿一只手臂同一腹一头去比，因为它们所司的职责是不相同的，并且不管我们将它们放在任何情

况之下，这一个的功用不能替代那一个的功用。但是这一个人能做的，另一个人也能做——不管是像国王样去治理，或者是像国民样去服从，都不过是發揮本是相同的力量——所以并没有一个自然的，或公正的方法，将社会划分为腹部和肢体，或划分为只是消费的人或只是生产的人。一切的人只不过是一种物质和一种本性，他们都有种种同样的属性，并且因此他们在一切的权利上都是平等的。

我们在找到任何事物的基本原则时，我们几乎就像看到了我们的旅程的终点一样，并且我们就可一直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上前进了。我们无须再徬徨于可疑的和难以捉摸的迷途里边，老是一方受到威胁，一方又在想法找出路，而却又穷途乏术。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何处和我们所应赶上去的前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粮食来的，而且我们的粮食是依靠劳动来的。量情度理，我们一眼就可看清这种互相联系是绝对必需的；所以无论何人若要避开劳动，那么凡是个人所以能够这样避免掉的劳动，只能在加重人民群众的劳动的条件下才能办到。倘若我们能用一分钟的功夫来看一看贫穷的苦力和富有的白相朋友，那就不言而喻地证明了后者之所以能够避免劳动，乃是因为在他们之间仍旧还存在的财富所有的不平等的缘故。同时这也是一样明显的事情，凡是财富所有的不均，不管是察其根源，或者是观其现状，都是因为某一些人和某些阶级，霸占了本应无分彼此地和均等地属于每一个既已生存于世的人的土地。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不得不相信土地的私有，乃是财富不均的一个原因——财富不均必使劳动不均——并且财富和劳动的不均要构成全部的社会弊害。这种情况正像与此不可分开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的情况一样，确是必须改正的。倘使要去掉这种弊害，就必须这样的做，就是先将最初产生

和以后繼續維持这种繁害的不平等条件都要去掉。权利的平等，永不能与劳动的不平等和財富的不平等并存的。只是憑着人們一向就常常被不自然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是以人为的权利不平等为根据的，不平等的思想导源于財產的不平等，只憑这种简单的事实，就可使我們相信，凡是一种社会制度，如果允許这种現存的社会差別的話，那就無法使它改进；因为只要存在着富和貧，貴和賤，主和僕的时候，总是沒有权利的平等，沒有公平正直，沒有消除了不知足与犯法。

从人的本性和地位以及有关他的生存的原則来看，我們就不能否認人类的自然权利是平等的。所以，这些权利是决不能放弃或被剝夺的，因为它们是人类的屬性，亦即人类生存的条件；并且对于每一个人來說，这些权利，只不过是受任何一个別的人的同样权利所限制。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每一个人有一种他爱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利——只要是他所做的并不妨碍他的同人的同样权利。这一定义，虽然似乎是太广泛一些，实际上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并且它既不准許濫用职权，也不准許暴虐专制。人类生活在上蒼将它安置好了的地球上面，乃是人类的無可置辯的权利；并且这种生存权利，从它的性質來說，是必須同时使得每一个人，能够有权利取得各种的生活必需品，凡是由于他的劳动使他能从大地上面收获的都可。这些权利的运用，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社会里边，既不会产生冲突，也不至于对誰有了損害；因为一个人将这些原則付諸实践时，并不一定会妨碍到別人的同样行动。人类的权利就必須要用这一个是否有碍他人的原則来測驗一下；并且無論何时，任何一人，或一个集团的人，或政府，有了一种行动，或有了一种要求，倘使是妨碍了別人的平等权利的，那就是对于一切被妨碍的人犯了一种錯誤。

我們所处的时代，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先輩們离开我們之前，后輩們就已到了生存的邊緣了；而且因为一切人的生命是有一定期限的，并且是有賴于同样的未来的情况的，所以一切的人对于生命和生活所需之物的絕對权利，亦必須是平等的。但是根据我們所处的特殊地位，受到一来一往自相混合的年代的摆布，我們就不能維持这种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自然权利的平等了，除非是土地成为公共財產才可；但是土地不能是公共財產，同时在任何准許土地私有的制度之下，凡是土地所賜的东西，既不能普遍地，也不能平等地，供人使用。

仅仅只有劳动能产生价值，因为正像有人曾經說过一样，劳动就是購買的貨幣，多用在購買我們所吃，所喝，或所穿的各种物品上。每一个人，对于一切由于他的誠实的劳动所能帶給他的东西，都有一种無可置疑的权利。当他这样地取得他的劳动成果时，他并没有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因为他并没有妨碍別人所有的权利，可以同样处理他的劳动成果。但是任何一个人，倘使将別人已投下了一切劳动的耕地划为己有——倘使他要提出要求以为某一特殊部分的土地是他个人所有的話——那么他就明明白白地做了不公正的事了，而且是違反权利一概平等的原則了，因为他干涉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来占有那同样的特殊地段了。凡是先行占有土地的，并不能因此就有了土地的产权；至于享有土地的时间，無論是怎样长久，也不能因此成立一种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原来就不存在。我們可以就从这件事的性質來說，也可以从一个人所站着的位置与別人的关系來說，他个人以前决沒有，并且也决不能拥有，一寸土地的唯我独有的权利。無論在任何地方，倘使这一种擅行規定的权利是成立了并且也付諸實踐了，那么罪恶，专橫，貧困和权利的不平等都必将存在，不管人

民是在君主或共和政体的統治下都是如此；因为人类所犯和所受的一切罪恶与苦痛，都可以追踪到某一些人和阶级在土地上擅取了一种权利而不許別的人或阶级染指的緣故。我們总要等到一切有关地产的私人权利毁灭之后，而且还要与整个国民的权利融合为一之后，才能享受到一切权利的平等。

在获得对土地的财产权后，过去的人还会采取第二步驟，就是要获得对人的财产权；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人是有地的，另一个人是無地的，那么后一个人必定是前一个人的奴隶。从这一罪恶的繁殖来源——土地的独占——就产生了半开化的专制政体以及种种政府权力，因为一次侵犯了別人的一种权利，就会得寸进尺再侵犯到他的其他权利。但是从一般的事理來說，我們覺得沒有任何一人，能够有一种叫別人服从他或将別人当作自己财产的权利。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有了这种要求，那就必須予以申斥与抵抗，因为这是大自然的平等大宪章的明文和精神所不許可的。只有人类的創造者才是人的主人。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倘使只是因为获得土地的产权之故，就擅权挟势来压迫別人或別的阶级，那就是不公正的，正像财产分配不均是不公正的一样，因为独占权的要求，就是依此而成立的。

人，倘使是单独的說，是又弱又穷的，并且在孤立和单干时他将常常如此。但他一經投入社会之后，就像許多細弱的綫条結合而成一根坚强的繩索一样，亦将由許多的个人集合而成一个国家。倘使一个人在孤独乏助的时候是又弱又貧的，那么他，作为个别的人來說，無論在任何一种的社会状态之下，也必定是仍旧又弱又貧的，因为社会并不改变他身体的組織或他的屬性——他仍旧是像这根繩索里的一根綫条一样。这样看来，無論何人，根据什么原則，可以要求他有超过別人的势力和权力呢？倘使軟弱和渺小是

某一个人所固有的属性，那么它们亦将是一切人的属性——所不同的，只有程度的区别，并無种类的区别。一样东西总是等于它的本身，而且全部总是大于其中一部。没有任何东西，無論在性質上或文字上，能够令人想像到一个同样的人，竟会比另一个同样的人较为优越，甚至千百万的生灵也不如他。所以一切这种妄自尊大——这种目空一切的大吹大打——只能令人笑掉大牙和鄙視。当然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下，总是会有一种政府的形式和某一种法律；但是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从来就没有过，而且也永不可能会有，一种管轄别人的权利，同时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大公無私地替别人訂定法律而且还要他来服从。人类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人类的权利，就是人类法律的基础，同时也就是一个人的权力不得超过别人的管制者。

正确的說，法律之所以存在，無非是要提高社会的福利；所以法律的編訂一定要做到能够予整个国家以最大的安全，而且能够予个人的行动以最小的約束。既然法律的性質和用意是这样，所以一切只知約束个人的权利，而不知加强对于社会的保护的人，都是遺患非淺而且心术不正和具有偏見分子。至于法律的制定，当然不許少数的人老是有权利将法律加之于大多数的人。所以無論在任何地方将法律硬加諸人，那就成了对于大多数的人犯了暴虐百姓的罪証。就是大多数的人們，也是不能老有权利将法律加諸少数的人，除非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为得同样地保护一般的社会权利的；因为人們制訂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得保护生命和財產——而且每一个尊重别人权利的人，應該将他自己的权利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一切的法律，或者是由多数人制定、或者是由少数人制定，只要目的在于这样的保护平等的权利，乃是一切的人都要遵守的。但是由于不知道权利的性質或其他原因，倘使多

数的人们或少数的人们，自以为是的颁布了干涉到一切人的权利的法律，而没有予一切人以平等的保护，那么他们是明明的做了不公正的事了。现仍存在于英国与其他各国的法律，在罚款或监禁的刑罚之下，迫令一切的人要在指定的日子谨守宗教礼仪，那就可以说明这种法律的性质，是無理可說和专横無道的。这些法律在英国，原是由国内極少数人所颁布下来的；但是即使是由大多数人予以承認而通过的，这些法律在原則上仍是一样的不公正和专横無道的，而且是同样地为人所憎恶和反抗的，因为它们侵犯了国内一部分人在这一桩事上行使自由意志的权利，同时也没有加强对别的一部分人的保护。制定这些法律的人，不但是保护了他们自己要做一些事情的权利——别人当然不能与之爭論——但是他们同时还要侵夺别人的平等权利，自己却不遵守这些法律。在大不列顛里边，现在就沒有一种法律，是不受任意干涉公私权利的专横原則所沾染的，而且还是在保护这种权利的幌子下进行的。

人的一切权利，依照这些权利的真正性質来看，与人数的多少是各自独立的，而且是沒有联带关系的，因为人数的多寡，既不能产生这些权利，也不能去掉这些权利。依照一切权利賴以节制的平等原則出發，結論就是任何一个由許多个人所集合起来的集团，就是对于仅仅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不能予以抹煞的。虽然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集团都有無可置疑的权利，来制定任何他們所喜爱的有关他們自己的法律，可是这种法律按着公正的原則來說，仍是不能对任何未曾予以認可的人施行的，除非这个人是侵犯了权利平等的原則。

一切現在存在的政府形式，都是专横和不負責的，不过程度的深淺，多少有点不同。从各种政府形式所产生出来的弊害大概都是間接地通过法律的媒介，而影响到人民身上的；并且这种法律，

常常必須沾染着一种不平等的精神，渗透了法律由以發生的政府。从統治者的眼光来看，强权与公理的意义是一样的。公理，智慧，和品德，似乎是社会里某些人，或某些阶级，所固有的，与別的人和別的阶级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这一切的觀念，或者是优劣之分，或者是主僕之別，都是由于忽視基本原則以及因此而起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的緣故；而且只要这种不平等还是存在不变的話，那么这种觀念亦將永難去淨，同时那些建立于其上的制度亦將難以消除。人类已經是一直盲目地希望改善現在一切事情的不自然情况，而且希望制定权利的平等及其法律，惜其所用的方法，只是去掉一个富有的暴君而代之以另一暴君——毀坏了存在的不平等而置此不平等的原因于不顧。我們就將看到一个永久的治本方法，并不在于任何性質的政局改变——就是腐敗政治罢，这也不是个因，而只是个果——这也不是个創造者，而只是个被創造出来的結果——这是所有制不平等的子孙；其实財產所有的不平等，是与現在的社会制度分不开的。这样看来，現在的一切情况是不能改善的，除非我們立即改变我們的整个社会制度；因为任憑我們怎样改变我們的政府形式，总是不能改变制度也不能防止財產所有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分成雇主与雇佣者。所以必然的后果，就是这种制度与这种社会划分所产生的罪恶，不能因为政府形式的改变而除去干淨。

我們並沒有，而且也永沒有，將上蒼为人类的指导和幸福而命定的这些基本原則，付諸实践；同时我們也沒有將明显的平等原則放在視綫的範圍里边，不管是在我們的权利与义务方面，或者是在我們的劳动与报酬方面。几乎每一样事情對我們都是不平等，不自然，和不公正的。为什么一切事情都是如此呢？怎样有些人做了双份的工作只得半份的报酬，而別的一些人只是袖手旁觀，却得到双份或四份呢？在算学的原理上，并無一人能算五十个人或一

百个人的道理——在生产原理上，也没有一个力量与其他任何一人相等的人，单靠他自己一人之力，能够做了一百个人的集体劳动的工作——并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或公平的原则，将会允许一个人攫取一百个人的劳动的成果。但是这种不公正的攫取，自从有人类起以至于今，竟能任其违反算学和公正的原则，一直毫丝不改地照样做下去，并存在下去。只要这种制度还没有被推翻和不变的真理原则还没有确立，这种制度的功用——一切权力、财富和光荣就会建立在合法的欺骗和掠夺的基础上，任何人也就谈不到和平，看不到公平，想不到幸福！

第 三 章

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倘使我們暫不考虑一切由于風俗習慣和教育促使我們所形成的感想和成見，而对于整个的人类先作一番考察，我們就可以將他們比作一条遇險的船上的人們，置身于荒島之上似的。島上的空地当然是綽有余裕，任憑他們居住在哪里和迁移到哪里都可，并且一切生存所需的要素，也是綽綽有余的；但是假使沒有劳动，那就什么也办不到了。就是从树上采取野果或从海边拾取介类，也是必須有劳动才可。倘使沒有劳动，我們只好坐以待毙了。

的确如此，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时，其最合理的行动方式，就是团結起来，大家同样地工作和同样地均分一切，并且互相帮助和保护；因为这样做，可使每一个人的劳动大大減輕，而且他的安全大大增进。凡是强有力者，就可以保护弱者，而且机警的人，就可以为强有力者筹謀划策。这样个个人都是有处处的。

但是我們一直到了現在，並沒有做过这种事情。全体人类中的每一个人的座右銘，几乎都曾經是并且仍旧是——“各人自扫門前雪”。我們一直是在不同的途徑上追求，并且一直是各奔各的单独进行，虽然我們一直都是寻求同样的目的——亦即个人力量所得不到的而且必須靠着他的同伴們的帮助才能达得到的目的。我們一直是軟弱的，虽然我們可以是强有力的——我們一直是飢寒

交迫的，虽然我們可以是丰衣足食的——我們一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虽然我們可以是相亲相爱的畢生知己。

我們一直是如此受苦和犯罪，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对于一些基本原則的無知和不注意的緣故。在我們之間，因为一直就沒有利害相共的关系，所以我們一直就沒有同情和友爱的共同保結，將我們的心都联結起来。我們对于目的和手段，一直都是听天由命——一任無政府的情况所支配——因此我們一直只有接受那种与我們的才能，努力，和应得的报酬完全都不相称的劳动，报酬，和刑罰。我們一直只見蠔壳，別人一直只知蠔肉；我們一直是在飢餓着，別人一直是吃得过飽。

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方法，对于牲畜的本性來說，或者是很相宜的，但是对于有理智的人类，那就一定是不可照样硬搬了。虽然我們总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而且这样說的理由，就是因为人有理智——可是一直到了現在，我們在社会制度方面，尚未将这一特殊的品性稍加發揮，也可以說是一点也沒有去發揮。人有天赋的理智和本能——二者都能成为他的一种手段，用来达到某一个目的——而且二者之中，凡是其中一个所不能做到的，其他一个一定是能做到的。凡是一任本能指揮的人，他与野兽并無区别——在他还不能运用理智而且服从理智的指揮时，实在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人。

現在的社会制度，是根据人的天赋的本能来的，并不是根据人的天赋的理智来的。这种制度只能使我們的野蛮的感觉和癖性，得到了發展和加强。它在种种社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要使我們的自爱心，受到本能的指揮，而不受理智的指揮；并且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像别的动物那样完善，所以在這種本性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形态，一定是不如大自然所教导出来的蜜蜂和海獺所建立的社

会那样完善。人一直是停留在不自然的地位上的；所以必然地他是会常常不快乐与不满足的——常常要想改变的。这种不安——这种我们不知其到底为点什么的永无止息的企求——并不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内在原则或天赋性能而必须在一切情况和影响之下起作用的；因为这种普遍的不满的情况，倘使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并且予以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这种不安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人的天赋本性，也不是由于人世間的一切事物，不能使他快乐，而是由于他与其他的人相处的不自然的地位，以及他的较高才能，没有予以利用，甚至是都被滥用的缘故。

一切有生之物，是不会不快乐的，倘使他们总是存留在大自然所命定的位置上的。但若令其转变位置，不快乐的现象就会同样地表现出来了。上帝原来就要一切生物都是快乐的，所以将他们都放在一定的位置上面，同时还赐给他们各种品性和才能，使他们能够世世相嗣并且能够获得享乐。经验教训我们，倘使我们将任何动物，从他的一定地位，转移到一个与他的本性不相适合的地方去，他也会立时显露出人类久已特具的种种不安与不满状态。人现在是生存于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之下——他是个感性的并不是个理性的人——所以他是不安和不满的；而且在他的地位尚未改变的时候，他是仍须如此的。那么，我们要不要憑着我们所有的偉大力量，为我们创造适合于我们天性的条件，而且因此成为心满意足和快乐的人呢？不然，难道我们对于一切偏差和霸道，还将固执不通地仍旧归咎于那位生命的偉大的賜予者——那位無所不能的大主宰——么？讓我們不要再痛哭流泪和大声疾呼，以为在这个合适的和完善的宇宙里边，只有我们是失迷了和無所依归了的可怜虫啊。讓我們再来一次，运用我们所常自夸而亦常疏忽了的理智，并且要站稳我们的立足点——就是创造条件——来达到我们的目

的，亦即我們所以生存的目的。

一切国家的广大人民的穷困与苦痛，已經是世代昭然若揭的了。在人心尚未豁然領会到这种穷困和苦痛的原因时，那是很易使受压迫的人，相信他們在社会里边，被別人当作奴隶和低劣分子来看待的情形，乃是他們生存于世的必然后果，并且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救治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的知識也普及起来了。一班劳动人民的孩子們，对于有关他們的低劣品質的說法，不但是开始不相信了，而且还要抛弃已經这样长久地使他們过着奴隶生活的無情敌人的羈絆了。与此敌对的队伍，在十八世紀的后半期，就已經注意到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而經常活躍的一切努力了，而且他們也已有了比語言更有力的証据，要坚决支持劳动人民所要求的主权与財富。为得要达到此目的，早已就有人研究了現存制度的基础和趋势，并且他們的一番努力，也是已經有了結果，就是已經建立了我們所称的政治經濟学。这門科学的鼻祖們，已經是找到了一些基本原理了。他們从無可置辯的事实推敲，并且他們已經清清楚楚而且毫無疑义的証明了，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劳动人民是沒有一点希望的——他們是有錢的人的奴僕——他們是受了那些客觀条件的束縛，既非他們的敌人，亦非他們自己，所能直接控制的。

我們不可讓橫暴的榨取者，無論在什么地方，沉醉于無比的財富与無上的势力之中；同时也不可讓疲勞不堪和一貧如洗的人，無論在什么地方，以为他們是命該如此而且是永無救星了。某一些原則，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对的，但是这一些同样的原則，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之下亦是对的；同时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工人們所注定了的淪落与穷困，亦并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必須与工人們的生存并存的。这一桩事是要用政治經濟学家們所采用过的同

样原则和同样论证的方式来证明的，虽然他们是，因为尚欠深入，只能得到相反的结论。我们就这样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武器与之作战，同时却要避免有关一切“幻想家”与“理论家”的毫无意义的叫嚣，因为他们是惯用这种空论，对于一切的人，有敢一步离开已“由权威”人士认为是唯一修好了的道路的，即将予以打击。凡是由于这样进行而得到的结论还能存在的时候，一班经济学家们仍是必须推翻或否定他们自己的论证所根据的已经形成起来了的真理和原则。

某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社会不管它的形式是最简陋的，或者它的关系是最优雅的和复杂的，只不过是一种交换制度罢了。交换就是对于参加交易的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桩事，所以社会就是给它的一切成员带来继续不断利益的一种形态罢了。”

历代以来，真正伟大和善良的人们的努力，一直就是向着这个目的进行，要使社会成为上文所说的“给它的一切成员带来继续不断的利益”的社会。可是现在的社会，并不是如此普遍地有利于其中一切的成员，当然社会一向也未尝有过这种情形。请你去问问财富的生产者们罢——那班无论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都是为人所轻视的，劳疲不堪的，受压迫的工人们——社会对于他们，何曾是“继续不断的利益”呢。倘使他们能从坟墓里发出声音，倘使他们能告诉我们有关他们如何受迫害和如何受苦难的可恨可恶的往事，他们的哭声将是怎样的狂烈！他们的咒骂将是怎样的可怕！历史对于他们的命运，虽是默默无言，经验却是现在的人们的永生的提醒者。劳动人民总是不能改善他们的情况，他们亦将没有机会来掌管社会，除非他们能有一天，将这些基本原则普遍地付诸实践——除非他们能有一天，都注意到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认为是“效用的生产所必需的条件，亦即人生的生活，安逸，和快乐所不可缺

少的东西。”这些条件就是：——

“1 必須要有劳动。

“2 必須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資本。

“3 必須要有交换。”

这三个条件乃是經濟学家們所奠定的，万万不可忘掉。关于这三个条件，是沒有任何保留的——这些条件对于任何人或任何階級的关系是無分彼此的。它們都是要应用在整个社会里边的，同时，按其性質來說，也沒有任何个人或階級，可以不受到它們的影响的。我們必須按其本来面目接受它們，并且無論利与不利，我們必須一視同仁地，拿它們来应用。

倘使我們都已依照这些条件去做，其实是应当这样去做的，現在就不会再有理由，要成立种种会社，来爭取政治权利，或成立各种行業的工会，来保护雇佣的工人，以免雇主們極其殘酷的剝削。但是这些条件，早已就置之度外了，最多也不过是只能顧到一部，所以工人和整个社会的現在情形，乃是当然的后果。由于我們的种种習慣和成見的緣故，我們是不易發現真理或基本原則的了，但是更困难的，就是要正确地应用这些原則，或者想法将这些原則都付諸实践。凡屬基本原則，在应用上都是一般性的——不是片面的。“你必須劳动”的号令，乃是一切有生之物所必須同样地遵守的。对于这条偉大定律，我們就找不到任何自然的和人为的例外，就是从一点水里最細小的微生物起，一直到潜在大洋的浪潮之下的最碩大的鯨魚止，一概都是如此。只有人类能够逃避这一定律，而且按照这一定律的性質來說，只有用牺牲別人的代价，才能逃避得了。至于定律的本身，那是永不能毀灭或廢除的——它自然地且永不停止地，均平地压在一切人的身上——压在資本家身上，正像压在工人身上一样——而且倘使有一人或一階級逃避了它的压

力，那么全部的重担将由别的人或别的阶级来挑了。可见生存的绝对条件，就是“劳动是必需的”。

“劳动”这两个字，对于大多数的人们，总以为是很不雅的。有许多人总觉得劳动二字，是意味着衣衫襤褸，無知無識，卑鄙下流——甚至是賤骨头，無論在身体或精神方面，都是勿死勿活似的，对于一切与之接触的事情，都是咬牙切齿地表示不滿，并且对于自己这条苦命，也是有些厭倦了。倘使要消灭这种由于过度劳碌所造成而难以一时根除的感想，那么这样劳作过度的工人，就要有，而且也必須有，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补品，来恢复他所浪费掉的精力。但是現在社会的制度，对他絲毫也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在他的四周，現在沒有什么，可以将他的淪落的灵魂再提起来，而且也沒有什么，可以将埋在他里边的高貴的胚种發揚光大起来；因为現在他所听到，看到，想到的一切，都是会迫使他發生了一种自卑和消極的感覺。当然他的人格就墮落下去，甚至漸漸消失——那么，他就不管，借着縱欲放肆来取得一时的快乐——甚至在不久之后，他就連怎样好好利用几个休息的鐘头的願望都沒有了，并且是自甘終身苦步艰行，好像牛馬一样，而不像人一样——只知吃，喝，做三样，一直到死为止。人心的万能本質，倘使是不去用且不去改进，就会致病，墮落，和死亡的。

劳动是像別的东西一样，倘使用得合理，那就結果良好，倘使只是濫用，那就遺害非淺。它一直是被視作一个禍源——并且对于許多的人，的确也是如此——只是因为我們对它一直沒有合理使用的緣故，人民大众一直是劳动过度；并且劳动正像任何別的事情一样，倘使做得过度，就要發生嫌忌和憎惡的心情。

劳动本是不應該引起这种不愉快的情緒的，它也不会如此的，倘使是有节制的話。倘使我們能有正确的了解，我們应将劳动視

作一种幸福，而不是一种祸源，因为它是维护智力和体力的一服良剂。但是因为我們对于事物的性質和用处太不留意，整个的世界到处都替劳动——一切享受的父母——打上烙印，視為是可憎恶的而且是卑賤的。工人是不得与懶汉或資本家同坐的，他也不能与他們同食或共事的。酒肆和草舍注定是属于这一班人的一一舞厅和宫室是为那一班人所霸占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那班身居社会最高地位的人，以为規規矩矩賺来的一个先令，几乎就是一个人在德行上沾了一个污点，而只能由一代又一代的賦閑生活来洗刷干淨的。現在最受尊重的人，就爱對我們指出长长的一連串祖宗，都是沒有做过一点有用的事情，并且世世代代憑着社会所許可的搶盜方法，专靠生产階級的劳动过着他們的生活。但是一切的劳动，都是要別人去担負的。所以提倡公平正直和平等权利的人，就不能不这样喊出口号——“只有讓不吃不喝而能活着的人，来喊反对劳动的口号，因为除了他們以外，別無他人是可以这样不劳动的。”

劳动只有一种。凡是一种的工作，并不比另一种較尊貴或下賤，虽然各色各样的劳动，对于整个的社会，似乎是价值不相等的。价值这样的不相等，并不能作为报酬不相等的理由。在我們研究了这个題目的一切意义和关系之后，我們就会知道各种等量的劳动，應該得到相等的报酬，那是公平且合理的，正像人人應該劳动是公平且合理的一样。立身端正的人并不需要这种低級刺激物——較优厚的貨幣报酬——来鼓励他为人民服务。

現在一切的劳动，都是这样地混合起来并且是这样地互相联系起来，致使报酬不平等的制度所产生的实际待遇不公平的程度，可能超过在另一种制度之下——就是在一切的人和一切的行業都一視同仁，一律同工同酬的制度之下。至于經驗已經証明了的，与

現在的不平等制度不能分离的精神的和肉体的損害——凶暴不慈，貪得無厭，杀人流血等 3,000 年来所記不尽記的种种迫害——也就能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消失掉了的。

平等的制度不但是最有利的，并且是極公正的。我們都必須承認，就是最重要的發現或發明，倘使不用劳动將它的結果供獻出來，那就像一件廢物毫無一点用处。所以虽然我們以为發明蒸汽机的人，对于社会所供獻的利益，一定是大于制造蒸汽机的人；而且制造蒸汽机的人的供獻，一定是大于在蒸汽机上管水和管火的人；但是最后一个人的劳动，在产生我們所要求的效果上来看，也是与第一个人的劳动一样重要。發明家的圖样或模型，倘使不再加机器匠的劳动，那是沒有什么用的；并且造好了的蒸汽机，倘使不用水与火的力量去推动，也是毫無用处的模型罢了。可見靠着蒸汽机所产生出来的結果，是依靠——同样地依靠——全体有关的人的劳动的。每一个人是一系列成效的一个环节，并且是不可少的环节——最初的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最后的或者可以說是生产了一幅布。这样看来，虽然我們对于有关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因此就以为，某一个人的因劳动而得的报酬，應該比另一个人較多一些。我們知道一个發明家在他所得的金錢报酬之外，还要从我們中得到只有天才才能得到的报酬——我們对他所供獻的敬仰。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仍旧还存在着各人自顧自的和相对抗的利害关系以及高低不同的各种行業，所以同工同酬的实施，还是办不到的而且是不公平的。有些高級職業与有些行業，倘使同别的行業相比，就需要 4 倍的時間和費用，才能學習成功。現在这一笔費用和時間，是由各个人自行担負的，所以报酬若都拉平，那就很不公平的了，因为获得某某行業所費掉的時間和劳动是不相

等的。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共有共享和合作的制度之下，在整个的社会将負起一切社会成員的教育和職業的責任以后——担負一切关于获得科学成就和普通手艺的費用，并且总结起来說，还要从暂时固然是不生产的科学研究中發掘各种特殊的利益——同工同酬对于蒸汽机的發明者，正像对于蒸汽机的制造者或司机者一样，当然是公正的了。在这种制度之下，既然各种机关，对于考查和研究的設備，都是应有所有的了，那么許許多多的人，就不难获得現在需要一笔巨款方能获得的科学知識，而且进行范围广大的实验研究；同时同工同酬的办法，亦将成为真正的而且是公正的一切服务的报酬标准了。

第二个条件是，“必須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亦即資本”。

我們都知道积累就是过去劳动的产物而尚未消費掉的——無論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有用的东西，凡是能够帮助我們产生更多財富的都是。一切这些东西都是資本。倘使人类的第一代以及繼起的各代的人們將他們所生产的完全都消費掉，倘使他們对于他們的子孙不留下房屋，工具，或其他任何財富，那么我們現在一定还是与过去的饑寒交迫的野蛮人一样。每一代的力量，那怕是在最不利的情況之下，也能在积累方面，增加一些財富，超过其所原有的数額，而且这是他們所应尽的义务。积累或儲蓄的原則，似乎是人类所固有的，因為我們对于这个原則，从未完全忽視，雖然我們在实际行动中是不知不觉的依它去做，同时也不知这样的做到底能有什么重要的后果。我們現在所有积累的大部分，都是由前代所遺留下來的，并且我們也好像是受了信托，專門是为得我們自己的利益和我們的子孙的利益，来保管这些財富；因为将来的人，对于这些財富，也是與我們一样，有了同样的权利。每一代都是这样的从前代接受了累积的財富，不过数量的多少总是有点

出入罢了。所以按照公平的原則來說，每一代所必須留給后代的，应照前一代所遺留給它的同样比例才是；因为人口常常是在增多的，所以积累也应常常增加。

凡是可以全部在某一代实行的，当然也可以如此对待这一代的每一个人的；那么，既然有了全国的积累，当然也应有个人的积累，因为前者是有賴于后者的。那些政治經濟学家們，既然都沾染着由于現在的制度使然的一种無情的和算盘打尽的貪婪心理，居然也来告訴生产階級必須从事积累——他們还必須靠着他們自己的努力去做。这种忠告倒是很好，但是对于已經被現在的習俗打到十八層地獄里边了的工人來說，乃是在迫害上再加侮辱。他們是不能积累的，并且理由是極簡單——并不是因為他們偷懶，并不是因為他們不能克己，并不是因為他們都是無知無識——只因那些积累，凡是已經遺留下来专为現在这一代全体利益的，都是被霸夺了，并且由以产生的一切利益，完全是被那些特殊人物和階級所独享了。

第三个条件，亦即最后一个由經濟学家們所提出的条件，就是，“必須要有交換”。

交換的定义，就是两方之間的一桩事，一方拿他所需要較為不切的东西，来向对方換取一种他所需要的較切的东西。这样每一个雇佣的人，是将他的劳动去換某一个数目的貨幣，因为与其不做什么坐以待毙，还不如替人工作得到一点的錢。至于資本家呢，也是这样，与其专吃老本至完了为止，还不如拿他的錢来換取一定数量的劳动；因为他可将这种劳动的产品或者拿出去卖，或者通过交換而获得較大于他原先在劳动上所化掉的錢数，而且由是他就能够过着懶汉的生活，同时还能够增加他所积蓄的財富。这些資本家們，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样，都叫这一种的交換为，“一桩事情对于参加交換的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社会是一种形态，連續不断地

表現着全体成員的利益。”

生产階級对于交换这一个題目，無論給予怎样多的注意，总是不会过分的；因为財產不平等情形的产生和繼續保持，以及劳动人民被縛住手脚当作祭品供献到脉蒙^①的祭台上去的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家对于这第三个条件的破坏，至于其他一切原因，即使都加在一起，还没有这样重要。

从劳动和交换的性質來說，严格的公正，不但要使一切的交換者互相有利，还要使他們的利益平等。一切的人都只有二样东西可以互相交换，就是劳动和劳动的产品；所以讓他們無論怎樣的去交换，他們好像是只能以劳动去換劳动。倘使我們都依照一种公正的交换制度来做，那么一切商品的价值，将由全部生产成本来决定，而且應該常常是等值与等值交换。例如，倘使一个制帽的工人一天能做好一頂帽，并且一个鞋匠一天能做好一双鞋——假使各人所用材料的价值是相同的——并且他們要将这二种物品互相交换，他們是平等互利的：任何一方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是由于对方的損失来的，因为各方所給出去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而且双方所用的材料也是价值相等的。但是制帽的人如果要二双鞋来換一頂帽——劳动時間与材料的价值倘仍照旧不变——这个交换就明明是不公平的一个了。这个制帽的人就将詐取了这个鞋匠的一天劳动；并且他如果是在一切的交换上都这样做，他就将以半年的劳动換得別人的一全年的劳动成果了。可見他的利益，必須是建筑在別人的損失上面了。

这种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就是我們一直至今所实行的——工人們一直都是拿一整年的劳动去向資本家換取仅仅半年劳动的价值——并且現在存在于我們之間的財富与权力的不平等，就是从

① Mammon 是貪財的魔王。——譯者

这一原因而来的，而不是从硬说的个人体力和脑力的不平等而来的。资本家总不会放弃资本家的地位，工人永远只不过是工人——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奴隶阶级——这一事实就是一切交换不平等的必然条件——买进是一个价格，卖出是另一个价格。倘使交换是平等的，那么一切身体健全的人，就不能像现在许多的人一样，任其自由存在，除非他们是奉行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劳动”；同时也不准一个阶级来剥夺另一阶级的劳动成果，好像现在的资本家们，任意剥夺由于工人们的力量逐日产生出来的财富，来供自己享受一样。可见交换的不平等，就能使一个阶级过着奢侈和懒惰的生活，而却使另一阶级老是过着终身劳碌的生活。

在现在的不公正和奸恶的制度之下，交换不但是不像经济学家所说一样，以为双方是互利的，而且从交换的性质来看，这一事实是很明显的：在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在大多数的交易事件上，经过第一步骤之后，就没有什么交换之可言了。凡是一次交换，必须拿出一物来换取另一物。但是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一个资本家，不管他是制造商或地主，到底拿出什么来换取工人的劳动呢？资本家并没有拿出任何劳动，因为他是不从事工作的。他没有拿出任何资本，因为他所积蓄的财富是不断增多的。这也是事实，一个资本家只能用他的劳动或资本来换取工人的劳动；而且正像我们日常所见到的一样，倘使资本家既不拿出劳动，又不愿减少他所有的资本积蓄，按诸情理，他就不可能拿出他所有的任何东西来与人交换了。这样一来，可见这种交易很明显地说明了，资本家和业主们对于工人的一星期的劳动，只付出了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在一星期中所获得的财富的一部分！这样的交换，实际上就是以无换有。这种经营商业的方法，虽然是与现在制度的经常惯例相协调

的,可是与劳动人民所要求的公正原则,就决不能相容了。表面上似乎是由资本家拿出来与工人的劳动来交换的财富,实在并不是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或钱财,而是原先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来的;并且现在仍旧靠着骗人的不平等交换制度,天天在工人身上榨取。所以在生产者与资本家间的全部交易,明明是一种欺骗——是一幕滑稽戏剧。在事实上和在千千万万的实例上,这一赤裸裸的盗窃,已成为资本家与业主所赖以设法使他们自己寄生在生产阶级身上,并且从他们身上啜吸全部精华的合法勾当了。

那些没有参与生产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交换者,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交换,所以也不能换得什么。无论何人,都没有带来任何自然的和固有的财富在他自己身上的。——他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能力。所以一个人若有了任何已经产生好了的财富,亦即任何资本,并且永未使用过这一种的能力,又是永没有劳动过,那么他所有的财富,就不应属于他的。这是应该属于那些用劳动将它创造出来的人的,因为资本不是自生自存的。所以现在在大不列颠的大量积累,因为都不是现在这一类的资本家和他们的祖先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并且也不是用这样的劳动去换来的,所以这些大量的积累,无论从创造的原则或交易的原则来看,都不是属于资本家的。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积累是继承权所授与的,因为这些积累是由一国的人民所创造的,所以只能由整个国家来继承的。这样看来,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无论是怎样的看,应该承认一切堆积如山的财富,一直都是由于贪得无厌的抢夺而来的;而且在劳动的人与有钱的人之间,一切的交易,都是打着欺骗与不公正的烙印的。

事实在这里就很明白的指出了,经济学家们所公认的“为人类生命的生存,舒服,和快乐所必需的”三大条件,几乎是一点也没有

顧到，而且資本家們自己，連其中的二个条件，也完全沒有去做。“必須要有劳动”这一定律，老是被他們置之度外。“必須要有积累”的定律，亦只做了一半，并且是使之为某一特殊階級服务，而危害社会上其他一切的人的。至于“必須要有交换”的定律，在資本家們一直是不遵守必須劳动的定律的情形之下，也是他們所不能遵守的；因為他們并沒有什么东西，可与人交换，除非他們自己也拿出自己的劳动来参加生产。因此由于任何一个階級对于这三种条件的破坏，我們的社会就不可能在它的道德和自然的形态上具有了它所应有的形态了——“全体成員利益的不断連續”。在我們尚未能使这些定律在社会的每一角落里都發生了一律必然的作用的时候，社会仍必須是像現在的和过去的一样——就是一連串的迫害，劫夺，和压迫——就是人与人間在雇主与雇佣者的名义之下的一种永不停止的战争体系，其中只是后者必須忍受一切的艰苦，并且还要补偿一切的損失。政治經濟学家們所認定的这几条原則，在我們考虑到資本家与工人怎样將它們付諸实践时，确能証明双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正好那些搶劫工人的人們也願工人有这样的信心一样。在双方交换尚未平等的时候，双方的利益永是不能一致的——雇主的利益永将是雇佣者的損失。交换永远是不能平等的，倘使社会是分成資本家与生产者——后者是靠着他們的劳动过活的，前者是靠从那种劳动来的利潤發財的。

我們既已总结了产生一切事情的現狀的种种原因了，我們自然就会明白，倘使社会制度与習俗，是准許一个人的利益都建筑在别一个人的損失上的；并且，因为地位的关系，将一个階級看作是另一个階級的牛馬似的，那么任憑我們成立了什么样的政府，而且只是靠着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我們决不能在我們之中做到权利与法律的平等，同时也不能在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之中得到这种平

等。我們可以高談道德和友爱以及己之所欲应施于人的大道理；但是人們确是不能團結共处，并且互相爱护如兄如弟，除非他們有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摆在眼前，并且在他們之間存在着完全利益均沾的关系。这也是一定之理：倘使不平等的交換和同工而不同酬的情况是存在的，这种利益均沾的关系也是不能存在的。

生产階級的大众人民，都期待普选或成立一个共和国，来救治他們所受的迫害；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这些迫害的根源，比政府的形式着实还要深的多哩，况且并非仅仅政府形式的改变所能去除了的。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全体劳动階級的劳动資料是依靠資本家或雇主来供給的；并且一个階級，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緣故，既然是这样地依靠另一个階級来供給劳动資料，实际上也就是依靠另一階級供給生活資料。因为这一种情形，与成立社会的本意，正是适得其反——这样的不合理性，不合正义，和不合权利自然平等的原則——所以它就不容一刻掩飾或辯护了。这是将不应授与任何人的权力授与人了。財富分配的不均，就可以使人能統治人；所以造成这一大禍的，并不是政府的各种特殊形式，而是財富分配的不均。当然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乃是交換的不平等，亦即吞灭我們的暗敌。只是政府的改变，就决不能改变現在的社会制度，也不能改变雇主与雇佣者的相对地位，也不能对于不平等的情形有任何影响。所以一切这类的变革，不管是搞得怎样大，都是帶着欺騙性質的，并且从这些改革的性質来看，都是毫無价值之可言的，除非它們是涉及被統治者的切身自由問題的。在好像現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情况之下，劳动階級的人們，不管他們的智力，道德，勤勉，或政治力量是怎樣的，总是因为社会組織和他們在社会中的地位关系，就注定了并判定了只能是絕望的和無可挽救的奴隶，直到世界的末日为止。

第四章

忽略基本原則的后果

經濟學家們已經指出这三个条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絕對必需的:就是必須要有劳动,必須要有劳动的产品的积累或資本,并且必須要有交換。我們已經說明这些条件,根据它們自己的性質以及人在社会上共同相处的关系,只是在別人或別的階級的牺牲之下,才能够被某一人或某一階級所避免的;所以每一个人倘使对社会不做出貢獻相等于他所得到的利益,他就是对社会的某一部分的人犯了錯誤。根据社会成立的本意和目的来看,我們也就可以推知,不但一切的人應該先行劳动,然后才能成为交換者,而且同等的价值,还應該常常換得同等的价值——并且因为一个人的利益決不應該是另一个人的損失,所以价值應該老是由生产成本決定。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現在的社会摆布之下,一切的人并不是都在劳动着的;所以一切的交換者并不是利益均沾的:資本家与財主的利益常常就是工人的損失。这种結果将永难避免,而且無論在任何一种或每一种政府形式之下,在不平等的交換仍旧存在时,穷人总是完全被財主魚肉的;并且只能在那样的社会設施之下,人人必須劳动而且报酬是等于他的劳动,然后才能有交換平等的保證。我們不妨再举几个有关現在制度的作用的例子,就会更清楚地對我們指出,如果我們企圖治疗这种社会本身組織所固

有的一切毛病，除了完全改变社会制度之外，別無任何有效方法了。

在联合王国里边，在現在的时候就有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劳碌一生，可是他們所有的財產，还不及一年的劳动的价值；而且又有許許多多的人，連一个月的劳动都沒有干过，可是他們現在所有財富的价值都是許許多多的几百金鎊。这些財主們怎样能有了这么多的資本呢？他們是从未劳动过，可是他們非但不必工作能够生活，而且他們的財富还能年年增多。他們之中有些人会告訴我們，并且会得意洋洋直言無愧地對我們說，他們的財產是在过去的时候得来的战利品；甚至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会說，他們的錢財是他們自己勤勞所积的成果，意思就是指他們在資本使用时憑着不平等的交換所得来的利息或利潤；并且还有人会肯定地說，他們所有的財富是他們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

靠征服別人來获取財富，乃是極不公平的事，所以根据征服別人所得到的的一切權利，就是替自己當場判罪的憑証；而且任何個人替自己取得或授與別人仅仅一呎土地的权利都是已經被我們所否定和指責過了，因为土地是它的一切居民的公共財產，并且每一个人都無权去割据一部分，而只有权获取他的劳动使土地替他产生的財富。

至于那些資本家們，自認他們所得的財富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換，由資本所产生的利潤來的，而不是由战利品來的，似乎是比较公正一些，但其公正程度，也只不过是毫厘之差罢了。日常的經驗教訓我們，倘使我們从一个面包切了一片，这一片就不能失而复生了。这整个的面包只不过是許多片面包的积累，并且我們若多吃了几片，同时就只能少留几片以后再吃了。劳动人民的那塊面包就是如此；但是資本家的那一份却不是如此的。他的一份总是一

点一点的增大而不縮小的；而且对于他呢，总是切了又生，永是这样不停的。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倘使他能积蓄了几个金鎊，一旦忽而有病或失業，那么他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內，可以靠着这一点錢生活。这是他自己的資本——他自己的勤勞所积累起来的产品——并且是要一点一点消失，一直到完全消費掉为止。就是因为这样，倘使交换是平等的，現在的資本家們的財富亦将同样地要一点一点从他們那里轉移到劳动人民的手里去的。財主花了一个先令，就将少了一个先令的財富；因为这是自然的道理，倘使在全体中取出了一部，其所留下来的全体一定是比未去掉一部时的全体較小了。

至于由遺產而来的財富，我們只要稍加思索，就能相信过去的一切情况已經使生产階級，虽然經常不歇地节貯他自己的勤勞所获，亦难累积到許許多多的个别資本家与業主們現在所拥有大量积累的五十分之一。如果我們面面都考虑到我們就会觉得即使是1,000金鎊的数目，就需要一个工人的一家，經過几代的时间，将所有的貯蓄都留傳下来才能办到；而且这样一桩事，只能在万事順利，而且僥幸于万一的条件之下才能办到。我們都知道一切过去的时代，都充滿了流血与毀灭的战争——許多国家，大不列顛亦在其內，时常被武装强盜的队伍所扫蕩和搶劫，因此一切財富的生产遭受停頓——只有生产階級，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媒介，常常必須做貴族的鋪張浪費和他們的傀儡政府的支柱——所以任何一个資本家要从劳动階級的祖先們实际貯存的劳动中再挤出1,000金鎊，也是不可能了。

依照政治經濟学家們所奠定的条件——必須要有劳动，积累和交换——当然沒有积累就沒有交换——沒有劳动就沒有积累。单是最后这一条件，就可立即將資本家的訟案判決为有罪的了，并

且也可指明他所憑以保留的財富保有权是不公正的和可耻的。只要是有积累,那就表示已經有了某些人或階級的劳动了。倘使資本家們所拥有的积累是他們自己所創造的,当然这些积累,就可憑着創造的权利,應該是屬於他們的。倘使他們是用同等价值的別样东西去交換来的,当然这些积累也就可憑着交換的权利,亦是應該屬於他們的。但是一切資本家和業主並沒有在生产的行業上有过任何一点劳动。即使他們是做过工人的,他們也不能生产他們所有的这样大的財富,因为他們的体力和智力以及因此而来的生产能力,并不比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优越到那里去。懶汉反成財主,勤勞之人反而要同終身的穷困掙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劳动人民的財富怎样老是不能增加的或者只能是减少的,而資本家的財富却是年年增多的呢?这是怎么一回事——發財的人是騎馬的而劳动的人是步行的——还要用輕便馬車来代替馬——还要用四輪的豪華馬車来代替輕便馬車——并且因为富者愈富,結果成为懶汉,同时所做的工作更少了?这种奇形怪状的社会現象及其与之不能分开的弊害,正像我們所看到的一样,都是从不平等的交換来的;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每一个工人至少要給一个雇主6天的劳动,来換取等于4天或5天劳动的等值,所以資本家的利益必須是工人的損失。可見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一份財產都是从貿易里边得来的,一切資本家或雇主的积累完全是从劳动階級或雇佣者所应得的款項中扣除下来的;并且無論那里有人是这样致富的話,他只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才能办到,就是許多人一定是仍旧貧困。依照一般的意見,一切的人不能都是富有的;但是要使人人貧困,亦不是必要的事。

这样看来,無論从那一角度去觀察——或者算是礼物,或者算是个人的积累,或者算是一种交換,或者算是一种遺產——种种的

証据滿可以确定財主的产权憑据的不合理，因之这种权利就失去合乎公理的幌子了，而且也是沒有价值了。現在我們国家的財富，并不是在几世紀以前就屬於这些財主的祖宗了，因为在那时候，事实上还没有这一笔財富的存在。即使他們的祖宗是有这一笔財富，它也就早已就消費掉了。它也不是从这些財主的劳动成果逐渐积累起来的，因为作为一个阶级來說，他們並沒有做过工人。即使他們是做过工的，并且是努力做过工的，他們也不能搜集到这样多的財富。它也不是憑着平等的交換得到的，因为离开了人的劳动，平等的交換并不能使人致富。它也不是由財產的遺留——从一代的工人的貯蓄遺贈給下一代——而来的，因为一切的情况都是不利于財富的轉移与积累的。要知道这笔財富的唯一来源，就是历代以来的工人骸骨和血汗，并且它是为欺詐的和促成奴化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从他們身上所夺取去了的。

現在社会制度的生命与灵魂，就是不平等交換这一原則，并且其他的一切不平等都是与此分不开的。这一原則無論在什么地方付諸实践，那里的人的錢財或者他的一生成就，就将不是依靠他的品德了，亦不是依靠他的心身才力了。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無可置議的权利，来保有和享受一切由于他的勤勞或节儉而累积起来的財富；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讓劳动人民無論怎样的勤勞和节儉，他也不能由劳动的所得而致富，也不能不必做工而可以生活一个相当长的時間。倘使他要發財，他必須在社会里改变他的地位，而且并不是拿他自己的劳动出去交換，而是他必須变成一个資本家，亦就是对于別人的劳动的交換者；并且就是这样地通过交換的媒介，来劫夺別人，正像他自己曾被別人劫夺过一样，于是他就將能够从許多別的人的小小損失里边，获得大量的利益。

現在的制度無論是在那里，其使人致富的方法就是如此；我們

假定他已积到或借到一百个金鎊,并有了資本家的地位,他就可以用这一笔錢来“投机”——就是他可做一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交换——他可按某一价格买进一种商品,而且并未用自己的一点劳动使之增加价值,但却按着較原价加倍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这样他就因为別人的牺牲而致富了。不然,他还可以用他的一百金鎊,購得某数量的劳动,并且将这种劳动的产品按二百鎊出售。那么,倘使这种劳动原来就值二百金鎊,但是这一位新兴的資本家,只付了一百金鎊的代价,他就明明的从他的工人那里騙取了他們所应得的半数了。倘使这种劳动是只值一百鎊的,而这位資本家却以之換得二百鎊的話,那么这也明明白白是他已欺騙了第二回与他交换的人們了,因为他只給他們一百鎊而取得他們的二百鎊。这个資本家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一切利益,不管是从头一回或从第二回的交换来的,都是完全从生产階級身上榨取来的。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階級——劳动者与不劳动者;由此可見全部的利益——全部积累起来的利潤或利息,或者任憑你叫作什么,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都是归資本家所有了的——是从全体的生产者那里来的,也就是从社会的劳动階級那里来的,因为仅仅他們才有可以交换的东西,并且那些东西就是他們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的产品。憑着这样的繼續“交换”,这个資本家在很短的时间內,就会得到了几千金鎊,正像当初他得到了几百金鎊一样——并且这也是只費了他的一点劳动或不費任何劳动——这样一直等到最后退休为止,然后坐享他的“正当利益”。他的兒子們也就重走他所走过的道路——他們是在奢侈和無所事事中生活着,所以他們成为,并且無穷無尽地繁殖了,一个“資本家”的族类!

現在磨難劳动人民,使之墮入污泥的小資本家們,大多数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但是由于不平等交换所得来的巨額財富之中,明

明只有原来的一百金鎊或其他任何原来数额，乃是每一个资本家所应得的。这一百鎊确是属于资本家的——我们不妨假定这是他自己勤劳的成果——所以这是他应有的财产。但是他所应有的权利就是到此为止了；因为一切由于利用这一百鎊而由别人的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是属于别人的，而并不属于那一百鎊的主人的。这一笔钱并無什么固有的动力也没有其他作用。它只能代表某一数量的产品，并且它本身是不能作什么的——它在帮助生产之后，既不会损耗，又不会破碎，也不会降低质量。资本家所取回去的资本就像他借出去时完全一样，他并未因为别人曾利用过他的钱的缘故而受了丝毫损失；所以他既然没有损失，按理就不应得到任何补偿——只是他的劳动也能得到一份与任何人的同等劳动支出所得的报酬一样。

政治经济学家们与资本家们已经写了并且刊行了许多的书，都是要使劳动人民相信“资本家的所得不是生产者的所失”的谬论。他们告诉我们说：劳动假使没有资本是寸步难移的了——资本和掘土工人手中的铁锹一样——资本对于生产是像劳动一样重要。工人日益知道这种情况，因为他对于这一道理是司空见惯了的；但是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依存性跟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地位是不相干的，并且也不能说明资本家应该由工人来养活。资本是未消费掉的产品，在这一时期已有的资本，将不依靠任何个人或阶级而独立存在，而且也决不能和他们混为一谈。一方面，劳动是它的父，另一方面土地是它的母；而且联合王国的每一资本家和每一财主，倘使在一分钟内都消灭了，就是毫厘的财富或资本，也不会随之一同消灭，国家本身也不会因而损失毫厘的财富。生产者在工作上所必需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像货物本身与提单一样。

从資本与劳动二者之間的关系來說,在一个国家里边,資本或已經积累的产品愈多,則生产愈形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减少。当然这是很明确的。这样大不列顛的人民現在既然有了極大的資本积累——他們的房屋,机器,船舶,运河,和鐵路——能够在一星期之內生产出来的物品,比起他們的一千年前的远祖,在半世紀內所生产的还要多得多。能使我們得以如此的,并不是我們的体力,而是我們的資本;因为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缺乏資本,生产的进展就将停滯和費力,倘使資本充裕那就完全不相同了。这样看来,这是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資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資本的增加,势必減輕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資本的損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損失。

这一真理虽然是政治經濟学家們久已就看到了的,但是他們一直总沒有好好的叙述过。他們甚至于将資本視作社会的一个階級,并且将劳动視作另一階級——虽然資本与劳动二者並沒有这种关系,無論是自然的或人为的。这些經濟学家們常常企圖将劳动人民的繁荣——其实只不过是他們的生存——寄托在資本家的奢侈和無所事事的条件身上。他們只希望工人在生产两餐食物以后,才能吃到一餐——一餐是他自己的,还有一餐是他的主人的——后者是通过不平等的交換間接获得那一餐的。憑着这种方法,将社会分成二个階級,并且将劳动与資本分开,这班經濟学家和資本家們,就能够靠着不平等的交換,維持着他們的階級的特权,駕凌于劳动階級之上;并且他們还恬不知耻地并带着褻瀆語气地对劳动人民說,这一切的情况都是那位無所不能的主宰所命定的!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資本与劳动——鉄鏟与掘土者——是二种分离的和对抗的势力。在它們联系到某些人和某些階級而

存在时，它們一向就是如此，并且常常必得如此。虽然資本与劳动是密切联系起来的，并且是互相依賴的，并且二者总是为得一个共同目的而合作的，那一个目的應該就是生产，不應該是将一个人提得高高的，将另一个人压得低低的。在联系到某一些人或階級的时候，資本与劳动就不能利益一致了——他們永远是对立的——因为資本家的利益常常是劳动人民的損失；并且劳动人民的穷困与劳役的必然后果，就是資本家的富有和安閑。

現在联合王国所有的巨額財富，差不多是值几十亿金鎊，而且都是生产階級的劳动，在許多世紀里所生产出来的——在这巨額的財富之中，劳动人民所能有和享受的一份，与現在的社会制度已經使資本家占有的一份相比，真像一吨中的一盞斯或大洋中的一滴水一样。只要不平等的交換任其一旦存在，即使大量的財富一年又一年地生产出来，劳动人民所得的一份，非但一直不会增大，并且也永远不会增大的；因为必須如此，方能繼續維持現在社会的階級划分——資本家与生产者——并且能使一部分人的財富和特权，可以在其他一部分人的貧困和貶謫的基础上滋长起来。凡是工人生产了一样东西，它就不屬於他了——它就屬於資本家了，因为它已由那种視力所不能及的魔术——不平等的交換——从这个人的手里轉移到別人的手里去了。这一个工人，虽然竭力工作，但仍依然是个貧困的故我，就好像将生产了更大財富的劳动，尽已付諸流水似的；其实这种財富，又是依照同样的方法，轉移到資本家手里去了。这样看来，那个被压迫和被搶劫的劳动階級，必須一直辛劳，直到現在社会制度的末日为止；因为那些資本家与雇主們，只顧自己利益，所以他們是与一切劳动人民利益敌对的人。劳动人民所关心的就是靠他自己的劳动去取得愈多愈好的財富：資本家所关心的，却是专靠別人的劳动或利潤去取得愈多愈好的財

富。因为利潤是由劳动而来的，并且資本家的財富只不过是利潤的积累，所以資本家的所得一定是劳动人民的所失。双方“交換”的性質必然要使一方永远富有和他方永远貧困，并且还要这样地破坏一切权利和法律的平等，不管已經成立的政府的形式是怎麼样的，同时也不管落到劳动人民的手里的單純政治势力是怎麼样的。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資本家与雇主不仅是与劳动階級有所区别的，并且似乎是不依賴劳动階級的。他們完全掌握貿易的每一环节——生产的进展，衰滯或全部停頓以及工人生活的比較改善或瀕于飢餓，都是要听命于他們的。在一切行業和高級職業里边，資本家或雇主总是以一份的工作，获得双份或四份的报酬，或者就無須任何一点工作。这就是对劳动的迫害的根源。一个有关組織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則——平等的交換——現在还是沒有人去注意，并且各种行業的工人都要遭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和不平等的待遇，——都是由于其他一些人的貪婪使然的。一切社会的或政府的迫害，都是与忽視平等的交換或同工同酬这一大原則有关的。只要报酬的不平等一天存在，那就必然会有交換的不平等，那就会有財富和其他情况的不平等，那就会有些階級，因将劳动的担子放在别的階級身上，自己逃避了劳动，那就会有貧富之分，那就会有暴虐者和奴隶了。对于报酬和交換的整個問題，我們只能有这样的一个办法：还是这 50 人，为了一星期的工作，各得二金鎊呢，还是每人仅各得一鎊，而将剩下的 50 鎊交給資本家呢？当然一切的生产者对于这个問題只能有一个意見；并且他們决不会容忍如此昭昭在目的不公正办法，将付給 50 人的全部集体工作的工資总数那样大的錢数，去付給只是做了一人工作的那一个人。

“普及劳动”的意义就是指一切的人，在一生之中的某一时期

之內，其必須为社会所尽的义务，应相等于社会所給与他們的利益。这一公正的原則，还是永未付諸实践，因为只有一个阶级专是将利益供献出来，而另一阶级只知独吞一切的利益。劳动人民永是創造財富，而資本家与業主們只会剝夺和享受財富，一直要等到交換平等的制度来迫令他們从事劳动而不再攫取別人的劳动成果。“劳动”这个名詞不仅指在直接生产事業上心身努力，同时还指任何一种的服务，凡是能够增进人类知識和幸福的都是。我們对于高級或低級的享受，各人都是有所爱好；但是財富的生产及其确当的分配，乃是各种享受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人类真正快乐的上層建筑。精神上的享受，也像肉体上的享受一样，必須同时都照顧到，否則只有做到人生在世的目的的一半，同时也仅享受到人生所能感受的幸福的一半罢了。要达到此目的，必須常常要有分工——总是要有智力超群的人，来做一切同人們的領導者——总是要有卓越的文学家，美术家，和科学家——但是以上一切的人，只不过是大大的整体的几部分，并且他們也是要靠别人帮助，好像别人也靠着他們的帮助一样。所以大家既然都是無分彼此而是互相依賴的，那么他們的劳动也应该是一律平等不分高低的了。总之不管劳动是平等的也罢，不平等的也罢，它的报酬應該常常与它的多少成比例，至于它的性質，或結果，或目的等，却是可以不必考虑进去的。但是分工問題，千万不可忽視，因为它能替人类減輕勞苦，而且是能使人类开步踏进文明和風雅的領域。

这些資本家和雇主們，在耳聞有不滿情緒的时候，就会为現在的社会制度辯护，以为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已經是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們不滿了——他們是生活在比較自由的社会制度之下——他們既然可以工作又可置之不理——并且他們在衣，食，和教育方

面，甚至比古代的国王还好得多。为得要使生产者的现在情形与过去情形的对比更是惊人有力，他們还要搬出过去的一切記載，指出过去的劳动人民，就像牛馬一样，是要跟着他們所屬的地产被出卖或被購買去的——他們的房屋只不过是一些树枝和一些石头凑成的，連門窗的玻璃都是沒有的——他們就在潮湿的泥地上鋪起来的草堆上面睡觉，并用一塊木头当作枕头——他們所吃的是最粗的粮食，并且一年还吃不到十来次的肉——他們既無書報，又無知識，并且还要依着主人或东家的意思替他們去工作或作战。即使他們所說都是真的，并且劳动階級現在的情形就算是比他們的前輩有所改善了，他們也不能因此就不再加改善，而且還要繼續改善，直到与那些人拉平为止——就是告訴他們不要再發牢騷的人，亦即希望他們对于他們現在所处的地位應該心滿意足的人。一切的幸福是相对的；并且人的性情是不能安于現狀的，倘使他知道前面还有更美好的远景。当然他也不会甘心情願，依着低級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倘使前面是有了更高的标准。为什么巨額的財富應該是放在懶汉和酒色之徒的手里，而勤勞正直的人却是两手空空的呢？为什么这班吃得好和穿得好的毫無意义的人們，却是乘着豪華無比的車輛，懶洋洋地滾来滾去，只是为得寻求新的快乐，来刺激刺激已經覺得任何东西都沒有滋味了的胃口，而勞疲極了的工匠們，却是天天像牛馬一样工作，甚至是穿不上和吃不飽呢？这种事情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解析的，因為我們尚未找到一个理由。这位与世界同在的聖潔的至公之靈，就对着我們大声疾呼地說出千古不灭的真理了，就是他从未命定这种人間最不公平的區別。

联合王国的生产階級是被各色各样并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的担負和弊害，深深的压到十八層地獄下面去了。凡是經過五官而来的一切，都是要使他們受到种种苦难的，因為他們的視、听、

嗅、味、感等机能都是不健全的，并且也都需要医治的。这些毛病都是交織在現在的制度之內——这样地分布开来和这样地勾結起来——这样地渗透进每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里面——所以生产阶级只有一刀割断一切，才能获得自由。凡是單純的政府改革，都已証明是虛伪的并且是沒有用的。現在还有一个救治方案，而且是只有一个，尚待試用——就是要改变人类社会的行程，并且要一下子将数千年来所累积起来的弊害一扫而光。我們之中还有些人，对于我們所提的这样大的改革，恐怕是有些惊慌，但是我們只要这一变革能够去除那一毁灭我們的巨禍就够了。讓那些以为不必那样大的变革也能完成任务的人們去翻一翻历史罢——讓他們回視在各种政府形式之下和各种宗教体系之下的一切时代的劳动人民罢——他們就会知道我們現在所痛斥的种种弊害和罪恶一直是存在着的。我們一切的努力，無論是小的或大的，無論是精神的或肉体的，难道不是不能脫开那一个在这許多时代以来就压在財富生产者的身上而使之萎靡不振的重担么？难道劳动人民的每一斗争不是都沒有毀坏了那个眼所不見的势力——就是将他們的一切力量置之于資本的指揮之下的势力——么？难道他們不是只听別人摆布，甚至身体和灵魂都被別人束縛起来，只好乖乖地承受一切由于政府方面或宗教方面的阶级暴政而加在他們身上的任何苦痛么？倘使专制政体，或者只由某一些人或某一些阶级来行使一种不能代表人民的权力的政府，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話，那么我們已經有过了的专制政体，不能說是不够罢——倘使自由，不管是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了的自由，或者是服从民主民权的政权的自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話，我們已經有过了的自由，也不能說是不够罢——倘使祈禱和献祭以及焚香供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話，我們 4,000 年来一直向蒼天上升的呼求和香烟亦当發生效力

了！那么，一切沒有涉及成立基本原則的救治方案都給我滾開罷。
这是从未有人試用过的唯一救治方案；并且从一切毛病的性質来看，这是唯一的有效良方。

第 五 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政府的負担

在一个万事都在前进而永無止境的狂流之中，一个人虽然仍可作种种坚持不动的企圖，但是这一种的努力，一定是枉然的。凡是他今天以为是完善的，到了明天，他就情願稍稍的修改一下了。这一無所不在的运动精神，老是如胶如漆的与人同在的；并且好像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塊兒在运动着。人們虽然永不止息地在演变和改变着，可是他們在初尝变革風味的时候，总是不肯高高兴兴接受的。我們一生做人，真像小脚女人赶路一样，凡是要加速我們的步伐或者要使我們的旅途更輕松愉快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我們所不乐意的。然而到了后来，在我們已經过慣了新秩序而又将前进的时候，我們对于最后这一变革，却又坚持不改，其頑固程度正像当初所表示的坚决反对一样。应知穿旧鞋虽然比穿新鞋来得舒适，可是我們仍須弃旧换新；因为任何事物——一种制度也像一种衣着一样——必須是先新而后能旧。

在各个时代里边，人們一直是高喊反对任何样兒的变革。倘使一切的变革，都被視為阻碍世事演进的不祥之兆的悲惨占卜的話，那么我們現在恐将与赤身露体而且半飢餓的野蛮人还是一样的了；因为野蛮的人，也像文明的人一样，亦可能有最好的社会制度，

最好的政府形式,和最合理性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由人制定的,或者是由上蒼命定的。現在因為我們已經獲得這樣大的進步了,為何我們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並使我們的世界正像詩人們所常夢想的一樣,或者是像善人們所常希望的一樣呢?為何我們不制定互相有關的一種行動制度,完全根據唯一能使人得到快樂和力量的那些千古不移的公正的和平等的原則呢?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蒼蒼眾生,由於現在的社会結構的緣故,都是命運注定不能抬頭了的階級——由於他們與資本和資本家所處相對地位的緣故,他們的情況是不能改善了的,他們所受的迫害是無法伸雪了的——而且雖然他們是生產了 100 萬金鎊價值的財富來替代他們現在所生產的每 1,000 金鎊,他們,作為一個階級來說,仍將受到壓迫並且仍將一貧如洗。這種不公正制度的破壞以及根據人的本性和其他屬性的新制度的成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並且倘使眼看成功就在邊緣了的時候,我們是義不容辭地要試圖實現這個改革的。

倘使生產階級要有一種刺激,使他們能夠為了他們的解放的崇高事業而努力,那麼讓他們一同看看他們的政府的責任和他們的社會的責任罷——有的責任是屬於君主政體的,並且有的責任是屬於以君主政體為代表的不平等的制度的——並且誰都可以看見聯合王國的勞動階級,每年為不平等的交換所劫奪去的勞動成果,幾乎多到難以計算的程度;並且只要這一不平等的交換制度許其多存在一天,這些生產者就將多一天是這樣的窮困,無知和工作沉重,幾乎像他們在現在的時候一樣,即使每一種對政府的負擔都一掃而光,並且一切租稅都全部撤消。

單是現在的社会制度,就這樣地使許許多多身體健全的人,只是過着毫無所用的生活,並且對於所受的利益,也不必拿出任何等價的東西去交換。這一件事,就足以對生產者証明了現在這種制

度是不好的。有閑階級的所得,就必須是劳动階級之所失;虽然前者获得他們所有的財富的方法,可以称为合法的,但是这种交易,簡直就是对劳动人民的盜劫。只是这些懶汉,都不肯承認他們对生产者的搶劫。这班資本家与業主們,当然不敢說他們是無須吃喝而能生活的,但是他們却敢郑重申明,以为他們是有正当的权利,来向工人索取生活所需物品的——他們完全有权来作生活的享受而却不必要工作。他們的权利就是根据他們自己所說:土地是屬於他們的,房子是屬於他們的,机器和貨幣是屬於他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还要告訴我們說,在資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間的关系,完全是根据互利原則的;并且前者是公公平平的应在后者的产品里得到一份,因为工人所用的資本,都是由現在的制度使之成为資本家所有的財產了。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資本家与業主,一直就沒有并且也决不能以个人資格享有任何权利,来独占土地和积累的資本;他們所占的土地并不是上蒼所特賜的,也不是上蒼所賣給他們的,也不是上蒼所賜与有权将土地出卖或轉贈的人的;但它是上蒼贈与全人类的共同礼物。況且現在所有的积累,一直都是由劳动所产生出来的,当然它們也只能屬於劳动的,因为資本家从未拿出等值的代价与之交換。即使一切的土地,机器,和房屋,都是屬於資本家的,而且劳动人民是不存在的話,那么这些資本家們也仍不能逃避这个大原則:“必須要有劳动”。他們的財富就将使他們在工作或餓死的二条去路之間,必須選擇其一。他們不能拿土地和房屋来吃;并且,倘使沒有施用人力,土地就不能自己产生食物,机器也不能自己制造衣服。所以在資本家和業主們提到劳动人民必須供养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客气地說,这班生产者是同他的房屋和土地一样,都是屬於他們的——上蒼創造劳动人民,就是專門給財主使

用的！倘使某些特殊阶级是从無所不能的主宰的手里，已經得到一种特許的執照，可以将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拿来并据为己有，而且还可使劳动人民永远受其奴役的話，那么請他們拿出字据来讓我們看一看，然后我們对于劳动人民所受的种种迫害，就将閉口不言。

联合王国的每一个工人，都知道并覺得，他是被人劫夺和貶黜以及被輕視的阶级的一分子，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替別人肩着的一半担負。他看不見他的担負的一大半，并且就是因为这种情形他才一直不言不語地忍受着这条苦命。他們这一阶级的人，大多数只相信他們所担負的，不过是他們对政府的担負，亦即他們所納的苛捐杂稅罢了。他們以为通过普选的途徑获得一份参政权之后就可去掉这些捐稅了；否則他們以为改变政府的形式，去掉不負責的国王或女王，換个他們自己所推选出来的首长就好了。然而在劳动阶级看清他們所受的社会迫害和政府迫害之后——在他們比較了这一个榨取和那一个榨取之后——在他們感觉到現在的制度使社会中的某一些阶级能从他們身上剝取巨額財富之后——他們就将动动脑筋，想起什么变革都是不能完全消灭現在的制度的，而且必須成立一种制度完全根据我們所考虑的公正和平等的广大原則才好。

人一直是別人的財產；并且，倘使仍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单靠政府的变革，对他是無济于事的。虽然我們早已就丢掉奴隶的称号及其所穿的号服了，但是劳动人民，仍旧是同他們的祖宗在过去的时候一样，还是別人的財產。他們只是在劳作着，別人却是無所事事——他們只是在生产着，別人却只知消費——这一阶级只是在發号施令着，別一阶级只知唯命是听——所以事实上这班从事生产的人，仍旧还是像奴隶一样；并且蒼蒼众生，無論是在

君主政体的欧洲受奴役的，或者是在民主的美洲憑空追求理想的，現在他們所受的苦痛，并不下于他們的祖先，且其所担負的劳役也并不下于他們的祖先。別的事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只有蓄奴一事，無論在原則上或在實踐上，在劳动尚未普及和交換尚未平等的时候，总是不能消除的，同时人就因此不能得到真的自由了。

今年，耶穌紀元 1838 年，在大不列顛与爱尔兰的联合王国里边，就已有 25,000,000 个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們。为得要維持国家的一般行政，要支付所謂“国家公債”的利息和無數的由統治我們的人所享有的撫恤金和薪金，每年就要有 50,000,000 金鎊的收入和支出。在这一笔巨款——恐怕是現在世界各国中最大的了——之中，約有 28,000,000 鎊是必須作国債付“息”之用的——7,000,000 是用作一支 100,000 人的陆軍的維持費用的——海軍和炮队需要 5,000,000 鎊——其余的款項完全都是用于撫恤金，薪金，以及其他有关所謂君主政府的机构。除了中央政府这样濫用了的 50,000,000 以外，还要加上每年必須筹集的許許多多的数百万鎊的地方特捐，以为維持州郡，城市，和教区地方政府之用。

“国家公債”——其应付的利息在我們的支出中形成这样显著的一項——从前达到了 100,000 万金鎊以上，現在已經减到 80,000 万以下了。这一巨款的一部分是由一个不負責和专制的政府从我們自己国家里边的某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而且有一部分是名为借来的，都是为得对于世界上几乎每一国家，进行流血和毀灭的战争用的。未来的后代将要徒劳無益地向过去了的前代發問，到底我們从这些战争里得到了什么利益；但是为得这些战争所举的債，虽然說是仍旧存在，实际上由于所謂“利息”和通貨改革的媒介，已經是由生产階級付出二三倍的代价了。

在 1688 年公債总額为	664,263 鎊
在 1702 年公債总額为	16,394,702 鎊
在 1714 年公債总額为	54,145,363 鎊
在 1775 年公債总額为	128,583,635 鎊
在 1793 年公債总額为	239,350,148 鎊
在 1815 年公債总額为	1,050,000,000 鎊
(拿破侖战争結束)	

我們常常听見有人說起过去时代的人是怎样無知和殘忍，而且真正的宗教在近代是怎样傳播开来了。一个徒有其表的而且是自封的教会政权，每一星期就宣布我們的精神的革命，已由国内和国外教士和傳教師的壮大队伍，使之發生效力了，并且天天向人一再反复申說的，就是为得进行神聖的工作而应即献納的号召。但是单就國債如此迅速增加这一桩事來說，就可証明这些妄自夸揚的教会把戏，簡直就是欺騙；并且这一桩事，就像一种能使教士在講台上的說法失色的呼声一样，宣布一切的信条与教条虽然可以改变，使之适合时代的精神，但是真正的宗教，在現在这一世紀里边，正像在用烈火干柴去燒死人的教庭迫害时代一样，尙未有所知聞。这一笔債以及与此有关的大屠杀总是与現代的艺术，科学，和宗教稳步齐进未尝落后的；并且凡是天才所能創造出来的毀灭性工具已經被近代相信基督教的教会領袖和教会的拥护者，在他們，像古代君王一样，以杀人为消遣娱乐的时候，一一都用上了。全部历史所告訴我們的，只是同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王者的权术和教士的权术。既然有了这两种权术和現在的社会制度，所以真正的宗教就無法展开了。

已經減到 800,000,000 鎊的公債，按全国的范围而論，据說是大約由社会各阶層中的 279,751 个人所担負的，并且这些人們每

年就得到無須支出任何劳动的利息 28,000,000 鎊。

近年以来，公債数字所以这样大大增加，并不是因为要从凶暴的侵略者的巨掌里解脫出来，俾得免受打击——也并不是因为要促进文化和消除粗俗——也不是因为要駕御大自然的力量使之为人類的幸福服务——但是因为一个专制愚昧的不列顛政府的种种瘋狂企圖，要使人類的思想不得前进，灵魂不得上升，以及自由的精神不得發揚光大。这个政府固然是邪惡極了，并且腐敗極了，可是它是自發地从我們的現在社会制度——我們的利害冲突的階級制度——里产生出来的。政府的种种暴行是由它的固有性質所产生出来的，就是从組成社会的人們的習慣，見解，和地位来的。并且这种令人憎恨的罪惡和这种放蕩不羈的浪費金錢，一直都是而且一直还将由每一个这样組成的政府照样产生出来，就是从每一个只由一部分人組成而非由全体人民組成的政府产生出来，或从每一个只由有錢的人形成和組成的政府产生出来。

合众国的人民的政府，迄今尚未对全世界各国作了那样的罪惡——他們也尚沒有公債，而且他們还自命为共和主义者——可是他的現狀，却不能否定上面這句話的真實性。他們的地位和他們的缺人和缺錢的情形，一直到現在都是拯救了他們的因素。但是事实已經指示出来，按着事物的本質來說，他們决不能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因为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他們决不可能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这种制度的本身——不管在任何一定的时候所制定的政府形式是怎麼样的——总有一种不可更改和不可避免的趋势，要使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孳生孳长，并且接踵而来的就是其他种种形式的不平等。况且一切的共和政体，迟早都必与君主政体合流，否則就像全部人类历史所証实了的一样，就必演变为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政体。这一力量龐大的害人原則——財

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阶级等别——几乎渗透到已经成立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形式的政府了；并且，无论在共和政体或在君主政体之下，同样的迫害与苦痛毕竟要落到劳动人民身上的。合众国的政府，不管是怎样的称呼，亦像不列颠的政府一样，同是一个阶级的政府，就是有钱的人的政府；而且那个政府，对于国内尚未完全形成的贵族们，任其公开地妄作妄为，对于共和国里受奴役的二百万生灵，做尽了一切目无法纪违背公理和横行霸道侵犯个人权利的罪行。甚至欧洲人的任何侵略战争，亦即头戴皇冠的暴君要骑在人头上的任何企图所表演出来的一切无理横暴的精彩节目，完全亦都在合众国对于美洲土人的侵夺和毁灭战争中看到了。

除了大量的金钱已经是从联合王国的人民那里榨取出来，并且是为得这样毁灭人类的生命和奴役其身心的可憎恶目的而浪费掉的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当这长长可怕的悲剧，一直在进行着的时候所溅的血，所流的泪，和所碎的心。这些就是君主暴政的账本上最为惨酷的项目。在前一世纪或两世纪的期间，就已有了 24 次的英法战争，12 次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战争，8 次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和 7 次的英国与其他几个国家的战争——一共是 51 次战争！在最后的 6 次战争之中，不列颠所化的钱数，确如下表所示：——

1. 1697 年终止的战争化去 21,500,000 镑
2. 1712 年终止的战争化去 43,000,000 镑
3. 1737 年终止的战争化去 46,000,000 镑
4. 1756 年终止的战争化去 111,000,000 镑
5. 1775 年终止的美国战争化去 139,000,000 镑
6. 1793—1815 年的战争化去 850,000,000 镑

这些数目，无疑地是比实在所化掉的总数少得多，因为实在的战争费用是难以知道和估计的。除了这样牺牲掉的金钱以外，还

有死于其中 4 次战争的人数, 约计如下: ——

1697 年终止的战争 $\begin{cases} 100,000 & \text{杀死人数} \\ 80,000 & \text{饿死人数} \end{cases}$
 1756 年终止的战争 250,000 杀死人数
 1775 年终止的战争 200,000 杀死人数
 1793—1815 年的战争 2,000,000 杀死人数!

但是这些战争, 使其他各国, 也像联合王国的人民一样, 耗費了許多金錢。只就最后一个从 1793 年起, 到 1815 年止的长长的战争来说, 除了不列颠所担负的 850,000,000 鎊以外, 还耗費了: ——

法国.....	690,000,000 鎊
奥国.....	220,000,000 鎊
其他欧洲国家.....	1,012,000,000 鎊
美国.....	27,000,000 鎊

总计共 2,699,000,000 金鎊——一切都是浪费——甚至比浪费更坏——都是由自命为基督徒們, 为得搶劫和毁灭其他的基督徒們所干出来的! 这些大数目的被杀死的人和这一大数目的損失了的金錢, 仅仅包括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数和实际参加的几个政府所化掉的錢数。还有更多的無辜良民牺牲于不平等的惡魔势力之下的——父亲, 母亲, 和小孩們, 在这些国的人民中, 死于与战争分不开的暴戾, 苦难, 和貧乏的——尚未計算在內。一个专制政权, 在估計它的損失的时候, 那里能够将他們的被毀掉的家, 他們的被劫掉的財, 和他們所失掉的幸福, 也計算在內呢!

虽然大多数的战争, 罪恶, 和損失, 都可以归罪于不負責的和建立于“神权”学說上的君主政体的存在, 可是我們在枚举我們所受的迫害而且寻求救治的方法时, 切不可忘掉君主政体, 乃是現在的

社会制度所当然的和自發的結果；所以除非我們能够去掉致病之母和致病之因，亦即社会制度的本身，这一种政体是永不能改的，并且由它产生出来的人类灾难和迫害，簡直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整个欧洲明天都起了革命，并且都建立了共和政体，同时也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中单是建立了政权的絕對平等，恐怕不到 20 年的功夫，这种平等就将完全消灭了啊。社会的每一角落是彻头彻尾的沾染着猖獗于世的不平等和排斥异己的風气——無論在世态上，在教育上，和在等級上的不平等和排斥异己——并且这种不平等和排斥异己，很快就会产生投其所好的制度，并且破坏已經成立了的任何政治平等。关于不平等制度畢竟要破坏一切公正的政治制度的內在腐敗性，历史就給我們以上万的罪証了。

資本家与經濟学家們說，为得要維持我們的政府所需的大得惊人的賦稅，乃是一律分攤在社会所有一切階級身上的——分攤到富有的白相人身上，也分攤到勤勞的生产者身上——并且富有的資本家所付出的款，实在比劳动人民多得多。倘使我們只能看到各个階級直接所付的稅款——并未考虑到这些稅款是从那里来的，并且是那些人产生出来的——那就的确好像大部分的担負，是落在富人的肩上似的；但是劳动人民一定不可依照这种方法，来估計他的担負的。我們就只能考虑生产的首要条件——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一切賦稅的維持者——“必須要有劳动”。这样我們就能立即看清这些資本家和業主們，不但沒有付出最大的稅額，而且事实上是沒有付出任何一点东西！我們發現生产階級并且只有生产階級来担負全部稅款。倘使一个人并未在生产上有过一点帮助，他就不能拿出什么屬於他自己的东西，来交納稅款；所以这班別無所为而仅能充当資本家与財主的人們，虽然可以对收稅人付出某些数目的稅款，其实他們只不过在名义上付出了一些款。这样的

款項，只不过是經過他們的手付出去的罷了；因為他們既不是生產者，這一筆款就不應屬於他們的了。他們既然沒有生產什麼，而且也沒有給了任何等價物作為代價，但卻要說他們是交納賦稅的人，這真是完完全全顛倒是非的說法，也是荒唐之極的謬見。

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資本家所處的地位剛剛是任何一種的賦稅，不管是大的或小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都是與他不相干的。他是處在賦稅網以外的人，並且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就是因為他是處在生產圈以外的人。只要他是繼續維持着不生產者的地位，一切的財產稅與所得稅他就可以完全豁免。現在這種徵稅方式，只能使資本家將他從勞動人民那里，憑着不平等交換得來的財富，不得不吐出一部就是了。由於這樣吐出來的一點東西和用這種方法所徵得的稅收，到底能夠替勞動人民帶來什麼好處，恐怕只是表面文章罷了；因為資本家的實在地位，不管是土地的獨占者，或是全國積累的唯一所有者，或是人民勞動的壟斷者，都能使他憑着提高利潤或減低工資的方法，收回他在納稅方面所受到的損失。無論是所得稅或財產稅，實際上都不會使資本家損失分文，也不會使勞動人民得到分文，二者都是依然故我，毫無一點改變。有錢的人們仍將保持着他們的財富，並且仍要騎在別人的頭上，同時還像他們現在所作所為一樣，在迫害勞動人民的基礎上日益昌盛起來。我們對於如何對付資本家和如何鏟除他的暴戾毒根的可能方法，從來就未找到而且永難找到，除非我們能夠將普及勞動和平等交換的偉大原則都樹立起來。這是唯一的烙鐵，能使九頭蛇的頭永遠不能再長出來！^①

可見我們如找到資本家的財富根源，並且揭露他與勞動人民

① 按希臘神話，該蛇在斬去一頭之後，如不立即在傷處用火烤烙，則每斬一頭即生二頭。——譯者

之间的交易真相，大家就会清清楚楚看到联合王国的全部巨额税收——中央政府所化的 5,000 万镑以及为得各个地方政府所需而征收的许许多多的几百万镑的捐税——完全都压在生产阶级的身上！——压在以工人为基础和靠山的人们的身上！一向就是不列颠政府所特著的一切滥支滥用及其超过世界任何其他一国的荒淫无耻的浪费，都是从生产阶级的口袋里来的——都是通过他们的头脑，骨头，和筋肉来的。可是还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并未受人抢劫——赋税的负担也并未压在他们的身上！生产者曾经相信这一荒谬的欺骗是真的——他曾经对于他的阶级创造一切财富一事，完全是不知道——并且他曾是这样愚昧，以为资本家在表面上所出的税款真是他所付的。但是这一层愚昧的黑幕现在已经从劳动者面前拉开了——他已经发觉怎样会使有些人成为富翁和有些人成为贫民，有些人成为雇主和有些人成为雇佣者——他已发现不平等的交换，怎样使前者之所得就是后者之所失。他现在，在理性的阳光照耀之下，看到了一切的财富，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一切的赋税都是由他付的——一切压迫他，侮辱他，和轻视他的种种行状——懒惰，炫耀，和自尊自大——都是要建筑在他的牺牲的基础上，然后才能保持其势力和效力！

所以对于说过他们自己没有劫夺生产阶级的人们，这里就有一个答复。这里也有 5,000 万镑的总数，就是劳动阶级的敌人自己亲口承认，他们每年收进来维持他们所称的“政府”的。可是根据无可置议的原则来说，实在没有分文的钱是从不事生产的资本家和业主那里来的。这里就约有一个大国的每年劳动总值的六分之一，完全为政府所独吞！在保护勤劳人民免受盗窃的借口之下，每年这一个政府就拿走五千万金镑！——在为得人民可以平安无事而且和睦相处的借口之下，他们之中就要有成千成万的人被

杀！——在信教和道德的借口之下，每一自然的和正义的法則就都被蹂躪！

在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级之中，有着成千成万的人，仰望他們的救星在于政府形式的改革——他們固然可以羡慕合众国的經濟制度，而且对于一个共和政体在望洋兴嘆着。倘使我們沒有另一个更好的目标在我們眼前，那么劳动阶级所忍受已久的压迫和逐步增高的苦难，势必很快就引起革命，并且一个同样的共和国亦将在联合王国里边成立起来。不列顛政府在形式上的这样改变——从世襲的和**不負責的**皇朝改为选举的和代議形式的所謂共和政体——当然会使劳动阶级每年节省几百万鎊。但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的，还有一个比完成單純的政府改革更偉大的目的；因为經驗已經教訓他們，在現有的社会制度之下，沒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一直不变地对人民利益發生效力的。

現在并不是被統治者与統治者之間的問題了——已經不单是多少金鎊，多少先令，和多少辨士的小事了。現在是人与人間的严重事情了——这是公理与强权，平等与不平等，上升与下降的問題了——这是劳动人民的生死問題！在联合王国的大众人民之中，势必發生一个运动——这一运动的結果，将要决定它在手段方面的成功和在目的方面的价值。在一国的人民已經下了决心之后，我們就可看到一个社会制度的破坏，就像一个政府的傾复一样，并不是一件难事。生产阶级的人，既然看見了真的弊害和真的救治方法，一定不会半途中止，将从他們身上脫下的鏈条再套在自己身上，同时也不願永远忍受他們的阶级，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一直就忍受下来一切累积累增的虐待和迫害。倘使不是一个徹底的社会改革，这斑劳累已極的人們的血泪，就将被黃金色的“資本”祭壇上飄来的**樵火烈焰**烤得一点不留了。这样可見資方将是毫不顧惜

的——劳方的苦痛，那就無藥可救了。

历代以来一切自命为聪明能干的人，总是一味反对他們的淺見所不能及的，或者超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階級的小圈子以外的任何改革。这些人似乎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以后还能發生任何变更而有所异于正是他們生存时候的那种情形的。对于他們來說，过去好像是一張白紙，所以将来也好像是一本不許开卷的禁書。对于这一班人，凡是离开他們的眼睛远到他們自己的鼻尖以外的，就都是“幻影”了——凡是他們自己不去做的，別人一定是做不成的。在現在的时候，这种心目糊塗的人，着实还是不少哩。現在这样的人——胆敢希望劳动人民的兒子决不永受压迫和奴役的人——胆敢希望人們不会永受客观情况所迫而必須自相憎恶与殘害的人——胆敢希望战争必須消灭而且人类要和睦共处的人——凡是胆敢这样的希望更光明和更好的日子就将降临的人，恐怕要算是幻想者中的最幻想者了！凡是爱，慈，德等字——倘使按着这些嘴巴又大和肋骨又狹的反革新的叫喊者的行为来解析——都是指那些不能感觉，实施和享受的东西，而且是虛無和莫明其妙的东西，只是为得啓迪貧困和受压迫者时，才能搬上宣教師的講台和对众演講的台上去宣揚。

我們看到这些专门藐視善人和良工的坏蛋，既然是由現在的制度产生的，并且还要在制度腐敗的温床上滋长的，从来就不知貧困为何物——从来就沒有規規矩矩和孜孜兀兀地从事財富的生产——但是好像开水鍋上的沸泡一样，他們在社会的上層飞舞——他們在世上老是万事順利——經常着眼在“利潤”身上。这些人的唯一職業就是賤买貴卖——憑着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交換来积聚財富——专靠工人劳动成果將他們养肥。这些假仁假义的人，只知高唱积德行善；但他們虽然亲眼看見整个的世界，是被罪

恶与苦难所籠罩，并且任何道德戒律，都已置之度外無人奉行了，他們却是像自称正直的法利賽人一样，自己总不肯动一动手来完成他們嘴巴所常說的事情。相反的，他們常常从他們的嘴巴里噴出带着涎沫的胡說八道对抗一切革新人物和一切改革。世界必須听他們的吩咐才能向前移动，否則他們就嚙嚙作声，以至大声狂号，像受惊的鵝一样。

宗教和道德的戒令和教訓，原来是指导世人的規則，但也不是尽然的。倘使原来的用意并不是如此的，而只不过是一些狂热的幻想家的騷动狂言，我們就可随时置之不理。但是倘使原来的用意是要我們去实行和遵守的，并且我們覺得現在的社会制度根本就不許我們这样去实行的了，那么我們就必须改革現在的制度，并且建立一种能使我們最充分地發揮这些原則的种种社会設施。讓那些主張維持現在的社会制度的人指出理由罢，倘使他們是能够的話，为何人类不能比現在更和睦地共处——倘使我們能够建立一种制度，将以义务平等的实施来保證权利的平等，那么将来怎样会有同样的引誘，好像現在所有的一样，使人为非作歹并且想入非非。我們对于不願听到社会改革的人，却是能够指出——历史就将對他們証明——人类的社会制度，一直就是与平等权利，慈善，道德，或真誠团結等美德都不能相容的。倘使这些美德是幸福所必需的，那么我們有理智的人类，为得要有人类幸福所必需的这些东西，就必须摒弃一切要破坏这些东西的制度和行动方式。

第 六 章

联合王国劳动阶级对社会的負担

我們对于財富的性質和財富生产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作了一番考虑之后,我們就明白这个帝国的全部累积如山的賦稅,都是压在生产阶级身上,其所以压在他們身上的原因,就是由于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而来的。我們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虑,就将明白我們已經說过了的這一句話——稅款的数目,說起来虽然也够大了,可是比起其他的种种銀錢負担,由于現在的社会制度迫令生产阶级來担负的,不过是滄海一粟似的——真是一点不錯。

我們現在对于通过那种可憎恶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亦即間接使劳动阶级替政府肩着一切担负的制度,一个鐘头也不停地在將一切的財富,从劳动阶级手里間接地和几乎是無人見到地轉移到資本家手里这一事实,必須要看清楚,并且將他們的損失記在賬上。我們对于劳动的这一部分支出就沒有正确的报告。这一笔賬实在是太可惊可怕了,而且对于現存的每一民事制度都破坏得太厉害了,所以根据現在的社会制度而来的并且是与之有狼狽关系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算这一笔賬的。虽然这一笔从劳动阶级那里剝夺来的巨款,是不可能很正确地估計出来,我們总还是可以作出接近事实的估計,从而对于加于他們身上的迫害的程度,也可以有了正确的認識;同时我們也会更清楚地看到,倘使不是从制度

的全部改革着手，根本就不能希望从任何一种改革里边得到一劳永逸的救治。

作为估计的第一步来说，我们不妨假定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人口总数，大约是 25,000,000 人。他们都需要衣、食、住，不管这三样东西是怎样来的——他们总是永不间断地需要维持生命的物资，不管他们是劳动的或不劳动的，也不管在劳动者之中谁是生产得多的或生产得少的。其中有些人或者每年要消费掉并浪费掉他们的几千镑，同时还有别人每年只靠几千分钱过着饥饿的日子。但是倘使我们将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富人和贫民的人数比较，食物和衣服的价格，以及子女人数等——我们因为缺乏统计资料，不妨作一相当可靠的估计，将 2,500 万人的全部维持费用，定为每人每年至少 15 镑的平均数。这样计算起来，联合王国全体人民每年的维持费用为 375,000,000 镑。当然我们并不是仅仅从事于生产生活资料的，因为我们的劳动还要创造许多不是消费的物品。我们每年所要增多的积累或资本，都是体现在房屋，船舶，器械，机器，道路，以及其他有助于提高生产的东西的增加数字之中，当然同时应当打上折旧的数额。这样看来，虽然我们的生活维持费用或者只是 37,500 万镑一年，但是联合王国人民每年所生产的财富总值，并不在五亿镑以下。有许多人各在各个时候也曾作了大致相同的估计；并且按着现在的统计情况来说，这个数目或者是与事实尚能相符的。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庞大数额的财富的生产，并不是 2,500 万居民之中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包括在内。其中半数女的；并且在所余的半数之中，有的是年老不能工作的，有的是年纪太轻的，有的是太懒的，有的是找不到工作的。这样我们不能将实在的生产者，估计到我们人口总数的 $\frac{1}{4}$ 以上，最多约在 600 万人左右——就

是年龄在 14—50 岁的人。在现在的社会设施之下,在这个数目之中,难得会有 500 万人,能够算是从事生产的,因为成千成万的身体壮健的人,在大不列颠是被迫闲着的,同时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工作,却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①还有无数在爱尔兰的人找不到任何工作。这样不到 500 万人再加上几千女人和小孩子的帮助,不但要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属的消费而生产,并且还要照顾到一切自愿的和非自愿的闲人以及各种不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总共约 2,500 万人。

倘使没有这样庞大累积的各种机器都属于我们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像现在存在的这个样子了。当然也不会有这许多人是富有的,同时也没有这许多人是贫穷的;因为倘使只有现在这许多人而没有机器的帮助,他们就不能够养活他们自己,何况还要再加上现在的一切懒汉和不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亦像现在一样,都是要他们供养呢。我们现在用在帮助生产方面的各种农业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人曾经计算过它们所做的工作,约等于一亿名工作效力极大的人的劳动。就是这一个硕大助手,一直在帮助着我们,将我们在所受到的损失,不管是浪费掉的或者是因为我们从事于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上所化掉的,一一都补偿好了。就是这一强大的力量,使不列颠的生产阶级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财富数目,足可补偿永不止息地取之于他们的巨大漏卮。这就是善或恶的绝大工具——这种机器以及它在现在的制度下的应用,已经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懒汉和专靠利润生活的恶棍,将劳动阶级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里边。

这样看来,机器本身就包藏着毒根和消毒剂;因为它虽然一直都是替现在的社会带来危机的一种手段,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能

^① 指工业革命时以女工和童工来替代壮年人的现象。——译者

比得上的，但是它又同时开了一条道路，能使我們从这条路上避免一切所受的和所怕的禍害。現在社会的組織，一直都是在机器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同时它也会被机器毀掉的。蒸汽机固然能創造財富，可是它并不能使用財富或支配財富。不管怎样的不平等情形和痛苦可以是由这一偉大的机器动力的作用而来的，但是机器力量的本身，并不是这些禍害的根本原因；并且就是毀掉机器的力量，也是不能去掉这一病根的。机器本身是好的——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就是机器是归个人所有，而非归国家所有的情形——却是很不好的。在机器一直专为某些人和某些階級所占有的时候，它的利益将由某一些人来享受——对于社会里边那班不是它的所有者的人們，却将带来一种禍灾而不是一种幸福，因为他們終身要做他們的同伴的奴隶和魚肉的命运就是由它所注定的。

無論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下，一切的人都有一大目的，就是要以对他是小到無可再小的苦痛与劳动，来获得最大数量的享受；并且一切能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的东西的本身，也一定是好的。但是在一切人类天才所能想出来對他們是有帮助的东西之中，其最重要者，莫过于那几种設計，使火和水以及木和鉄能够替人的骨头和筋肉担任工作。現在劳动人民的貧困，并不是因为他們的劳动是由机器所替代，而是因为机器所創造的財富，几乎是全部被广厦的厅堂里或厂坊的賬房里的貪婪貴族所吞沒了。

上面所計算的五百万从事生产的人，就包括着一切劳动得多的或劳动得少的人了——实在的分配者和实在的生产者同样都計算在內——亦即一切能予以社会同等的利益而換取其所得的利益的人。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只工作 5 小时一天的，而且还有其他的人，却要辛辛苦苦的搞到 15 小时一天。同时在商業蕭条的时候，

还有许多人因为失业的缘故而受损失的时间，若也考虑在内，那么我们的每年产品，就只能是由全国 $\frac{1}{5}$ 以下从事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人每天平均 10 小时的工作而来的了。

这样看来，大约有 100 万身体健壮的人，是不从事于财富的生产或正规的分配工作的——其中包括地主，大资本家，军人等等。但是我们倘使假定一切富裕的不生产者及其家属和依赖者的总共人数为 200 万，并且他们的生活费用，姑且按工人的生活费用计算，每人每年平均为 15 镑，那么这一班人每年就要使劳动人民损失 3,000 万镑。但是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大队的不生产者是属于所谓“自立”派系的——他们浪费掉或消费掉劳动人民所生产的一大部分的舒适品和几乎是全部的奢侈品。所以，根据最适中的计算来看，他们的生活费用每年每人将在 50 镑左右。单是花在社会上这班饭桶（直译：雄蜂）身上的——无论是从实用方面来看，或当作花瓶来看，都是不生产的而且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每年就需要一亿镑了！

劳动阶级所负的重担，就是要照着这个样子并且要根据这个原则来估计的。这里我们一眼就可看到的，就是社会里边这班懒汉每年所要吞进的财富，竟超过了帝国政府全年赋税收入的一倍以上！每一个人的常识，就可以告诉他，在现在的社会设施之下，任何一种政府的改革——倘使劳动人民不取得政权——都是不能将这笔巨款节省下来的。这一笔款反正总是要从他们身上取出来的，不管是在一个节省的共和国里或者是在一个任意滥用的君主国里也都是一样的。

同工同酬的办法，乃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基本原则。必须依照这一原则去做，然后才能革除现在的社会秩序，并且建立和享有一切权利的平等。但是在现在的设施之下，凡是报酬拿得最大的

人，一定是劳动花得最小的人；并且在联合王国里边，这 500 万从事生产和分配的人所得的报酬，其不平不公的程度，都是無以复加了的。所以当估計他們在現在的制度下的損失时，劳动階級的人們所必須考虑的——不但是每年为数达 6,000 万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全部开支——不但是每年为数达 10,000 万鎊的开支，专供那班飯桶，懶汉，和不生产的劳动者去化費的——而且还有为数达一倍或一倍又加一倍的款項，将由各階層的小業主，制造商，和商人們以利潤和利息的形式取了去的。根据最折中的計算，这一部分的財富，由社会上这样大的一部分人所享有的，每年不在 14,000 万鎊以下，約可超过同样人数的最高工資工人的总收入。这样可見他們的政府以及这些懶汉与靠利潤生活的这二类人——約占全国人口的 $\frac{1}{4}$ ——每年就吸取去了 30,000 万鎊，亦即每年所生产的全部財富的一半！这是一大弊害——这是劳动階級所要革除的禍害——这是吞沒他們的暗敌。

上面所提到的各个錢数与人数，都不能視為一点也不錯的，因为我們缺乏实际資料，只能根据一些从普通觀察和經驗而来的事实，作出可能的估計。整个的說，它們可以是較大一点或較小一点的；但是分开來說，它們間的相互关系大致是能与我們所分派的一样。它們不过是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的成績的示例，并且指破單純的政府改革，对于減輕与社会制度不可分的負担，一定是完全沒有效力的。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現在的社会設施，要使劳动階級，在交給政府的賦稅上以及在交給業主和資本家的地租和利潤上，每年必須花掉龐大的总数 30,000 万鎊，亦即这一帝国里边的每一工人平均每年須受 50 鎊以上的損失！这样一来，大約就只留下平均每人每年約仅 11 鎊的余数，可由国内其他 $\frac{3}{4}$ 的人民来分配了。从 1815 年的計算来看，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全年收

入,为数約 430,000,000 鎊,其中 99,742,547 鎊是劳动人民的收入,其余的 330,778,825 鎊都归收地租,收恤金,^①和收利潤的阶级所有了!国家的全部财产按照那时的計算約值 300,000 万鎊。

在联合王国里边,几乎是沒有一个不知道国内有几百个人,每年在所謂地租或利潤上获得 1 万鎊至 2 万鎊。这些数目的錢財,都是对于整个社会沒有拿出任何等价物而来的,只是因为有些人所居住的房子和有些人所种植粮食的土地,据这班不生产者所說,都是屬於他們的。从有关这种财产的情形的探討上來說,我們就已明白資本家和業主,并不可憑着这种名义来占有它們——但是这些财产,的确是并且應該是屬於整个国家的。可是对于生产阶级所加的一切迫害以及資本家和業主所拿去的金錢,我們差不多一直是一点也不去追問。但是他們也看到了現在这种欺騙制度是不能一直下去而不加追究的——劳动阶级所受的这样难受的重担,迟早必要激起他們去追問每年从他們身上拿走的巨額財富,到底是那里去了——并且他們就将計拟如何改革。所以資本家和专靠地租和利潤生活的人——老是替自己卸去貪婪的責任,并且老是在劳动阶级的牺牲的基础上过着富裕和懶惰的生活——都已設法以管理人的資格向劳动人民报賬,欲使这班被劫夺的人們不至不惜一时麻煩来追問这个題目。为得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們告訴我們說,任何一个人是不可能每年消費掉 1、2 万鎊的;并且任何一个懶汉得到这一笔款以后,只有拿出極小的一部分供他自己和家屬来作消費之用——至于剩余的款項,完全都用在推动劳动和促进生产的。所以这班富而且懶的資本家与業主,事实上是替社会带来極大的利益,因为他們是尽了分配人的义务!这样看来,这

① Pension 恤金或恩俸并不是給貧民的,是由国家賞賜給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的,如文学家,政治家等。——譯者

些替个人巨富和不平等情况粉飾辯护的人，是要使人相信社会在（資本的）实际运用上，由于这班富裕的懶汉們所造成的損失，只不过是与一般的人所消費掉的一样——并不是将每年所得的2万鎊都化掉的。即使这种說法是对的，劳动階級的損失，每年也要多到上面所述的一亿鎊的；因为由于这些懶汉所促成的对劳动的浪費和沒有利益的使用以及他們自己的維持开支，就要造成这一笔損失。每年收入2万鎊的人，当然要有許多僕从，犬馬，以及其他担負，其中沒有一項——虽然項項都有工作——是能替整个社会带来真真的服务：他們都不是从事于生产事業的，也不是在任何事情上替社会謀利益的；他們也沒有拿出了有利的劳动来交換他們所得到的生活資料。所以他們的消費正是像他們的雇主的，亦即那些懶汉的消費一样，完全都是生产的社会的損失。

就是在劳动階級之中，还有許多的人，仍旧怀抱着資本家們所教訓他們的想法，以为这些“自立”的懶汉，乃是社会的一大救星。“看罢”，这些愚昧無知的人会喊起来，“某某爵士是怎样化掉他的錢哟！請看一看他所养的僕从和犬馬是多么多哟，并且这是怎样的有利于貿易哟！倘使不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我們这班穷苦的人就都要餓死了哟！”我們听見这样的呼号，就是从那些被輕視，被压迫的人們，亦即是原来被盜窃去金錢的人們，所喊出来的。那真是可痛又可怜的一桩事！这一班大傻瓜，坐觀这一个不分皂白的大盜，將他們的錢——由他們的辛辛苦苦而来的錢！——拿去濫化濫用，却还不胜愉快欣羨似的！

現在我們都該明白劳动是財富的創造者了罢，或者我們再可以想一想資本家与地主每年所得的巨款，都是工人和佃戶所付的，因为錢是直接從他們那里交出来的。但是佃戶們并不是真正的交租者，因為他們要将全部的租錢都打到生产品里边去的。那么生

产品的消费者似乎是真正的交租者了；但是从事贸易的消费者为得要使自己不受损失，也就会在他们所经营的货物上加上一层利润。这样看来，这一担负是老是不停地从上一层转嫁到下一层，一直等到所有的一切重量，完全都压在劳动阶级身上为止。倘使没有劳动那就没有生产——没有地租——而且任何业主与资本家所得的地租与利润，亦不过是代表这许多产品或这许多劳动罢了。

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过的一样，现在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不但是阶级的等级——社会的两个阶级：一个是交付地租的，一个是收租来享受的——所由起的根源，而且是它所借以维持的依据。当然在我们如此不平等地互相交换时，一定会有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懒汉阶级，而且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从事物的本质来说，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就决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存在的；因为一切制度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精神非但还仍存在，而且这种精神，在一切的事情上，还仍居统治地位。在现在的社会设施之下，一切东西都是从财富的生产者——劳动人民——一步一步的而且一个阶级又一个阶级的向上献纳，一直到了形成 2 万镑一年的数额，落到某某资本家或业主的手里为止——他只知拿进这一笔款，而却不拿出他的劳动来交换，也没有拿出任何东西来交换——但是完全都白送给他的，因社会习俗早已命定必须是这样的，所以实在是没有一点理由或公理可说的！

除了现在的社会制度以外，就没有其他一种制度能够产生而且永远保持着现在这种加于大部分的交换者——劳动阶级——身上的横行霸道了。他们是处处都受到劫夺，并且是为其他一切阶级所鱼肉。他们是像大地一样，成了一片牧场，让一切爬伏其上的动物，都可吃饱长肥。

除了制度的全部改革——亦即拉平劳动与交换——之外，就别無其他方法，能够改善现状，并保证人类能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了。这些有关现在制度的效果的示例，亦可以解析现在的制度，应该起着怎样的作用。例如——任何業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地租或利息2万鎊，乃是生产超过消費的剩余——这許多的利潤，要是作为辛劳的报酬，当然要由辛劳者去享用。拿地主來說，还有較他自己更直接地从事于生产这2万鎊地租的人們——虽然还有各色各样的工人都間接地帮助生产——第一就是每日工作10小时或12小时，每年可得20鎊或30鎊的由农戶雇用的工人；其次就是每日工作6小时每年約得200鎊的农戶本人；并且还有不必做什么的地主每年就要拿2万鎊。至于到底是多少人帮助生产这一笔款的問題，倒是沒有关系的，而且也不是他們所能染指的。但是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二大規律如果是有效的，那么这2万鎊的地租或利潤，就将而且也應該公平分配給参与生产的人們去享受了。倘使是这样平分的话，一份是分給工作12小时的人，其他一份是分給6小时的人，最后一份是留給完全無所事事的人，那么一切有关的人，就可以大大的減輕劳动了；同时20鎊，200鎊，和2万鎊等錢数，倘使是平等的分配了——好像是在平等交换制度之下一样——那么劳动的人立即就可以根据他的劳动和他的用处，得到了他所应有的地位和种种应享的利益了。

农業方面的工人，由于现在的制度所受到的侵害，同时也是一切行業的工人所受到的。一切的劳动是这样的不平等。資本家和雇主階級的所得永是劳动階級之所失。

讓每一等級和每一行業的工人，都化一点時間来仔細想想他們現在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处的地位罢。他們并不是沒有力量立即將現在的腐敗的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改变过来，

并且在去除掉这种病源以后，各色各样现在所看到的恶果，也就不知不觉地会自行消失的。他们能够将过度的劳役，贫困，和不满情绪变成相对的休息，财富，和快乐。这个运动将不会有危险的——将要得到的利益并不是昏乱的脑筋所瞎造出来的。生产者们只不过是努力就好了——一切为得要拯救他们的努力必须是要他们担负起来的——这样他们的链条就将一劳永逸地被粉碎了。他们知道在机器的帮助之下，他们的劳动每年要产生 50,000 万镑的价值，并且他们也知道将近这一巨款的 $\frac{2}{3}$ 是由富有的懒汉以及半做事和专门做坏事的商人所吸取去了。为什么我们不组织这样的社会，使这一个生产总数增加一倍，而且工人的劳役同时减少一半呢？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需要二样东西——资本与劳动。讲到第一样东西，就是财富所赖以生产的一切资本积累——机器和器械——它们在它们之间几乎是到处皆有的了。只要我们在明年能同样用上劳动，自然就可生产同样的结果，好像已往的一年所完成的一样。现在机器和器械的积累可以靠着劳动一直不停地增加；并且在它们增加之后，非但我们的享受亦将增加而且我们的劳动亦将减轻。至于劳动，它是长在生产者的骨头和筋肉里边的。可见一切成功的要素，都是在我們眼前，并且就只須将生产阶级所有的力量，好好地結合和組織起来，使我們内心所希望的一切理想都能实现。劳动人民4,000年来在一切的宗教制度和政府形式之下所受的种种苦痛和迫害，恐怕已经会給他指教：单是政府的改变，决不能給他带来那样的权利平等和享受平等，好像釋去了繯紲的公理才能授予他的（那种平等）一样。这样的一些变革，总不能将生产者从他們现在的卑賤地位提升起来的，因为它们对于他們的地位与其他階級的关系是沒有什么影响的。他們仍将做別人的踏脚凳——仍旧是社会的糟粕——被人置之不理，而且到了他們已經

是没有什么用处了的时候，就会任其腐蚀。工人阶级的命运永远就是如此，倘使社会是分成雇主与雇佣者的——并且，因为地位的緣故，后者对于前者总是唯命是听的。

倘使我們要消除一切的暴虐，一切的貧困，和一切的迫害，那么只有走这一条道路，就是将我們所考虑的那些公正原則和平等原則，一一付諸实践。此外就沒有其他原則，能够使一切家族和一切国家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因为这些原則由于本質使然的緣故，就是要一下子打破一切使人一直不能团結的障碍——劳动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一方面是政府的弊害，一方面是社会的弊害：我們也已在不同的天秤上面，放上君主政体在生产阶级身上所加的种种重担以及起源于現在社会制度——君主政体和貴族政体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分枝——的种种重担。倘使进一步的考虑一下，我們就可以相信我們能够医治重大的疾病，正像医治一点小病那么容易；至于收获的大小，那就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凡是彻底考查过病根的人，誰还能以牛馬似的蒼蒼生灵的苦痛为意外的事呢？誰将觉得奇怪：为何他們要痛声疾呼咒詛每年从他們身上劫夺价值 30,000 万鎊財富的制度——一种迫使他們替那些譏笑他們和看輕他們的人生产大量財富供其享受的制度呢？难道劳动人民必須是永远辛苦且流出血汗并且永远是被人劫夺，貶斥，和蹂躪么？难道为得要尽量滿足虐待劳动人民者的污濁不潔的驕傲自大，就要使劳动人民的子女們的襁褓和青春时代，都在紗厂和工厂中的污烟蒸汽中丧失生机并且雕殘下去么？——难道也要使他自己的壯年，因为过分劳役的緣故，而未老先衰么？难道他的申訴，就必須經常用絡繹不絕的槍炮声音去答复么？难道他的气愤的心，就必須用刺刀去鎮定么？难道他的几声呵叱，就必須

要禁他在土牢里将他的口塞住么？倘使他是乐意如此的话，那么就让他重蹈已往复辙，只知垂涎和梦想从立法者和政府那里得到救济——从那些靠着他的劳役和贬抑而发财高升，但却只认他是奴隶或贱人的阶级和等级的人（那里得到救济）。

倘使劳动人民乐意社会情况有所改变，他决不可能仅仅在结果上再打算盘，而必须立即消灭他的苦难之所由起的原因。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根本就不能同时与不平等的义务，不平等的财富，和不平等的交换一块儿存在。劳动阶级所必须谴责问罪的，并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这种形式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他们所咒骂的压迫者和暗杀者，因为是这种制度使他们成为压迫者和暗杀者的——并不是他们因为贫困之故而对之大骂大闹的有钱的和贪婪的资本家，而是他们所要改变的那种使一个人有钱而另一个人贫困的制度。

这样地分别考查了我们对政府的负担和我们对社会的负担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政府形式变革所能节省下来的区区钱数，倘使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所能产生的效果相比，那真是微乎其微了。即使政府的费用可以大大减少，倘使劳动人民不能享有这种节省，那么不管政府的开支节省多少，试问对于劳动人民将有什么关系呢？根据无可置议的原则来说，我们就可证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使他不能由于赋税的减低而得到多少——倘使能有一点的话——救助。劳动阶级所生产的财富以及他们能够享有的部分，并不会因政府的改变而亦改变——它仍将取决于它的种种原因和阶级关系，而非政治力量所能使它的生产者来控制的。

让联合王国的人民慢慢地^①，倘使他们能够如此的话，来决定这二种救治的方法罢——一种是社会的改革，另一种是政府的改

革——一种是能够替劳动阶级每年节省 30,000 万金镑的方法，并且能使他们每天工作 6 小时或 8 小时就可生产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了；同时其他的一个方法，倘使是做到极端的话，亦就是要破坏君主政体而代之以共和制度，也是不能替他们节省区区 2,000 万镑一年的数目，并且仍将逼迫他们，在绝望和赤贫的情况之下，一直劳作下去，直到人类灭种之日为止。这是因为社会组织的本质使然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将带来一个美好远景，同时也带来目前的利益。它将影响这一代以后的一切人以及我们自身；而且我们将要从这一变革中所获得的利益，非但不会因此减少而且还要因此增加我们的子子孙孙们的享受。只有根据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二大规律的制度，才能够以公正的道理对待一切的人，且能使社会真正成为“对于一切成员均予以永不间断的利益的国家”。

“有妻有子命运福”，^②那么，命运那可不同样地对他赐福呢？过去和现在辛苦劳动，就应该常常替劳动人民及其家属带来未来的享受。但是现在的制度，并没有给疲劳过度的工人带来一点享受——并且也没有减轻他们所不应有的苦痛和贫困，却反每况愈下并且艰苦愈增。再看整个社会，现在对于不能继续工作的工人——在永不止息的工作中为别人耗尽了精力的工人——的妻子儿女，予以什么样的欢迎和栖身之所呢？一点也没有。他们在大地上到处流浪，或者成为穷得身无一文的乞丐，或者像罪犯一样，幽禁在乞丐的监狱里边。母亲和子女分开了，并且子女也都离散了——紧紧地系着青年的心的情丝竟被永远撕断——并且他们既没有

① 原文用 hesitate, 直译为犹豫不决，但照文章的语气来说，似应用 not hesitate, 所以似应这样的译：让联合王国的人民不要犹豫不决。……——译者

② 原文直译如下：一个有了妻子和小孩子的人，他已经对命运作出了保证。——译者

家，也沒有朋友，只是在大地之上，过着到处流浪的日子，既为人所輕視，又为人所奴役，因為他們是愚昧；并且还受人欺侮和虐待，因為他們是貧困。我們要覺得惊奇的，就是这些不好的情况，居然还要产生出这种結果——女的命运只是痛苦和卖笑，男的命运只是流放或絞架！就是苛刻的資本家允許疲劳的工人及其無人照顧的孩子們所仍享受的一点可怜的施舍，也就將因所謂“貧民律令”的緣故就撤消了。用这些可怜的施舍来作公理的代替，原来就沒有效力，而且几乎是毫無用处，何況以后将存在的就只是一个名义罢了；因為那些吸尽了劳动阶级的生命的血而且还正在試驗人类对于压迫的容忍，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人們，已經認為“貧民律令”是一个很大的并且是日益增长的禍害，一定要想法去除掉才好。

無論在那一方面并且無論在那一观点上請看一看現在的社会制度罢，我們就只能看到一个恶形恶状和心术敗坏的坚强集团。倘使暴政是以某一些人的發財和另一些人的流血为乐事的，那么这豈不是恰恰助长暴政的制度么！倘使宗教是不但要使人心被奴化和被愚弄，而且还要使人麻木不仁，成为专制制度的工具的話，那么这豈不是恰恰助长宗教的制度么！倘使犯罪作恶以及浪費劳动就是人类在社会里边結合起来的目的，那么这是适当的社会制度么！

世界一切国家里边的一切的人們必須宣布，凡是暴政和巫术，盜劫和愚昧，善恶不分的大屠杀和心术敗坏等等，是否还可以任其橫行無阻地压倒真理和正义。将来这一个问题，并不是由专制政体以及它与它有狼狽关系的制度所能解决的。劳动人民因为現在的制度而受到 30,000 万鎊一年的損失，虽然数目很大，但不过是他們全部損失中的最小一部，因為他們同时还被劫夺了唯一能轉移生

活——像畜牲或像人类——的那些高級的享受。

这样看来，倘使我們以为改变政府和建立政治平等就可視作手段或目的了——或者是作为获得我們所寻求的东西的一个步驟，或者它本身就是实在的好东西——理性和經驗却對我們指出，一切这种变革，不管是作为手段或作为目的来看，都是毫無价值的。理性告訴我們，倘使只在結果上医治，而不求其原因，那是徒勞無益的事。經驗指出了合众国的共和政体——就政治方面來說，它是我們一直所仰慕的，亦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可是我們却在那里看到专橫的恶霸和用鎖鏈鎖起来的奴隶——有錢的大王和餓死的乞丐——破产的資本家和失業的工人。老实的說，我們在这里所熟悉的一切弊害和一切苦痛以及一切罪恶，在那里也都能看到。可見政治平等作为目的一事，在那里就是一个失敗了——一个冷酷無欢的黑影，并且是像微弱無光北方的流星样的，对于冻冷的旅客是不能有所补益的。作为一个手段，它在那里亦是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失敗并且可以肯定得像2加3不是6那样正确；因为合众国的劳动階級的政治力量自身就軟弱乏力，不能將他們从他們與我們所同受的社会迫害中拯救出来，正像一把木头鋸刀不能从他們的依西欧匹亚同伴奴隶身上鋸断他們的鐵鏈一样^①。一切国家的劳动階級都受到共同的迫害，而且他們必須有一种共同的救藥。那种救藥并不只是夺取那种政治权力，好像現在的政治权力一样——那种救藥并不是道德，好像現在的道德一样——那种救藥并不是宗教，好像現在的宗教一样——但是那种救藥只能从基本原則的树立而跟着来的。

① 指从非洲依西欧匹亚販賣到美国的“黑奴”說的。——譯者

第 七 章

現在所堅持的各種救治方案的無效

前几章所討論的，几乎全是关于联合王国生产階級所受的种种迫害及其原因何在，但是对于具体救治方法尚未加以研究，甚至还没有指出，只不过一般地提出将基本原則建立起来。我們已經考虑过这些原則，并且也已从这些原則得到这一教訓：一切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一切的人都應該劳动——土地是一切居民的共同財產。我們也已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建立，其真正目的就是要調和(中和)人类由于天賦的体力或智力的一点無足輕重的差別，并且要使一切由于善于合理利用各种人力而来的利益得以人人均沾。我們也已談到政治經濟学家們所奠定的三大条件——“必須要有劳动——必須要有积累——必須要有交換”。这些条件的成立必須先行承認人类是平等的，并且它們不过指出，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下，如果将基本原則付諸实践以及如何維持权利的平等。倘使我們对于這個問題加以一番考虑，我們就知道人类自有生以来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禍灾，都是因为这些条件被某些人或階級所破坏了的緣故。我們已經知道若是沒有劳动，那就不能有資本或积累——若是沒有积累，也就沒有交換。从这种关系来看，当然在过去沒有去劳动和在将来也不准备去劳动的人，就不能成为交換者了，因为他就沒有有什么可以交換，盖自劳动或劳动的产品以外，就

没有什么是可以交换的了。要使这一交换原则为建立社会的目的和增进人类的幸福服务，交换必须常常是平等的，否则一个人的所得，将是另一个人的所失。我们对于交换的题目，作了一番考虑之后，就已知道使社会情况不平等的，使阶级分成高下等次的，并且将社会分成富和贫的，并不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是交换的不平等；并且只要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换，那就一定有赋闲者和劳动者——一定有富和贫——因为后者之贫乃是前者之富的后果。我们也知道不平等的情形以及社会分成资本家与生产者或雇主与雇佣者的情形，逼使生产阶级对于资本家们只好俯首待命；并且我们知道，这种关系一定要使劳动阶级，不管他们的智力或道德是怎样的，终身只能过着为别的阶级所使唤的绝望的奴隶生活，同时又使他们只能在永远的贫困或贫困的恐惧中过日；并且我们因此就知道，无论所建立起来的政府形式是怎么样的，无论人民所能有的单纯政治权力是怎么样的，这一不平等条件，就它的本质而论，就能够破坏一切权利和法律的平等。我们对于这一结论的真实性已经是搞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对于劳动阶级的情形，无论是在古代或近代，无论是在共和或君主政体之下，已经有过一番探讨了；就像我们所看到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他们现在所受到的迫害，也和他们的弟兄们在共和的美国所受到的迫害一样，并且他们全部的人，从他们有了历史以来，一直就忍受到现在了。我们久已就看到了，同时也感觉到了，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所受的祸害，并不是无根无据的，可是他们的敌人就不愿他们相信这一句话；但是这些迫害是实实在在有凭有据的，正像每年大约 30,000 万英镑的钱数能证明这些祸害是实在的一样，——并且这一桩事，亦是与那些由于他们的政府的特殊形式而来的种种祸害是不相干的，并且是自己独立存在的。

各种的事实和各方的考虑，就清清楚楚地証明，此后我們要決定的問題，当然就必須如此：还是我們要改革制度呢，还是不要什么改革呢？——联合王国的劳动階級，还是要努力爭取一种社会改革呢，还是只要爭取一种毫無所用的政府呢？——他們还是老在結果上摸索呢，还是一下子就打中原因呢？——还是他們要完全破坏現在的制度，并且立即去掉一切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不良的政府呢，还是他們要用連續不止的政府改革，却是仅能改变政府的外觀和更換这一絕大禍害的形式，而对于禍害的實質却仍原封不动地听其存在，甚至对于这种禍害的實質所能产生的各种苦痛和罪恶，亦不去減輕其严重性呢？不平等的条件乃是一切社会病症与政府罪恶的产生者；并且只有交換的平等，才能将不平等的条件消除，才能将权利的平等帶給一切的人，同时还替他們将它保存起来。

这一个問題，就这样地剝掉一切被一种詭計和助长这种詭計的愚昧無知所籠罩着的各种迷人的外衣，而暴露出来了。我們就在这里看清了是非問題的全部和各部；并且我們好像能够置身局外，不至落入無尽的苦海，只是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似的小病小治，以致旧病未愈而新病又起。我們能够从每一个角度来觀察，并且因为知道了錯誤的原因何在，就不会再被那些（自命为）百發百中的人及其百發百中的方略引入歧途，以致大大失望，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在許多世紀以来，他們曾用甜言蜜語替人类帶來希望，但一經实施，就成曇花泡影。

联合王国的劳动階級，已經身受各种迫害与重担正像我們所討論的一样；并且为得要改善这种状况，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救治方案提出过了并且也实施过了。但是一切的結果，或者是完全失敗，或者是只能局部地和暫時地有了一点成功。联合王国的人民

已經嘗試过种种社会的救治和种种政治的救治了——地方的种种救治和中央的种种救治：他們曾加入了各种互助会，各种行業的工会，和各种政治会社——他們曾在他們自己之間組織了各种社团，其成員人数与財產是相当可觀的；但是一个一个的計劃，或者已被放弃，或者又重新換上在前一代所抛弃了的計劃。

論到这些救治方法，它們都是犯了一个毛病——都是盲目地和不加思索地企圖要去掉結果，同时对于原因却又任其存在，好像是神聖不可侵犯似的。这好比是一条大船里有了一个漏隙；并且一切的补救方法都不是根本的办法，都是只顧将流入的水弄出去，却没有将漏进水来的孔隙塞住。世上也真有头脑那样簡單的人，他們对于事物的关系和性質，知道得这样膚淺，甚至只是高談結果何在——不談漏隙要不要塞住，只談如何倒水出去，还是每次在一定時間內倒出一桶水好呢，还是在同一時間內倒出两个半桶的水好呢。

各种政治社团为得劳动階級的利益，已經常常組織起来為他們爭取政府的改革，可是並沒有做到什么可以替大众人民消除貧困或增加享受，使他們的情况得到改善。只为得單純政治变革的主要辯护人，其中大多数是抱着有关人的天性及其需要和能力的狹隘偏面的見解。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如此——只包含一个被压迫的劳动階級和一个压迫別人的統治階級。他們似乎是不会想到人类社会之所以組成，并不像他們所能看到的一样；所以他們的一切救治方法，只不过是照顧到劳动階級情况的局部改善，但是劳动階級还只能作为一个劳动階級而論——一个自認他們的命运是由無可更改的必然之理所注定了，只能做別的階級的僕人或奴隶的階級。因此，以往所寻求的和找到了的一切政治改革，必然是不能消除劳动階級所痛声疾呼的所受的压迫与貶抑，因为这种

改革并没有找到这一劳动阶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以及要使这一阶级受压迫和受貶抑的原因。

倘使先前的政治家們，在他們为以富翁資格的富翁和以貧民資格的貧民立法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怎样有些人会成为富翁而有些人却成为貧民，怎样一个阶级是一代一代的苦干下去而不能多有一点財富，而别的阶级一代一代的只知吃，喝和作乐而不减少一点財富，那么今天的人民，恐怕是能生活得还要好得多了。劳动人民所受的真正禍害，亦即他們所欲解脫的禍害，就是他們的永不止息的劳役以及他們的貧困和为得获取財富而加于他們身上的压迫；因为这种弊害是整体的，亦即不能分开的，政府部分的弊害不但是由社会部分的弊害而来的并且也是由它决定的。我們已經明明白白的指出这种劳役和貧困与政府的形式是不相干的——这是因为劳动的不平等和交換的不平等的緣故——所以不是任何政府的改革就能去掉病根的。

劳动阶级的人們所犯的錯誤，就是沒有好好地檢查他們所受的种种迫害，同时也沒有計劃和采取正确的救治方針，而却將他們自己的任务，过于信任地交托給別人保衛和指导；可是那一些人，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與他們的地位分不開的特种成見，一定是勇气不足的战士和盲目的向导。这些人們常常会教訓工人向政治改革和政府改善方面寻求救治方法；但是在这些导师之中，大半都不是屬於劳动阶级的人，所以他們既不知道劳动人民所受到的苦痛，也不知道他們的感想是怎么样的，当然他們也很难知道到底應該要点什么样的救治。即使这些人民的領袖，已經确知真正的迫害和真正的救藥了——倘使他們已經看清一切貧民的穷困和劳苦乃是一切富人的財富和懶惰的必然結果——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既然是与富人分不開的而且他們也是靠地租与利潤生活的，恐

將使他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願望發生冲突。一个階級的至尊至上的特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必然就是別的階級的向下貶抑——一班搞政治的人們从来就沒有想要破坏这种至尊至上的特权——所以这样的人和他們的办法是同出一轍的，既然都不能寻到迫害所在，而且也不能指出对症良方。

在劳动階級之中，也有許許多多的人是早已就看到这一点了：只是用政治方略来改正社会上一切冤屈的事情是不够的——他們也有一种隱隱約約的觀念，以为資本家的利益就是生产者的損失——所以他們就想在各种行業中建立各種的同業社團和各種行業的工会而得到补救。一切工会的組成虽然与政治社團的性質是不同的并且手段也是不同的，但其最終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要局部改善劳动階級的情形，但是只能作为劳动階級而論。工会所要求的，乃是立即地并且直接地完成他們所盼望的目的，亦即用一种方法迫使資本家和雇主，以增高工資的形式，退还他們每年从劳动階級那里所吸取去的巨額財富中的一部；同时政治社團所要求的，乃是逐漸地和間接地取得利益，亦即用減低賦稅或其他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工会所努力进行的，也好像就是要依照交換平等的原則去做，使劳动人民得到他們的劳动的全部价值。

大部分劳动階級的人，都相信晚近的工会，在拯救他們脫离資本家的統治的事業上，好像是有無所不能的力量似的，其所以这样想的緣故，就是因为生产者們从沒有利用过更有力的机器。因为有許多行業都联合在一塊兒，并且互相帮助，每当一个行業对于（資方的）橫暴压制作了一个打击的时候，这一打击是和全部累积的金錢力量一同打下去的。但是不管是胜是敗，工人是要受到同样的損失和困难的——凡是他的一切努力要想永久改善他的情况的，都是要失敗的——并且这个龐大聯盟最后是打破了①，并且是

分成原始的同業会社。它們常常对資方繼續着散漫無定和力量不能对比的斗争——有时是局部胜利，但是失敗和毁灭的时候比較来得多些。資本家与雇主畢竟总是势力胜过它們。一切工会在劳动階級的敌人之中，已經成为警惕和輕視的口头禪了——一个有关劳方对資方的軟弱無能的証据——一种不能毁灭的紀念品，标志着現在的制度，在現在的二大社会組成階級里边所起的恶劣作用。

一切工会的解散和毁灭，是有种种理由可作解析的。大众會員的極端貧困就是許許多多旧案的一个理由。在有些案件上，因为領導的人盜窃会款和出卖會員的緣故，自然要引起怀疑和不信任。許多橫暴無理的事情双方都曾做过，致使个别工人和資本家身受其禍，并且各方都是徒然無益地浪費了許多寶貴的財富。但是不管較为直接的和較为明显的失敗原因是什么，我們却能从所有弊害的性質上認定这种对于工会的救治方法，就不可能比搞政治的人的救治方法更为有效。他們都是走得欠远一步。同样的原始理由就阻撓了他們的一切努力并挫折了他們的勃勃生气。一切應該救治的禍害都是从社会的制度和不平等的交換原則那里产生出来的并且是賴以存在的；所以既非政治社团亦非各种行業的工会，能够摸索到制度和原則的要点的，当然它們（政治社团和工会）也不可能摸索到与它們（制度和原則）分不开的弊害了。

因为对于政治社团和工会所获得的结果都是不很滿意，所以在劳动階級之中就有一部分的人，能够洋洋自得地想通过限制工作時間的政府法令的媒介而企圖获得补救。对于这种限制劳动时数的計劃已經有过很多的探討了，有的是贊成的，也有是反对的；但是这类計劃的任何一种，如果付諸实践，也将等于白費力气，并

① 在1871的工会法令 (Trade Union Act) 公布以后，工会才算是合法的組織，所以在作者写此書时，英国工会常被解散。

且对于劳动阶级的情況的长期改善也是像單純的政府改革一样不能發生效力。任何这样的救治方法，对于主人和僕从的相对地位所能做得到的改变，将是微乎其微，好像政治社团和工会的救治方法一样——任何这样的救治方法并不能减少富人或貧民的人数——所以就不可能靠这样的救治方法来救治这种相对地位和这种阶级划分所硬加于工人的一切禍害。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雇主——憑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成为劳动阶级的劳动（即劳动力）的購買者和統制者了，当然他就有权力从他們那里吞吸他們所生产的財富的絕大部分，不管他們是情願也罷或不情願也罷。在現在的社会摆布之下，勞方对于資方只能是唯命是听的。所以，倘使每天工作12或16小时的工人，每星期只能得到12先令或16先令，作为他們在他們所产生財富中能够分配到的数額，那么倘使他們的工作鐘点减少，当然他們所分配到的产品数額也要相应减少。但是全数的無所事事和毫無用处的資本家們与業主們，現在都是由劳动阶级維持的，却将过分的劳役硬压在他們身上，并且將他們中这許許多多的人所得的工資，减到可怜之極的一点施舍似的。所以真正的救治方法，亦即唯一的救治方法，必須是要减少資本家和業主的人数，使劳动阶级可以享受到較多的財富。倘使現在的社会摆布——我們所非难的不平等交換制度——能使全国 $\frac{1}{5}$ 的人攫取全部生产的半数，那么自然不是减少生产或减少劳动時間所能增加劳动阶级的股份的。劳动阶级無論在那一种情形之下，所能得到和享受的一份財富，完全是由他們被迫去維持的賦閑者的人数所决定的。所以劳动阶级所生产的財富愈少，他們的股份亦将减少。这样看来，他們如果减少工作時間，他們就将生产較少的財富——必然就减少了他們与資本家們所要分的財富。减少劳动時間的結果就将如此——并不是劳动阶

級將得到較大的股份，而是他們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都要減少。這一原則，一般地適用於作為一個階級而論的勞動階級。但是決定必須工作的時間以及決定在各個個別行業中必須支付的价格的情況，是由供求關係的原因產生的——這些原因，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並不是立法的措施所能有利地促成的。

勞動階級在檢查他們所受的迫害並設法補救的時候，決不可忘掉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反對什麼人而是反對制度——他們並不是對資本家個人鬥爭，也不是與資本的本身鬥爭，而是與現在使用資本的方式鬥爭——與使那些不負責的人有了權力將大眾的勞動置於大量的資本之間任其折磨的制度鬥爭。對於這種情況，除了改變制度之外，別無其他補救辦法了。倘使沒有這樣的一種改革，拯救勞動人民的事業一定是一樁絕望的事情！

我們不必浪費光陰去重述那些用意在於醫治，或者至少也可解析，社會現狀的各種計劃的全部。資本家與政治經濟學家們，已經是不辭其勞地盡了解析的義務了。他們的供求謬論就是他們所提出來的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和自相矛盾的理論之一，目的在於解析，為什麼工作要多與工資要少的事情能夠一塊兒存在——為什麼有些人窮而有些人富——為什麼有些人要擔負一切工作而另一些人可以取得幾乎全部的利益。經濟學家們是最有條不紊地將資本與資本家放在一邊，將勞動與勞動階級又放在其他一邊。在工人人數多於資本家所能雇用的時候，他就告訴他們說市場上的“勞動積滯過多”。因此工作是不易找的；並且倘使是找到了，那麼工作是必須照樣的做，工錢却要比以前少了。在現在的社會設施之下，幾乎在每一行業和每一職業里边，常常會有所謂“勞動積滯過多”的現象——常常總有或多或少的半失業者或全失業者，只能在飢餓綫的邊緣上苟延殘喘。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①這種情

况与政府的形式非但是不相干的，而且也沒有任何联帶关系的；但是这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只能依照他們所指出的道路进行，才能避免得了。他們說：只有一定数量的資本或貨幣在一國之內可供生产之用；这一笔款既然是这样有限的，就只能雇用某一数目的工人，每人每星期20先令；倘使雇用的人数加倍，每人就只能有10先令了；倘使人数又再加倍，每人就只5先令了；所以这是必然之理，倘使劳动人数愈多，他們就将每况愈下；所以对于劳資的不平衡的唯一补救办法，就是要使一些劳动者“从市場里滾出去”——方可减少人数——移居异域，否則就讓他們病死餓死一直等到他們的人数不再超过資本所容許的限度，最好是比所需要的人数更少一点。一定要走到这一步，經濟学家們才認為劳动与資本方可維持它們之間的自然均衡，并且資本家与資本家之間的竞争会将那些仍旧活着的工人的工資提高到相当水平；因为照他們所說，工人們寻找工作的竞争，会将劳动的价值压低，所以在工人的人数多于資本家有錢去雇用他們时，結果就使人力無法控制，無論是通过工会，临时法案，^② 或任何样子的政府改革，一一都不能永久改善劳动階級的情况。

只要我們稍加研究，我們就会觉得經濟学家們的解析，倒是一种对于艰苦現狀以及这許多劳动人民，由于被迫的無所事事，以至流落街头沒有工作的情况的極有理性的叙述；但是这种解析並沒有說明現在階級高下的等次所形成的原因，同时这种解析，倘使完完全全照它实行起来，也不能将劳动階級从那一个現在就将他們

① 指英国古典派經濟学家所說工人的就業和工資的高低是由資本的多少决定的。这就是所謂工資基金學說，馬爾薩斯和穆勒(Mill)父子是其代表。这里是指馬爾薩斯。——譯者

② 原文为 short-time bills 尙可作短期票據解。——譯者

打入十八層地獄里去的重擔上解放出來。這一種救治方法只能發現他們是奴隸，而且亦只能讓他們仍是奴隸罷了。當然每一個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倘使有一批工作要做，譬如挖掘一條運河，並且也有了一筆指定了的款項只供開支之用，同時也備齊了一批鐵鏟正好與工人的人數相等，那麼這一樁事情，將因各部門互相配合如此精確，一定是進行得非常順利的。當然這也是很明顯的，倘使工人的數目是比鐵鏟和工資款項多出一倍，結果就是一半的工人就一定是無所事事了，否則就是每人只做半工而且工資也要減半。這一原則，無論在這一行業或那一行業，總是會發生作用的。即使這些最不願自己閑着的人，其失業的真正理由就是缺乏貨幣，難道除了聽其餓死或流放異域之外，就別無其他補救的辦法了么？這樣豈不是又合理又可實行的么——現在既然這裡有這許多工人，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將鐵鏟增加到工人所需的數目，而不讓工人的數目去向鐵鏟的數目看齊？倘使經濟學家們不能回答這一問題，那麼我們必須替他們回答。

“勞動積滯過多”的理論，雖然表面上是與事實相符的，其實它是像最近情近理的虛構故事一樣，非但都是假的並且是毫無根據的，但却能騙得人們妄從輕信。像“勞動積滯過多”樣的事情乃是向所未有，並且現在也是沒有，並且就是在幾千年內也是不能有的；況且在勞動積滯過多這樣的一句話里边，就有了一個肯定的矛盾。一切人類勞動的使用目的，在於為人獲得房子，食品，衣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因為這些東西只能用勞動去取得的。所以這是很明顯的，勞動過剩的條件一定是下面所舉的二者之一：第一，就是倘使我們足足的有了一切消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了，那麼，就會因為財富充足的緣故而產生勞動過多的情況；第二，就是因為在缺乏必需品和奢侈品並且其所由以構成的原料的數量又不

足以雇用我們的全部劳动。可見这样的劳动过剩，乃是由于没有什么东西可讓我們去做而發生的。

联合王国里的每一个人，是否已經綽綽有余地都有了劳动所产生出来的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了呢，那是無須去問的。倘使人人都有余裕并且还可节省一些，那么真是劳动积滞太多了；并且劳动阶级就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直到这样丰富的財物之中有些东西是已經消費掉就好了。倘使每一个人所能有的这些好东西还是不够，而可供人工作的原料却是很多，那么就不能是真正的劳动过剩了。人类对于某些东西的欲望，是存在于我們的心中的——这些东西的原料是存在于我們的四周的——搞好原料所必需的劳动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并且在劳动阶级的需要尚未滿足或者大地里边的宝藏尚未用尽的时候，倘使就告訴他們說，“劳动积滞过多”，那就明明是騙人的話了；因为許許多多背脊冻伤和肚皮餓坏的不幸者，都是一再告人說，他們是需要劳动所能产生的任何一种东西。現在的制度必須改变，方可使他們的劳动能够活动起来，并且永不止息地一直活动下去；并且在那时候之后，也只能在那时候之后，我們才能消除这一个三合一的矛盾——劳动者太多，原料太多和可以享受的产品太少！

这种極其明显的矛盾，亦是一种罕見的畸形怪状，就是愚夫愚妇也能一見而知的：倘使我們是像經濟学家們一样，在很多的土地尚未去利用的时候，就硬說农工过多以致許許多多的工人連面包都吃不到，或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有这样多的工人和匠师，可是我們的社會为何不生产大众所缺的衣服，房屋，和其他必需品呢。倘使不是数也数不清的事实一件一件的放在每一个人的眼前，我們甚至很难相信这种情况有存在的可能。現在就有各种不同的生产者阶级被迫無所事事和陷入穷困，同时人人所缺乏的恰

好就是他的失業邻居所能生产的東西！許多知道怎样种植五谷的人，必須坐以待斃，因为土地是資本家的。許多能够織布的人，必須是赤身露体，因为棉毛，工厂，和机器是資本家的。一切这些矛盾——一切的缺乏工作与貧困——都是因为那一种制度，将一切的資本积累都放在某一些人和某一些階級的手里的緣故——因为那一种制度使一个階級所需的劳动資料，而且也必然是所需的生活和幸福的資料，都要仰賴另一階級的人的緣故。無論是在共和政体或君主政体之下，劳动階級一直就是如此；并且在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之下，不管劳动人民是文盲或受过教育的，是沒有道德的或篤信宗教的，是克己的或放蕩的，他們的前途就老是如此罢了。

难道我們对于这些禍害——对于这样大量人数的工匠和农民的無所事事，悲慘情况，和过度劳役——就沒有一点救藥了么？难道我們不能使一个階級生长五谷，而其他一些階級生产他們各自所需的商品——对于在各行業里一切的人供給足够的工作和优厚的报酬——使每一社会成員，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可以在年老的时候得到很好的照顧么？我們已經看到这班搞政治的人所爭取的政府改革——或者是关于扩大选举权，或者是关于减少劳动時間，或者是关于其他措施——都是不会有成效的，否則在合众国里早已就应当有成效了啊。我們已經看到各种行業的工会，不管怎样有力和領導得怎样好，也是不能做出什么，否則它們早就前进而且胜利了。我們已經看到政治經濟学家們所提出来的救治方法是不能有任何效果的，因为他們所采取的手段，不但是不合实际，并且即使尽量照行，也是完全無济于事而不能达到所想望的目标的。这班政治經濟学家們正像这班搞政治的人們一样，以为資本家就不过是資本家，工人就不过是工人罢了。他們的

一切救治方法只有略略涉及現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那一个制度，憑着不平等的交換，盜劫每一个工人应得报酬 $\frac{2}{3}$ 去維持那些不屑做工人的人們的統治地位和財富——那一个制度，既然是这样建立和維持起来的，将要自發地和必然地产生了沾染着它自己的精神和标志着它自己的卑鄙和腐敗的各种政府法制。所以因为我們所申訴的一切禍害都是从現在的制度本身所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这些样样色色的救治方法之中，竟沒有一个是抓到制度本身的，当然按着事理來說，就沒有一个是能有任何成果的，否則也不过是去一害而招一更大的害罢了。除了将弊害的本身毀掉以外，就并無其他的救藥了；所以現在的社会制度是必須予以破坏，否則来自这种制度的禍害，永是無法根除的。

第 八 章

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

我們对于現在社会制度的性質和趋势所作的回顧，已經供給我們丰富的資料，証明在这一制度里边存在着一条原則，注定了我国社会里 $\frac{4}{5}$ 的人，不管在怎样的宗教改革或政府的形式之下，一定要永受政治和社会的迫害的。我們所作的探討，不但已經指出了由于我們要改善現狀而帶來的許多失敗之中的几个，而且同时也已使我們認識了一切失敗的原因，所以我們就已將我們的未来命运交托到我們自己的手里了。我們已經看到这种制度自發地产生了財富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等，并且因此它不但現在是而且还常常必須是要破坏每一公正的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可以在任何时候成立起来的社会权利的平等。我們已同样地發現財富分配的不均和階級分成等次，完全是由不平等的交換制度所产生的，且亦賴以維持的；而且不管交換的不平等原来是怎样發生的，但是我們的觀察和經驗都一致指出，这一原則已由財富的不平等與其有关階級等次的情况的存在——亦即社会分成資本家与生产者——使之永垂不朽了。財富分配之不均，倘使就它本身而論，而且也不与交換的不平等和階級分成等次联系起来，倒并不是一大禍害。倘使某一个人已經以他的劳动获得二套衣服了，他就不会再管另外一个人有二套或四套了，只要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劳动与別人的劳动去

交換而得到那样多的。绝对的财产平等，正像绝对体力平等和身材平等一样，不会在人间存在的。在每一种的社会形态之下，常常将会有某种个别的和私人的财产；并且因为人的品性的差别，将使这种财产不但不会平等而且还会有多有少。

我們既已追踪到社会和政治禍害的根源了，并且已經發現它們所依靠的原則了，現在我們就要看一看与此相反的平等交換原則，是否在它自己身上包含着对症良藥，是否是能够憑着特殊的社会設施实行建立这一原則并且依着这一原則去做。

我們已經清清楚楚地指出，除了劳动或劳动的产品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交換了，所以当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換物品时，他們好像是只能拿劳动与劳动交換。因此严格的公平就要求原料的价值相等而且是投下等量劳动的二件物品，應該是可以平等交換。凡是价值如此相等的物品而交換起来却不相等的話，那么一方的交換者的所得，常常是另一方的所失，并且最后将有貧富之分，同时法律和制度亦将制訂出来，使得有錢的人成为比貧穷的人智慧較高，品質較好，和权利較大的一个阶级。但是凡是交換能够保持平等的，一个人的所得就不会是另一个人的所失了，因为每一次的交換，只不过是劳动和財富的一种轉移，并不是一种牺牲。这样看来，虽然在一种根据平等交換的社会制度之下，一个节儉的人是仍然可以致富的，他的財富就是他所累积起来的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他可以拿他的財富，或者他可以讓別人拿他的財富，去和其他的人交換同等价值的財富。但是一个富有的人，在他停止劳动以后，就不能仍旧富有到怎样长的时候了。在交換平等的制度之下，財富就不能像現在一样，会有一种生殖的并且明明是自己孳生的力量，自能补給在消費中的一切耗費，因为財富一經消費，倘使不由劳动重新生产出来，就是一去而永不复返了。現在所称的利潤和利息，

就不能在平等交换的制度下仍旧以利润和利息的形态存在了；因为生产者和分配者都将同样得到报酬，并且他们的劳动总和就将决定他们所生产出来并且转移到消费者手里的货物的价值了。

所以平等交换的原则，从它的性质来说，必须追随普及劳动的原则——这一原则接着就将毁灭那一颗大大的社会的恶疮，亦即一个阶级要赖另一阶级的牺牲来支持；它将阻止社会的分等分层。因此它必须维持社会和政治的权利平等；它将扫除不能就业，过度劳役，以及现仍存在的赤贫情况。同时它将毁灭由于这种情况所诱致和维持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祸害。

这就是一切要争取的和一切所希望的——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指出，在建立于不平等交换的原则上面的任何制度之下，这样的结果是决不会有的。我们现在就应该决定必须要制定什么样的社会设施才能建立并且维持交换的平等，否则也须尽量接近平等原则，同时还可以容许近于人情的细微差别。人力所能做得到的一切，只能是接近真理罢了；因为抽象的完善，决不是在人里边或人的制度里边所能找得到的。

在人里边就有一种天赋的能力，常常推动他去寻找同类的伙伴及其帮助。他有种种必须发泄出来的情感——就是种种情绪渴望能有一些东西可以依他的喜好与人共有共享——并且倘使他与他的伙伴的一切亲善的联系一旦都被切断，那么就是他要杀来吃的动物也会成为他的伙伴的。他的感情，因为已与同类的伙伴切断了，将会转移到它的身上——他会与它同乐其乐，同忧其忧——并且他的不能对他说话的伙伴的对他的抚摩将会生动有力地，虽然是听不见的，对着他的心说起话来。这一条爱的原则，自有生以来，就存在着了，并且将一切有生之物与无生之物用一个一个的环节都连在一块儿了。世界上就没有像孤独，冷静，或隔离等

这样的事情了。

在考虑一种社会制度时，我們就不須考虑到社会之所以成立的理由何在或利益何在的問題。只要知道社会是存在的，并且常常是将存在的，那就已經够了。倘使只有两个人是在互相来往着，那就可以算是一种社会形态了——倘使有 20,000 万的人集合在一塊，这也不过是一个社会罢了。

無論在社会以內或以外的人，凡是在或大或小的社团里結合起来的，一定是由这一个有不可毁灭性但亦有指导性的个人自爱原則所指使的。通过各种特殊的社会設施，这一原則可以用来直接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而使他的同伴得不到一点利益——也可以用来直接使某一个人得到利益，同时別人也能得到利益^①——也可以用来使某一个人通过別人的媒介而間接得到利益。第一种运用方式是个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所不能容許的——第二种方式就使慈善和博爱都沒有容身之地了——第三种方式就包含了安全，慈善，和秩序等因素在內了。一种社会制度的真正优点，要看它如何發揮和掌握个人自爱的原則，使整个社会不但可以受到是愈少愈好的苦痛，而且还可以享受到愈多愈好的利益。

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各人对自爱的原則都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一任毫無管制的情况如意指使，而且因此就發生一团乱麻似的利害的不協調和冲突——好的制度和措施与坏的混合在一塊——永不止息的斗争一直在人与人間和階級与階級間存在着——久已使人的心到了忍無可忍的哀痛之極的地步了。現在的社会設施，居然容許不事生产的貴族的存在，并且还要使那一階級

① 指亚当·斯密的公私利益一致学說，以为人类由于自私的动机所做的事，都是对于社会有利的。相反的，凡是由于慈善，博爱，損己利人的动机的行为，反而于己有害，于社会毫無益处的。——譯者

独得利益而使一切的生产者得不到任何利益。当然这是有祸患和繁害的。这种设施产生了并维持了一种商业的和贸易的贵族，并且这一阶级所得的利益较生产阶级要大十倍。当然这样是有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社会上侵害他人权利的因素在内的。一切这种使大众的生产者不能间接得到利益而直接受到劫夺和奴役的设施，必然地永远是安全，慈善，或博爱等一切好事的破坏力量。

但是对于个人自爱一节，应有合理的管束，并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种社会制度必须为着无限量的财富的生产和平均分配，为着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并且为着一切社会成员的德育，智育，和体育的培养，做好必需的一切设施。现在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些先决条件可以说是一条也还没有。它对于财富的生产还要加上一种人为的限制，并且将所生产的东西分配得极不公平。人身和财产一任他人打击和剥削，甚至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是这样的不安全，因为社会友爱的原则是被压缩和限制到它能存在的最小限度里去了。我们之中的最优秀分子的德、智、体三育已经是不堪言状了；同时社会一切部门的力量也都是完全置之度外，而且任凭无政府的状态将成年人的智力弄得好像只有从螻到象那样的水平，而且还要对他们灌输一种慈善和友爱好像虎狼的慈善和友爱一样。

一切这些要件正是我们现在的制度所没有的；并且我们只要一动脑筋，就能够预料到经验时时刻刻所指给我们看到的种种社会祸害。不过像现在这样的社会情况，虽然是非常难堪，并且对于人类的高尚志趣——好像鼓舞慈善家从事于没人感谢的劳动——一定会起消极作用（但却不能因此失去信心），要知一个人的心术败坏不是不可以提高和改善的，一个人的残暴习性也不是不可以驯服和感化的。

凡是以为在一国人民之中，品德大致相同并且是有很高水平的，恐怕在现在的时候将要成为一种笑柄了。但是用哲学的眼光来看，这种人所想望的东西，并不是落在可能的边缘以外的。就是在现在的制度之下，虽然坏事是多得很，好事是少得很，可是大家还普遍承认，并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同样无知，也不是一切的人都是同样地只知犯罪作恶。倘使现在世人的品性和行为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有了理由，去相信人性是不能改变的，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任何企图要使之变好或变坏，一定都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完全一致是不会存在的——譬如有些人是愚昧而另一些人是聪明，有些人是邪恶而另一些人是忠贞，而且同一个人每每在他的一切感想，信仰，和行为上几乎全都能改变过来的——所以我们只可以作出结论，以为人的品性，无论是好是坏，不过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品质——好像是一种印象由他的环境在他的生存的基础上造成的——并且它与每一个人的特殊体格组织的关系，就是在我们的体格组织受到特殊遭遇和境况所包围和影响的关系发生的。欧洲人和依西欧匹亚人的身体（直译：物质化合物）本来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颜色，信仰，以及知识和文风的高下，却是不相同的。虽然这两个种族在这些问题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他们的品性和观念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使每一方所受到的特殊影响改为像另一方所曾受到过的一样就好了。同样地，一切的人倘使置身于某种特殊情况和影响的作用之下，他们就可以成为野蛮的人或文明的人，愚昧的人或开明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或热心信教的人。这一桩事情将是并且永是如此的，全部历史的口供以及人类的每天经验，已经证明这一桩事实是无可置辩的了。

所以你看，既然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并且环境对于他的影响也就是如此，当然他的命运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了；至于掌握在社

会手中的力量,总起来說,就是要建立特殊的社会制度,来决定每一个社会成員所必需的一般品格和習慣。这样看来,現在我們所受的每一种的禍害,不但是可以減輕的,而且是可以完全消除的。

每一事情,可以随便对人發生作用或影响的,就叫做一种情况。人們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有一个动机的;并且他們对于思想和动作方面的一切动机,無論是起于近因或远因的,都是由周圍的情况对于他們的作用所喚起来的。人們倘使沒有了食物就覺得飢餓——倘使沒有了喝的就会覺得口渴——倘使对于他們所希冀的是失望了,对于他們所要求的是挫折了,他們就会不滿意和不快活起来的。一切这些知觉或感觉,都是特殊情况在感官組織上發生作用的結果——它們是不能够只靠思考或意志之力量去毀灭掉的——并且它們就这样地成为动机的原因和行动的鼓舞者。所以从人的本性來說,他無論在什么时候,必須是环境的产物——他永将被动地接受从周圍的事物所来的印象——因为他不能用他的思想来改变肉体組織,或使之脫离外界的影响,或增高一肘长的身材。

但是虽然他只能被动地从一种特殊的情况里接受一种印象,他却可以求得一种力量,来决定他是否願意置身于这种情况的影响下而受其支配。对于現在來說,他固然是被动的,但是,对于将来來說,他却是主动的。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常常是要掌握那些使他快乐或苦痛的客觀情况。譬如飲食,为得要达到这一个目的,他就得对于这一桩事运用理智,設法貯藏食品和飲料以备随时取用,而并不是設法叫他不飢不渴。飢餓約制了人,但是粮食又約制了飢餓。倘使是沒有了粮食,人也就要死了。所以虽然飢餓成为人的主宰,但人自己可以憑着他所有的粮食,来做飢餓的主宰,因此也就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宰。人常常是这样地可以更代的动物——消

極的或積極的，被动的或主动的。但是他所感觉到的每一种欲望和他所做的每一种行为，都是从客观情况和人身組織所共有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而来的結果。

論到人的品性，他有一种性能，可以遵从环境的指使，成为任何一种东西，并且可以搖身一变成为每一种东西。他像水上的浮泡一样，可以讓我們看到它的各种顏色和杂样的花色。但是他的品性的各色各样的形态，虽然有淡有濃，却不外乎一切四周物体和事变的反射光輝。人类的單純品性本是像一張白紙一样，可以接受每一不同的印象；并且当他的本性和印象同时喚起他的或好或坏的行动时，这种行动是显露着發乎本性的色彩，同时也显露着来自光明的或黑暗的影响的色彩。所以平心而論，我們对于由于环境和生活的影响所养成的人——不管是狠毒嗜杀的暴君，或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或卑恭屈膝的奴才——都不應該抱怨怀恨。倘使我們要想四海一家，正像一幅光明又光荣的人类团聚的圖画一样，那么我們必須將一切的人都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用沒有一点黑暗以及任何不适当的环境和影响將他們包圍起来。倘使只是对人給以知識或教以道德訓誡而不去顧到他們所处的环境，那是枉費力气。不良的情况和影响既不能产生好人也不能使好人不至变坏。环境是善与恶的种子，而人不过是善恶之所以由之生长的泥土罢了。人的品性可以完全养成善的或恶的，或者也可以是像現在一样，是善恶相混合的。但是倘使在制度上包圍着的人的情况和影响不能与所欲达到的目的協調——其中善的成分并不大于恶的成分——那么本来是要成为一个美丽花园的，亦將遍地长滿莠草，或將变成雕殘和不毛的一片荒地了。

一切这些有关人类品性以及环境对于人类品性的影响的探討，就明明指出了現在社会各階級的習慣与偏見以及他們之間互

相尊敬和輕視的感覺，都是由于一个階級的社会地位与另一階級相比以及圍着每一階級的不同情况所产生的。所以这是必然之理，亦是普遍的經驗所已經証明了的——倘使各階級的人的地位与处境都是顛倒过来，他們的品性也都要改变过来的，并且今天的匍匐屈膝的奴才就会变成明天的惟我独尊的暴君。一切的人都是由一种物質和一种性質所形成的。他們是由現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划分为貧富两个階級——造成暴君与奴隶。这种貧富階級的划分之所以能够保持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富有的階級是有了較优美的心身品質，而是因为双方的交換是不平等的。

历史對我們指出人在掌握有关他的生存和幸福的各种情况上的功績，真是微乎其微，他是已經这样可怜地犯了罪且受了苦。他一直是盲目地毀坏了財富并且使他的同伴流了血，推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同伴所感所想的也正会与他自己——倘使他的地位和他所受的影响是与他的同伴一样的——所将感到的与想到的一样。这种必須鏟除的对于任何人的橫暴和迫害，并不是存在在人的身上，而是存在在制度之中的。無論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徒有其表的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而对于专制政体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却是原封不动，那么这一種革命所做到的和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將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階級轉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階級罢了；因为后者仍旧是像前者一样，其所受的影响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們一定会使这一个表面上似乎是破坏了的暴虐政治又再复活起来。倘使要徹底毀坏每一种专制政体和暴虐政治，就必須先行毀掉这种暴虐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个友爱之邦的范围是能从家族与朋友推广到国家与整个世界的。不过那些將人对人的友爱限制在一个階級的小圈子里面的社会制度，是必須先行去除干净的——并且只有將各种社会設施完全根据权利平等的广大原則，一一都

建立起来,才能完成以上的一切使命。

所以吾人所能达成的最高的和最有力量的贡献,就是要创造并掌握那些要约束和影响他自身的社会情况。从人的本性来说,他是不能抗拒无政府状态之下的环境势力的——这是他要听命于环境的一个条件,并且也是他的感想和行为的动机之所由生的条件。你看,人的力量是多么大啊,当他能够指使他所不得不服从的环境的时候——当他好像也能够将善恶二者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直译:右手)中的时候!这种掌握他自己命运的力量,是可以用人力取得的,并且将来总有一天,通过他的社会制度的媒介,是他将争取到的。他以前的一切成功——他历次对自然的因素和力量的节节胜利——不过是通到尚未达到的目的的一步一步的许多阶梯罢了。现在的世界,正是在幼年时代,而不是在老年时代;并且它的已往成就,远不如它的将来成就,因为幼年时的努力结果,倘使同成年人的事业相比,那就相形见拙,而不可以道里计了。

凡是各种可以控制的情况,其能与人类幸福有关的,均可分为肉体的与精神的二种:一种就是有关财富的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他的肉体需要的;一种就是有关他在智育和德育方面的修养以及他对于人类的应尽义务的。现在的社会制度,就替我们准备好了许多例子,指出了用来控制第一种的情况的各种有效的和有缺点的手段;况且既然的确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以最小一点的劳动得到最大数量的财富,所以我们就能够没有一点困难来选择那些确是最有利于我们所希冀的目的行动方式了。至于德和智的力量提高,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我们的社会制度和设施,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的控制,都是很不利。现在一切的事物都是有缺点的并且不能使人沾染到一点真正幸福所需的品质和感想的。每一个人是在拘束在一种社会地位里边,使他一点也不能照着己之所欲亦

施于人的道理去做。現在存在着的社会的划分，使一个阶级完全听另一阶级指使，并且使压迫者的所得都来自受压迫者之所失。所以这种划分是必然地要使人成为仇敌。这种阶级等次之分，对于社会大众，更要加深了他们对于获得生存资料的过度劳役和焦虑；并且那一点尚未为此种劳役和焦虑所毁灭了的要求深造的欲望，也在苦闷寡欢的贫困环境中逐渐消失和死亡了。所以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并没有像广义的道德样的那种事情，也没有像广义的智力培养样的那种事情，因此人类就没有可能会团结在人类进步所必需的社会友爱的共同结合里边。

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每一桩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案件，或多或少是受常常提心吊胆和你死我活的竞争原则所支配的。它常常使个人和阶级都是互相敌对地冲突起来。它的职责并不是决定什么是对的，但是要决定什么是有利的。在它的指导下，一切的人都只管自己的利益了，并且是各管各的分开来了。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听其自由去增进他自己的个别利益，而不管他所交往的人的利益和福利了。

与竞争有关并且与竞争一同在财富的生产中起着作用的就是合作。每一种大自然的或艺术的作品，都能够证明合作的力量，亦就是力量的结合及其指导方向。森林中的巍巍大树和城市中的堂堂巨厦，都是合作力量的结果。没有这一原则，当然文明和文风就谈不到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全部时间都将各归各地消耗在谋生的努力上了。每一个人将是又穷又惨，并且一切的劳动结果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也没有多大收获的。但是凭着对准方向的合作，就没有任何人力所不能做的或者是做不成的事情了。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力量，常常会与存在于它的成员间的合作成比例的；但是合作的一切力量和利益仍不能得到完全发展并供人享受，

除非在人与人之间是能志同道合和利益均沾：这样的志同道合和利益均沾是不能办到的，除非劳动是普及的并且交换是平等的。

竞争是由于四周的情况和影响对于人体组织的作用所引起的后果。它是靠着人的無所羈絆的自爱心来推动的；并且只有設法使人受到一种特别的有关道德訓練的功課之后，或者为了一切的人产生了他們所需要的和所竞争的一切东西之后，竞争才能根除得了。在这二种手段之中，任何一种都能消除竞争；因为前者是用高尚的感想和行动将它推倒，同时在后者的情况之下，它就已不复有用武之地了。但是在現在的社会制度和这种制度所产生的感想和行动方式之下，竞争的精神乃是人类本性里面所不能鏟除和不能毁灭的成分；因为不論在任何地方，倘使双方或多方都同样地欲得某一些东西，同时能够得到这些东西的唯一手段也就是竞争的話，那么他們就将互相竞争来爭取它們了。

竞争不过是一种人类的感覺和行为，这些感覺和行为是由放肆的利己主义所引起的，并且常常会产生冲突、嫉妒、憎恨和殘酷行为。我們大家都應該想到，不管是文明社会或野蛮社会里的人，都是粗野無文地进入社会的，并且还帶着一切近于兽性的本能和感覺。这些都是为了他的繼續生存而种在他里边的种子——它們是人类生命的自然組成部分——亦非人力所能轉移而必須要握紧的生存原則的节奏。但是这些毫無羈絆的本能和行动，本来是可以有助于个人的生存与享受的，倘使全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的話，但是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下，倘使它們仍旧不受管束，那就是对他是絕對不利的了。这些本能和才力，对于生存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人來說，其所起的作用正像它們对于一个孤独存在的人是一样有力；但社会是一种人为的存在形态——即是用人类的思考，在只有大自然能埋好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上層建筑。所以，人类行为的自然

动力,必須靠着人力予以节制和指导,使它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助成偉大的社会設計。除非是先有这样的管制,否則全人类的幸福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幸福乃是任何真正个人幸福的先决条件;因为个人的幸福,倘使用正确的观点去看,只不过是全人类幸福的反映罢了。

所以我們無須枉費力气,想要消除个人自爱的原則,而是必須建立种种管束和指揮这一原則的制度并且要使这一原則为整个社会服务,同时也要使个人——这一原則在他身上要發生作用的——能够得到利益。这事如想做成,只有靠着不知个性为何物的各种制度才有可能——在这些制度里面,个人在群众之中消失了——在这些制度里面,一切利害和利益都是完全一致了。

那么我們有了建立一种社会制度的真正原則了。我們也有了适合于人的本性和才能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的知識了。我們也充分积累了事实,这些事实告訴我們,实行这些原則哪样的方法是有效的,哪样的方法是無效的,以及一切这样的事实对于我們人类产生哪样的影响。所以我們也能够很肯定地就断定个人与国家的性質和状况,当它們是受到这些制度——建立在这些原則的正确运用上的——的影响所約束时,到底将变成怎么样的。

对于建立一个适当的社会制度的想法和对于破坏現在的制度而成立一个我們所要求的新的制度的实际行动是大不相同的。人們受了風俗和習慣的影响之后,虽然他們也能看到一个运动的目的是以及由此而来的極大利益,可是他們就懶得走向所想望的目的,除非它是順手可及并且是毫不費力地就可得到的。只要是一种变革的觀念,不管是前途怎样光明,倘使这种变革要引导他們离开習以为常地人人天天所走的生存道路的,就要使大多数的人們吓坏了。他們将田鼠的土丘視作大山,并且将不足以使他們跌踣

的極小困难,看作不可克服的障碍。所以在考虑要作怎样的一种社会改革的时候,就必先考察它的目的以及各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和那些要改革的人们所已有了的手段的实力,然后这一事业,既不致于一方面因为不充分和不审慎的策略而失败,亦不致于一方面因为不成功而失望。

第九章

制度变革中所存在着的困难

我們無須怀疑，社会的存在時間和人类的互相交往，将要同人类的生存同时延长下去；并且我們以为，要計拟和建立一个具有我們所考虑过的必要特征而且还能产生我們所要求的良好結果的一种社会制度，不管是从人的本性和能力去看，或者是从現在的制度去看，明明是有可能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边，社会現在是将它的成員分成無數小的各归各的宗派和集团，好像是与整个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并且这些分支单位是称为家族。每一个人都屬於这种小单位中的一个；对他來說它就是一个世界的縮影，并且在它的狹隘的范围里边，就集中和限定了他的最美好和亲热的感情了。在一个家庭里边，就有着不能及于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和休戚相关之感。但是我們对于家庭的这些感情和留恋，經過一番分析之后，并且对于它們的生长以及它們的繼續和衰落的原因，也作了仔細的研究之后，我們就已下了結論，以为我們对于家庭的柔情軟意，都是由于它們的活动范围过狹和运用过专的势力所促成的，并不是由于一种亲屬关系的特殊結合所促成的；所以，倘使我們能够制定特殊的社会設施，似可将每一个人的关系，从家庭推广到人类，那么我們就可以将同样的感想和同情心推广到社会的每一角落，而且一切人类就

可以“在同样地如兄如弟般的友爱中生活了”。这是無須置議的事实，整个的世界必将比現在的时候或过去的任何时候更富裕，更开明，而且因此而更有幸福，因为此时人类一切同情之感 and 利害的关系，都是合而为一了。但是这样的結合是做不到的，倘使劳动是不普及而且劳动的成果是不平等享受——倘使每一个人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并且只是好的影响，倘使沒有做到使每一个社会成員，都能看到并且感到他的真正利益，只能在其他社会成員的利益中才能找到。

現在社会分裂成为冲突和敌对的几个部分，乃是現在社会制度之下的一桩不可救药的事情，因为这种分裂和敌对情况的繼續存在，确是被人与人之間利害不同的那一种情况所肯定下来了；而这种不同的利害，因为是相敌对的，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間互相冲突起来，盖凡使一方能有所得的，同时就必使他方会有所失。即使丢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來說，为人子者，总欢喜他的父能够致富，因为他总以为这样他将会有更好的照顧。为人父者，也总欢喜他的孩子們能置产立業，使他們能够在他的老年时代照顧到他。为亲屬者，也欢喜他們之間各人都能有所积蓄，使得遇到不測之灾的一个人，可以得到帮助。但是經驗証明，在極多的例上，就是血統的关系，也不能使那些利害不一致的人結合起来。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一种普遍的利害相共是办不到的，因为每一階級的利益，与每一个别的階級的利益，都是敌对的；并且資本家所得的，沒有一点不是生产者所失的。劳动人民并不欢喜資本家或雇主多得利潤，因为后者这样得到的利潤，就是前者所累积的损失；同时資本家也不欢喜劳动人民得到全部劳动成果，因为倘使真是如此，資本家就不能像現在一样，可以騎在别人头上，并且不須劳动就可以过着奢侈的生活了。倘使雇主多得利潤，他就能多付

工資这一句話，乃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言，天天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倘使資本家既然比以前富有，当然他就会增加他的支出或增加他的投資。但是倘使他的利潤每年从 200 鎊增高到 400 鎊或 800 鎊，他的工人的工資却是一定不会照样提高，甚至一点也不会提高。在累次的利潤提高之中，工資率始終是仍旧不改的；但是偶一遇到相反的情形而且利潤是下降时，那么資本家所想到的第一桩事情，就不是減縮他自身的支出和摒棄一些奢侈品，并且回到原先的生活标准，而却是他对他的工人的工資，究要減低多少；因为他自己的地位，豪华，和显赫都必須是照样維持而絲毫不改的。这样看来，社会的階級划分，非但使利害关系永远划分；并且，因为一切的人都落入了竟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的緣故，必然要毁灭人类所固有的同情和好感的种子。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社会各部分的人都是受到一种有系統的訓練，相信自己是优于或劣于別一部分的人，并且是受到一种有系統的教訓，相信自己的利益，或多或少是因压低別一部分的人的利益而提高的，同时各部分的人都有了与別一部分的人不同的感想和成見，而且是只能适合他們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感想和成見。社会就是这样的——一切的人就是这样想，这样做，而且这样感觉的。

社会是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改变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要想出一种制度，甚至比現在的制度更坏的，一定是不可能了；同时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社会变革，会使它坏得像現在这个样子。既然是这样的，并且还有許多事实可以証明，人是能够教养成習，可以使他或者用好感，或者用恶感来对付別人的——或者是可以与人平等相处的，或者是作統治別人的君王的，或者是作服从別人的順民的——所以我們覺得，倘使我們能够建立一种制度，清除了現在在社会里的階級等次，并且将一国的人結合成一个大家庭，其

中甘苦相共而且利益一致不分,那么我們就会發生一种感情,正像在各个家庭里所能感到的一样。我們早已就看到了利益的不一致,势必破坏社会的协调,因为它对于博爱与和平之由以树立的那种个人相亲相敬的情感,必然地要起了破坏的作用。因为要使那些现在处于敌对地位的利害关系,能够融合一致,并且要使现在只限于一个家庭的小圈子以内的爱,推而至于整个人类,所以我們已經試圖成立一种制度,使劳动成为普及的义务,使土地与一切生产的财产成为共有共享的东西,并且使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定是与个人在最好条件下的工作能力相称。在这种改良的制度之下,从它所根据的原则的性质来看,不但是不可能仍旧残留着依照现在看法的富和貧,或雇主与雇佣者之分;而且还将使一般情况和政治权力的平等,普遍地占统治地位。社会将分成許多社团或大家庭,可以多少不拘,但每一单位的成員約以 1,000—5,000 人为宜,决不能像现在的那种情况一样,大家住在既不衛生而且狹隘的住所和城市里,而将在設計得很好而且寬大的房子里居住和工作,并且将要大量生产必需品和奢侈品,来供大家享受。一切的人将要受到人类知識和經驗所能做到的最好教育和訓練。现在这种老是与战争,罪恶,和愚蠢的行动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的各种政府形式,将不复为人所知道的了;并且人类也無須再怕和再受由专制和無政府状态所产生的恐怖和迫害了。人类将普遍地享受一种純粹的和合理的自由;并且人人都依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理去做,同时还能够爱邻如己。一个人既然处于这样的地位了——将包圍他的好的和坏的情况都这样地控制好了,并且沒有一点像现在一样地或多或少要影响一切人的卑鄙下作的感想可以影响到他了——当然他的智、德、体的品質就将达到人类最高的优良标准,并且社会的禍害与罪恶亦将会完全消除干净了。

根据人类权利平等的大原则，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就将通过以下的设施，得出它的结果：——

1. 要有可使无限数量的财富能够生产出来，并予以公平的分配的种种设施。

2. 要有为得每一社会成员的德、智、体三育的培养的种种设施。

3. 要对整个社会有种种正确管理的种种设施。

在这三大条件之下，就可包括一切有关于人及其制度的问题了。这三条件就包括了一切有关他的生存和他的幸福的事情了。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它们或多或少也是世界各国所注意的，因为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之下，它们是不能为人所忽视的。

第一类的设施就是关于住宅，制造业，和商业方面所需的房屋的建造，必须结合有利于保健和有利于生产的条件；此外就是关于粮食和其他产物的生产与分配以及修筑道路，铁路，运河，和其他各种对于尽量生产和尽速分配所必需的一切手段。

第二类的设施就是不折不扣地包括关于教育的问题，亦即根据最好的原则和最好的所知类型而形成高尚品德的问题——就是要有道德和慈善的知识及其实际行动——要爱真理，节操，和社会协调——要建立休息和娱乐的场所——并且还要有其他关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身心力量的正确发展和指导的法规。

第三类的设施，就是关于社会的调整和管理：——关于计划和制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好手段，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调整以及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关于个人的教育和训练，以及纠纷的解决，还有儿童与残废者的保护，并且还要计划和成立其他有关生产和分配的管制以及生命和财产的保护的法规。

这样的一种制度，从它的本质来说，既然是这样地建立起来

的,并且包含了这些十全十美的設施,当然無容置疑地能够完成人力所能做得到的一切了。

凡是包括在这种制度和这些設施里边的东西,自有人类以来,其实多多少少每一样都是由我們一直就在实践着的,而且对于最完滿的权利平等,也不是不相容或带着破坏性的。現在只不过是对于这些原則,予以扩大和分类,并不是要另創新的原則。人类本性上所共有的感想和情感,非但不能毁灭而且也不能削弱,但将予以加强和擴張,直到它們遍及世界各国,同时也遍及一切的人和家庭。現在財富的生产和分配,虽仍繼續进行,而且到处都是貧困和破产,但是人类的技巧所能控制的最大潜力,将会使每一种財富,都能大量产生出来,直到滿足了我們的需要为止。将来的社会,一定是太平無事,不会常受侵略,并且一切的人,也不会任其受人魚肉和互相殘杀,好像現在的社会一样;但是一种博爱精神和处处協調的盛況,将普遍地在社会中存在,因为一切不和协的原因,将要完全消灭。政府的专制和不負責的权力将不会像它們現在做的一样,任意攫取別人努力的成果,并且用高压的手段治理他們;但是一种建筑在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的普遍的自由,就将出現,而且完全是由一切可能的政府之中的最好政府——自治的政府——来掌握的。至于专橫,蓄奴,和罪恶等就将完全消灭,因为对于这些东西的刺激力量,将不复有存在的余地了。童年沒有保护和老年沒有照顧的事情,亦将沒有可能了。所以青年人們与老年人們,将不为前途黑暗的幻影所折磨,好像它現在折磨了許多人的較好部分的感想一样,并且使人类生存的一点命定了的时间,弄得苦上加苦。一切这些东西,和一切其他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是能够为人类所有和享受的,只不过是要求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之下才可:劳动是普及的,土地和資本是公有的,并且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法律

是最充分的由人享受的。

现在的制度有点什么可与这种情形来比对呢？就是在它的最好和最光明的部分，缺陷是怎样的多——在它所产生的最纯正和最洁净的慈爱涌现之中，其感情是多么冷淡，多么不健全，和多么狭隘！在现存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设施之下，每一样的事情都是有缺点和不公正的。生产出来的数量是不够用的，而且这一点有限的产品，大半都是由那些对生产方面贡献极微或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的人所享受或浪费了。对于劳动人民，当然就没有一点现在的或将来的真正享受了；而他的毕生前程，一定是逃不出人所共知的穷途末路和晚境凄惨的里程碑所划定的界限了。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制度罢——或者是有关财富生产和享受的继续和扩大，或者是对于将来的和不测的事情作好了肯定的和充分的准备，或者是关于更进一步的进德和修德，或者是关于科学和艺术的提高，以及关于达到个人或全人类幸福的种种便利条件——在现在的制度里边，没有一点东西是可以令人觉得这种制度是值得继续维持下去的。凡是现在所能享受到的，亦能同样地在财产共有和情况平等的制度之下享受到的；可是从现在的社会设施而来的祸害，就能完全避免，并且此后就不复有人会知觉到那些祸害了。

政治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对于财产共有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已经是作了各种各样的反对，并且也已提出了许多论证，指明这种制度是不能成立的，即使暂时能够成立，亦决不能永久施行的。在他们的理由之中，有些是要证明生产阶级的人们，亦即对于所计划的变革最感兴趣的人们，决不能累积足够的现款，通过购买的手续，从业主手里获得全国所有的固定资本，然后开始实施新的制度；他们也决不能够使资本家们来帮助他们搞这一番事业；倘使他们建立许多分散的社团，恐怕他们也要因为构成社团的不同派系的一

般恶習和不講道义而失敗；并且这一种新的制度，在一切困难之中，即使能够局部开始实现，但是这些社团，也会因为它们成員，在生产方面，沒有能力与留存在現在社会的制度下的那一部分人竞争而失敗。

至于这些反对的理由，到底有多少斤两的問題，那就只能在我們对于这个問題——一切可以促进我們所計拟的变革以及在这一个变革开始以后又怎样去完成它的一切手段——作了一个大公無私的审核以后才能决定。要达到这个变革的目的，并且要使劳动从資本的統治下摆脫出来，就必须使国内的土地和能够再生产的财富都应归劳动阶级所有才能办到。所以劳动人民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积累一笔相当大的金錢，使得某一些人可以从現在的業主們的手里，購得他們的土地和固定資本，这样至少就可組成一个社团，即行开始新的設施。但是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对于所期待的目的沒有明确的認識，一部分是因为要維持資本統治劳动的現狀的阶级的反对，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社团，已經累积了相当的基金，使能获得任何成功的机会。内部的不信任和分裂，亦常使这种奋斗中途結束，并且使这种任务，在内部的爭执和糾紛中化为烏有。

从他們的現在社会地位來說，生产阶级的人必然是貧困的；所以他們为自己的利益的努力，絕大部分是一經开始就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压制和咎責。同时还有極大数目的工人，都是陷于这样凄慘的貧困之中——并且貧困又是日益推展它的作用并增高它的强度——甚至他們的畢生积累，也不能对于共有共享制度的建立有了什么推进的力量。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不利条件，現在在联合王国里边就有相当大的基金，在各个照常工作的福利互助社（Benefit Societies）的手里，可以直接用来建立几个社团。近来的許多同業工会，虽然是很穷困，但亦証明了劳动阶级的能力可以筹

集巨額的款項。虽然这些款項，倘使是要当作立即破坏一种社会制度的手段来看，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财产共有机构^①的一个开始也是極相宜的。可見劳动阶级作为一个团体而論，的的确确能够不必求人，而专靠他們自己的努力来推动新的制度——譬如每星期繳納一个辨士的微数——并且一經有了相当基础之后，它就会从各方面来破坏現在的制度，并将使之归于烏有。

除了生产者們自己就这样固有力量之外，我們还常常發覺了一些，而且現在还有一些，富有的資本家們，对于这种将人类从穷困和墮落中解放出来的光荣工作，也是很乐意予以帮助的。由于一些这样的人的帮助，财产共有的社团是可以成立起来的，并且最后一定是能够达成我們所欲达的目的。我們不妨提一提过去曾由这样的資本家的帮助，成立了一个雛形的公社^②——接近了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的理想，因为社中的一切成員，必須帮助生产，同时也共同享用所生产的財富——房屋也盖起来了，并且各个成員也决定都要工作了——可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內，这一尝试就完全失敗了，公社也解散了，一切又恢复原状，甚至土地和房屋都出卖，并且按其他的目的一使用了。但是在这种雛形的企圖之中，事先沒有仔細考虑到必須克服的障碍，其所投下的財富只是一个有限的数目，并且遇到紧急需要的事情，那就無力应付了，仅从这一缺点來說，就足以造成致敗之因了。因为这些資本家和別的發起人們，在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地被限制住了，并且他們因为这种制度进展得如此之慢以及因为資財不足和所处地位的孤立，就都丧失了

① 参看本書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其中詳述此种机构的組織及作用。他好像有些欧文(Robert Owen)信徒一样，称之为“股份公司”或“合股公司”。实际上就是一种欧文式的共产的組織。——譯者

② 大概是指欧文先生在美国成立的新和协村(New Harmony)。但这种組織在19世紀的前叶是很多的，不是欧文的一个新和协村罢了。——譯者

勇气的缘故，所以从事于这一番事业的资本家和其他的人，最后只好从这一种似将无所成就的尝试中，缩回了他们的手。

经济学家们也是同样地加以反对——并且前面的例，就被他们提出来作为证据——以为即使有了充分的基金，但社会的一般习惯，对于任何一种制度，其有异于现在社会制度者，必不容其存在——以为有了现在的阶级和等级的教育以及各种成见的人，就不能立即深入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也不能与人和睦相处和平等相待了。但是一切这些论证，都是根据一种想法，以为人是像他在现在的时候一样的——而并未联系到那些一直使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原因是否可以由别的原因来排斥替代，并且因此又可以产生别的后果。这样看来，一切这种反对的理由，都已离题太远，说到共有共享制度最初成立的困难的范围之外去了。

人的本性是普天之下完全相同的；但是它的表现，无论是在人的颜色，信仰，和语言方面，非但是形形色色，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一切的人都是有了同样的才能，嗜好，以及其他的品质，但是决没有两个人能有一色一样的思想，感觉，或行为；同时也沒有一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能够不变和不改的。这样看来，我们一面就应该坦白承认，现在我们之间，还没有那种在切实施行平等制度时所必需的智慧，仁慈，崇高的道义，和纯真的道德；但是我们一面却不能否认，我们可以用一些过渡的设施，使得一切的人先行充分培养这些必需的品质，然后负起变革的使命。

资本家和经济学家们在考虑这些失败的时候，总不去寻找它们的正确原因，不加思索地就认定了这些失败，乃是一切企图破坏现在的制度和建立平等原则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对于这班失望的和慈善的人们，就拿这些失败的事实，来作这样的警告：他们的情形是绝望的，并且他们的努力是不会有何结果的。但

是这些要建立普及劳动和平等报酬的失败，都是从很确定的而不是不可以改正的特殊情况而發生的；并且这样的一时失败，并不能視作一种証据，确定了建立和履行平等制度的不可能性，正像科学在早期时候的迟慢进步一样，并不能将它的偉大真理視為是虛妄的和無价值的。我們从来就未曾有过足够的手段，不管是金錢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可以完全用在建立一个新制度上面，使成功的希望有了穩固的基础。至于失败的原因，除了由于款項不足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是由企圖改革的人們所产生的。这些参加所計拟的合股社团的人們，几乎都是良莠不齐未經選擇地来自各方的，并且他們都带来了他們的旧感想，旧成見和旧習慣——一切都是与任何样子的平等的存在不能相容的，因為它們都是現存制度的一部分和一片段。它們自然是会破坏可能成立起来的任何样子的平等的。

但是一般的經濟学家們，以为即使将一切金錢上的困难以及有关同志們的和衷共济与道德品質等問題抛开，但是这个新的制度的成功，除了品德的改变和充分資本的筹集以資进行实际有效的工作等因以外，还須有賴于其他原因；所以即使許多公社能够成立起来，它們也必很快地就失败了。因为这班經濟学家們只看到他們所看到的社会，其中有各色各样的派系类别，有竞争，而且有劳动階級的剩余和赤貧現象，所以他們以为一个公社里的成員，虽然人人都参加劳动而且共同享受，但是生活的舒服和奢侈仍不及停留于現在制度之下的人們。他們所說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必須在社內产生一切所需的物品，否則就必须产生一种能够換得所需物品的一种商品。公社里的人們的劳动規定不許怎样多地超过現在制度下的工人所化劳动的一半。倘使所化的劳动减少了，当然所生产的財富也要比例地减少的，所以所消費的物品也要

减少，并且与所需的物品去交换的物品也要减少。因此在公社之内，一切物品将要比社外昂贵一倍——换一句话来说，倘使公社里的人们与社外的任何地方有了贸易之后，那么社外的人，其每天所得乃是 12 小时的产品，而社内的人，如以他们的每天 6 小时的产品与之交换，当然只能换得 12 小时所产生的商品的半数。即使公社所能得到的全部财富是平等享受的，但是这种在分配上的平等亦将无补于所得到的数量的不足；并且若令公社的人延长工作时间并生产得更多一些，他们的境况，全面地观察起来，也不能比那些停留于旧制度之下的人会好了多少。在贸易的问题上，一个每日在公社里工作 6 小时的人，当然是不能与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每天要苦幹 12 小时的半饥饿工人相比的；因为不管一个公社的主要产品是什么，不管所用的机器是什么样的，同样的产品也就会用同样的机器在旧的社会里生产出来，并且常常会比公社的产品便宜。至于赋税和租金等，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无论是在公社以内的，或在公社以外的，都是要同样照付的；并且他们都将在对政府的担负的名义之下，同样交纳各种的捐和税。公社的种作和制造场所，按其性质来说，大概是规模较小的；而我们都很知道大半的小农和小制造业者，虽然也是业主，但必须是终日不停地工作和苦思焦虑，才能勉强度日。

经济学家们的一切驳议，对于像在大不列颠样的一个国家里边的一个孤立的公社而且它是为种种敌对的集团利益所包围着的，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对着作为整个体系的财产共有制度来说，就没有一点威力了。全部和一部分的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在现在这一桩事情上面，一切用在这一处的驳议，绝对是不能用在别处的。我们的社会，正像社会由以构成的成员一样，非但现在是，并且将来也常常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每一部分都要各尽各

的职守，并且每一部分都是全体利益所不可少的。至于粮食和必需品的生产与分配，必须经常有种种设施，并且整个社会的智育和德育的培养以及社会成员的管理和领导，也是应该有这种设施。在每一个国家里边，或者有一部分是宜于粮食的生产，另一部分是宜于五金，陶器，或布匹的生产；而且倘使对于这种的利益能够善为安排，那么我们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能节省一些劳动和时间。所以这样性质的各种困难，虽能阻碍一个孤立公社的成功，但在一切公社的整个体系之中，就不能再存在了。

除此之外，这些经济学家们，在比较公社以内的人和公社以外的人的相对地位时，就作了一种假定，以为公社以内的人，亦将由于现存社会的设施的缘故，一定要有所献纳，俾得维持公社以外的不生产者。他们就这样地忽视了共有共享制度的要义和精神了——（即忽视了）公社里的普及劳动和平等交换等重大特点——并且这种制度，在他们手里，就只能成为现在的制度的一点修改，而且还要让现在制度下的一切担负与弊害仍旧照样存在。财产共有与权利平等的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完全去掉对于这些社会的和政府的担负；因为作为整个的体系来说，它会将一切这些痛苦都消除干净。政府所化区区的一点钱，将用在防止犯罪方面而不用在治罪方面，将用在防止对邻国的战争方面而不用在进行战争方面；因为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政府的支出是要包括保护生命和财产，进行战争，和支付由战争而来的债务等等主要项目。

这种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制度是与现在的制度结了不解之缘似的，并且还可视为是主要洪流的闸门，由以潜入遗害人民的一切贪婪的文武恶魔和教道恶魔的队伍。

可见作为整个的体系来说，财产共有的制度将为国家做出那些在现在的制度下，无论怎样也做不成的事情；并且这样的说法

是不近乎情理的——只是根据一个孤立环节的微弱作用来判决整个财产共有制度的结果，正像指着一个人的分割开了的头和肢体作为他的没有力量的根据一样。

财产共有的制度，无论从那一方面去看，都是吾人所能建立的最完善的社会形式，所以，凡是享受到它的利益的人们，必须有同样程度的优良人格和品质才好，人类走向十全十美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实现我们已经说过了的共有共享和平等的原则，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别无其他成分而只有和协与友爱的大家庭。这样看来，倘使我们希望一步就能从现在的制度跳到一个各部分都是这样不同的共有制度，那就好比我们希望看到蛆虫立即就跳起来变成苍蝇一样。这种从腐烂堆里来的蛆虫，将使它所接触到的一切都变成污秽，它所停留的所在都留下恶臭。可是在它里面，却包含着在阳光下玩乐而且在微风里飞舞的盛妆艳丽的羽虫的胚子。时间和客观条件，乃是促成变化所必需的因素：形态的改变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而且是要最后一步来完成全部的工作。

所以人也是如此的。这种或多或少现在是要见之于行动，形之于思想，和丧之于志气的鄙陋龌龊的自私自利，乃是人类在这许多时代里一直就过惯了的制度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日常的經驗就可以证明，现在的社会制度，彻头彻尾是达到高尚品德标准的障碍——它的一切习俗和行动方式只能产生腐化的感想和不好的行为，并且还要使人的最下流的与最坏的性能，都要发生作用。所以在这种制度里生长起来的人们，同时或多或少地也沾染着由于这种制度而来的堕落思想和恶感的（人们），必须建立起走到更好制度的每一步阶梯。要知成立财产共有制度所必需的要素，不仅仅是一点有关平等原则的知识罢了。同时还须有充分发展的和具有高度智力的必需热情和道德品质。这样看来，倘使人品的改变乃

是最完善形式的社会共有制度的成功所不可缺的，倘使现在的制度不能提供条件与便利使人可以做到必需的品格改进，而且准备达到他所希冀的更高更好的境域的话，那么一切的事情，就只能停留在现状之下了，除非能够采用了以下二个方法之一。第一个方法，就是开始实行新的制度的人们，有了资本的积累，足以克服一切现在的制度所具有的困难，然后再由新的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完成这一工作，并且使新生的人种，无论在品德上和习惯上，都是与现在生存的人大大不相同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必须发现准备的步骤，并且要实践这种步骤，就是要有一种运动，一部分是根据现在的制度的，而一部分是根据所计划的制度的，亦即一种中间暂时休息的地方似的，在那里，一切社会上的过失和不合理的事情仍可存在，但是从那里，社会将向前进展，渐渐沾染上共有和平等制度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性质和属性。

只要是好好地一经推动起来之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就会循着一个经常不变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产生了符合新社会的性质的人及其行动方式，并且对于它自身的存在能起保护作用。一切的东西都有一种动和反动的能力，倘使不受外力的影响，阻止了一切其他的变化，并且在现在或过去的一切事情上面，就加了一个永久不变的标志。这种经常不变的趋向，只不过是因果定律——同样的原因必定产生同样的结果——的一种形态罢了。但是一切的原因，不能并且永不能完全相同的，所以结果也不能完全相同的。要成为一个同样的原因，它就必须在相同的时候在相同的地方，在相同的事物上，在相同的形态上，并且还在别的原因也在起作用的一切情况之下才可。这种假定是错误的并且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看来，虽然现在社会制度的性质是要产生符合它自己所需要的人品和制度，并且对于它自身还要起保护作用，但是成因的总动

向，已经是慢慢地，但却是不可阻止地，在向前迈进了，并且在进行之中产生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有机破坏因素，最后一定会给现在的制度带来了衰落，解体，和改组。一切的体制都是这样地兴和这样地亡的。一切有生之物也是这样地创造和这样地毁灭的。一切的制度也是这样地形成和这样地破坏掉的。

至于财产共有和权利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倘使从演变的性质以及已经一再实行过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我们很可能就会觉得，即使只靠劳动阶级的一点储蓄和他们自己的努力，最后也能达到目的；并且在进行的时候，或者也有可能由资本家对生产者予以部分的合作所促成；并且或者可能是一点也没有政治或社会的波动，甚至于对于现存的法律和整个社会的设施，都没有任何可以当时就觉察得到的影响（就建立起新的制度）。但是一切的经验都指出，任何一种事业的完成都不能算是已巩固了的，倘使它是专靠一点血汗，完全从一般大众人民的朝不保夕的劳动成果里所节省出来的，并且他们是为一家的人对于生存的不断呼号的压力所驱使，以致因为他们所处地位的关系而被逼得像一时的奴隶一样了，而且也就没有能力从目前的收益里节省多少来照顾将来了。资本家与经济学家们常常叫生产阶级要俭吃俭用，并且贮存每一点一滴能够从衣食里省下来的东西；但是这类忠告，虽然有可能是好的，但若照样去做，也决不能有多么大的收效的，因为人的本性，倘使在情感上或智慧上是高于牛马的，它就不会让他像一部机器一样，一直工作到死为止。倘使你要用肉体的或理智的享受来诱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后果去寻求它，并且一定要得到它；并且当贫苦阶级的人们是被富有阶级的人的榜样所包围并且还受了堕落的天才所发明出来能够激起和满足不自然的欲望的种种诱惑之后，他们就不能再行摆脱这种对于人的五官具有诱惑性的东西了，除非

在他們的心中能够树立一种更有力的动机，确信要在将来的日子，能够享有更好的社会地位。一切忽冷忽热和忽东忽西的社会局部努力，从它們的本質來說，亦是要失敗而不能成功的；并且这种努力的沒有組織起来和沒有團結起来的事实，是可以明明白白的从以下的事实来看的：社会的很大的并且是在逐步增大的一部分，从他們的地位和缺乏他們所能支配的資料來說，是与現在的制度結了不解之緣的，所以他們的得救，只能是靠整个社会的一个总运动来促成的。

我們現在不妨考虑另一个实施計劃，其中就包含了一切的手段，可使我們所希冀的变革实现——这一个計劃不但仍旧容納以上所說的一切主要特征，而且也沒有它們的缺点，無論在完成改革的时间方面，或者在立时就会受到改革利益的人数方面，以及因为不打乱社会秩序，不需要大大地改变人类品性，或家庭組織，或現在的財富生产与分配方式而来的种种便利方面。

我們要考虑这种折中的社会改革，第一就必须研究資本家的力量的首要因素的性質及其作用——这一因素就是貨幣。这样的·一个探討，不但会使劳动階級覺得必須改革制度，而且会使他們了解資本家的几乎是無所不能的力量的秘密来源，而且会使他們看清怎样容易地就可从資本家手里夺取这种力量，并且还可使它为提高人类地位和幸福的偉大事業服务。

第 十 章

貨幣的性質和用处

由于一切要改善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的情況的計劃，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都是遭到了失敗的緣故，所以政治經濟学家們对于他們自己的不平等学說的信心，正像我們日常所見到的一样，亦是与时俱增，并且他們更加肯定地指出，除了他們所建議的將劳动的数量壓縮到資本所需要的限度以內的那个偉大的救治方案以外，就別無任何方法能够完成我們的矛头所指的目的了。我們已經看穿这些人所想到的，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对現在制度的改进意見罢了——他們是乐意将人类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富的，一个是穷的；一个是資本家，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在財富里打滾的，一个是几乎連飢餓綫上都站不住的。他們还盼望屬於后一阶级的每一个人，必須在产生两餐的食粮以后，才能吃到一餐，因为一份是为劳动的，一份是为“利潤”的；一份是工人的，一份是雇主的，也就是資本家的。所以經濟学家們不願工人的数目，超过資本家能够“有利地雇用”他們的限度，換言之，就是經濟学家們願意对劳动阶级将来人数的增加要想予以限制，故凡資本家們因限于現在所有的資本而不能雇用的人們，不是讓他們餓死，就是流放到国外去。

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一样，这就是經濟学家們和資本家們的救治方案；并且为得要使这个方案能有更好的結果，他們就在冷血

动物似的和精打細算的“慷慨”的幌子下面，主張拼弃政府对于工作時間，工人工資，和对外貿易的一切限制。由于这样的一种救治方案所引起的社会状况，是可以很容易就想像得出来的，因为它不会有怎么多的特点与現在的制度有多大区别的。当然它仍旧会像現在一样，将有一个高的階級和一个低的階級——前一階級所享受的，乃是后一階級的永不止息的活动和劳役所产生出来的財富的絕大部分。

我想我們都会想到經濟学家們与資本家們一定是被那种到了瘋狂程度的愚昧所鼓动，居然以为这种徹头徹尾是不公正的現存社会划分，在它的卑鄙的和不公正的性質已經揭穿之后，还能為劳动階級所容納。倘使人是，像蒸汽机一样地創造出来的，既無感情，又無思想，只知一直工作，到死为止的話，那么你就可以安然無事，一个一个地讓他們做死，餓死，或流放异域；但是人是有智慧的，他們是有头脑以及骨头和肌肉的，并且他們在受到迫害时，一定要想种种方法来挽救的。

說起来也是奇怪，这班經濟学家們既然知道劳动是一切資本之所由来的根源，并且也看到造成資本的原料是比比皆是的在我們的四周，只是等着劳动的力量將它們产生出我們所需的形状就好了，可是他們不知怎样竟会瞎摸出这样的一条絕路，要使人口与劳动都为資本的不足所限制，可是並沒有發現那一个同样明显的而且是更自然和更易实行的計劃，使資本的增加能与人口和劳动的增大需要成比例。只要对于資本的性質稍加考虑，馬上就可指出，要完成这一偉大的目的是可以办得到的，并且从此就可消除各种的社会禍害——現在直接从显而易見地存在于劳資二者之間的不均称的情形而来的禍害。致使这許多人在無所事事中受到苦痛或者在永不止息的劳役中牺牲健康的原因，并不是人口与就業手

段二者之间的真正的不均称，而是现在的种种社会设施。

我們对于企图破坏现在的制度的某一些努力，已经作了一番讨论，并且也指出这些努力的失败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充分的经济力量来支援这一番事业。既然表示经济力量的货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亦即任何事业的成功的第一样不可少的东西，不管它的目的是要修正现在的制度或建立一个新的制度，那么什么是货币呢？什么是银行券和金幣銀幣呢？一切的人都会拿出土地，房屋，机器，粮食，以及其他一切他们所有的东西，来换取以上那些东西。那么货币似乎就是这些好东西的精华了么？一些点金术士的玄妙法术，曾经有否将某一些土地，房屋，和粮食变为纸片和金属条块呢？没有，这种的变化还是没有见过。金与銀只不过是通常的金属，银行券只不过是纸制的。

我們对于货币的起源问题，似乎无须很仔细地多说了。这种事实是很明显的，我們在鑄幣和發行銀行券之前，当然就已经有了房屋，粮食和其他种类的财富了。鑄幣和銀行券都是不能当粮食吃也不能当房屋住的。它们的本身是好像海边的石子一样，并没有什么价值。大概后来有人将贵金属用作商品或物物交换的东西，正像他们将牲畜和器具也这样地去用一样——或者他们还要鑄造錢幣，用作这些商品的代表，帮助他们进行互相交换。在开化最早的国家里，金与銀早就视作商品，并且视作一种真正的实在财富。根据所有的证据来看，他们未曾将金銀只当作任何东西的代表来看。这种意见似乎是到了采用紙幣之后才出现的——紙幣是一种近代的发明，而且原来是作为金幣和銀幣的替代品或代表而产生出来的。

生产阶级对于货币这个题目的一般知识，原来就比其他任何题目更为缺乏。大部分的人们，对于“货币”一词，就没有一个正确

的觀念，當然他們對於貨幣的力量或性質，也是沒有作過一番思考。許多的人以為“資本”和“貨幣”二詞具有相同的意義——資本的意義就是貨幣，而且貨幣的意義亦就是資本。另一些人雖然並未將二者混而為一，但卻認為某一數量的黃金或銀行券，都是具有一種固有的價值，所以就像房屋或其他物品一樣，可以看作同樣多的實在資本。還有另一些人，雖然以為黃金是和實在財物一樣的，但須與銀行券分清，因為他們認為銀行券只不过是金子的代表，而且倘使與其所代表的基础分開，就沒有任何價值的了。還有另一些人以為黃金和銀行券二者都只不过是所生產出來的東西或固定資本的代表罷了。但是不管現在對於這個題目的意見是怎樣的，而且思想是怎樣的混亂，只要你是有了價值一萬鎊的黃金和銀行券，你就会被整個的世界，看得像那些有了價值一萬鎊的房屋和機器的人一樣富有；因為我們就從社會的習俗里得悉黃金與銀行券雖然沒有什麼固有的價值，但是它們能夠使它們的持有者，按着它們的法定價值，不折不扣地換得房屋，糧食或機器。

政治經濟學家們以為“資本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資本是為得更進一步的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些東西”；並且他們將資本分成三類：1. 勞動工具，2. 用勞動加于其上的東西，3. 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他們又稱第一類資本為固定資本，第二類與第三類資本為可以再生產的資本。這一資本定義和分類，就將金銀和銀行券完全排出到資本範圍之外了；因為從這些東西的性質來看，他們明明是與上面一段所指出的實在資本或財富沒有必然聯系的。無論金子，銀子，或鈔券，都不能算是勞動工具，勞動對象，或勞動者的生活資料。所以貨幣與資本二詞，雖然常常被認為是有相同的意義，却是大不相同的；因為每一種的貨幣，實在只不过是實在資本的代表——它就像代表者一樣，代表了房屋，工具或糧食。貨幣之所以

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的任何固有的品质,而只是因为这一个理由罢了;因为凡是属于我们所有而可以使用的实在资本,不管是多是少,都是通过货币而得来的。倘使没有货币这样东西,凡是有房屋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或体积重大的东西,就很难,或者就不能拿它当作一件交换的商品:他既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向磨粉作坊交换面粉,也不能拿另一部分向裁缝铺交换衣服,因为他们不乐意依照对他们是这样麻烦混乱的制度来进行贸易。但是这种困难和麻烦,完全是被货币的发明所消除了。因为通过货币,不管是金子或银行券,一个人就好像是能够将他的房子和其他资本,分成许许多多的小块,并且能够一块一块的用于交换或消费。就是因为资本与货币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的缘故,它们通常就被我们同样地看待,而且货币是普遍地被认为与实在资本或存在产品有同样的价值;但是我们都能看清楚我们对于货币的重视,完全是根据社会习俗来的,并且货币本身,只不过是作成交换的一种工具罢了。

货币对于资本或实在财富,正像字母对于书写出来的文字一样;并且因为后者只不过是包含一些由人所定的记号来表示某一些声音,所以无论硬幣或銀行券,不論数目的多少,亦是表示房屋,工具,粮食,或其他任何东西。一切文字的字母都是滿可以按着不同的拼合,作成表达这些文字中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發音字母是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的。但是在我們的貨幣字母里边,我們从未曾跟着这一简单和自然的计划,来摊撥足以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我們一直就讓它,無論在那方面,都停留在缺乏的状态之下。老老实实的說,貨幣只有一个声音,并且这一个声音就表示一切的东西——凡是它所到的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二个字母所凑成的go(去)不能变成四个字母所凑成的good(好),所以現在存在的貨幣,也不能代表一切應該是這樣地由它代表的東西了。我們現在固然

可以用貨幣來代表一只馬，一座房子，一個城市，或一個州郡——我們固然可以通過貨幣的媒介互相交換這些東西——但是到了最後，我們就不得不停止交換，因為貨幣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一切所留下的財富就將沒有貨幣來代表了，亦是沒有一種媒介可以用作進一步的財富分配或交換了。

你看，貨幣的真正性質既然是這樣的，所以顯而易見地任何一種東西，只要整個社會能夠同意，那就不管是金，銀，鐵，陶器，或紙張，都能完成我們對貨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了。黃金並不是必需的，並且紙幣的基礎也不是必需黃金的。發行紙幣或其他交換媒介所必需的，就是要有可以做基礎的實在產品就好了。在聯合王國內邊，就有 300 萬座以上的房屋，15 萬艘的各色各樣的船舶，並且還有數也數不盡的各種器械和機器。一切這些東西，都是實在的資本——就是有助於進一步生產的東西。我國的全部財富，約計 500,000 萬鎊。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這一龐大的資本，簡直就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可以說是它的代表；因為在這個國家內邊，其所有的貨幣總額，也到不了一億鎊。可見這一數額的貨幣，倘使必須有所代表，也只可以代表一部分的實在資本罷了。

現在流通着的貨幣，其相對數量，既然是這樣少，同時還要經常波動，致使一切的人都受到了種種損害，並且還要引起了在我們四周所見到的情況，達到如此不平等的程度。雖然我們早已就知道在流通着的貨幣愈多，它對於貿易就更有利，而且貨幣的缺乏，一定要使商業消沉；但是這些經濟學家，迄今尚未想出任何有效的計劃，使所需的貨幣不至感到不足。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常常將交換價值的真正標準——生產成本——完全置之度外；而只知一切東西的價值，是在流通着的貨幣數量的多少來決定的。例如，一座房屋原來是值 1,000 鎊的，但在另一個時候就只值九百鎊了，而

且这种一前一后的情形，还是在房子的确是有需要，而且是有实在价值的时候發生的。不然，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現在忽有一半的人因拟移居异域，要将他們的房屋和土地立时出卖，恐怕就办不到了。就是全世界的錢都湊在一塊来購这些东西，恐怕还是不够的；并且倘使按着現在的貿易原則和制度以及現在的供求作用來說，那么等到最后，就是 50 間房子的全部代价，在这种出卖开始时，恐怕也只能等于一間房子的买价罢了！

一国的交換媒介或貨幣，在一种必須有貨幣的社会制度之下，應該是有充分的数量，足以代表一国的全部固定資本，亦即所有房屋和各种机器，完全都能够用之于推进生产的。至于流通媒介本身的实在价值或固有价值，乃是一个無足輕重的問題。貨幣所必需的品質只求其是：1. 不易假造，2. 便于攜帶，3. 能代表大的或小的价值，4. 耐久不坏，5. 易于去旧换新。大概在我們所知道的物質之中，其能有这些品質者，都不如紙張了。

对于一种不断流通的媒介——好像現在的銀幣和銅幣——所需要的耐久不坏性，可以采用陶瓷制成的通貨来解决。在現在的科學水平上，这一种性質的美丽合用的媒介，是不难产生的。虽然这种媒介，也有像金，銀，和銅样的每一种品質，但是它的生产成本，可以比銀幣或銅幣减少到微不足道的一点数目，而它的产量却是可以大到几乎沒有限度的数量，并且我們还可避免現在因为鑄幣的金屬常从一个国家轉移到另一个国家所起的經常波动。就是在現在的时候，大不列顛与其他各国所进行的交易，几乎也不需要金子和銀子了；而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它們就可以完全被放弃了。現在金子和銀子大半都是在商品的形态之下，从这一国流到另一国的，而不是为了偿还所欠的債務用的。这一种的波动以及金銀的生产成本和硬幣的經常鑄造和再鑄造的所需費用等，就可

使金子和銀子完全失去构成一种流通媒介的条件了。

一切的国家，都还没有照着任何有关它们的交换媒介的真正有系统的计划去做。普通的人也难得去追问，怎么一张小小的銀行券，能买一套衣服，而一张較它大到 50 倍的新聞紙，却买不到一个面包。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銀行券的固有价值是大到这样的程度——因为它的本身价值是比新聞紙还小——而只不过是由于社会習俗的根源而来的。銀行券之所以产生，本来只是作为黄金的一种替代品；而且因为大家一致承認的緣故，它就成为一种虚拟的，一种仅有代表价值的标志，与它本身的固有价值完全脫离了关系。倘使銀行券与新聞紙交換了地位，当然新聞紙所起的作用，也会像銀行券一色一样。黄金之所以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維持了独尊的和普遍尊崇的地位，与其說是因为它有特具的品質之故，还不如說是因为一种大家一致的習俗之故。黄金在鑄幣以后，就只能当作实在資本的代表来看了。黄金既然是这样地代表資本，而銀行券是代表黄金，所以我們沒有理由不讓銀行券直截了当地就代表資本，而無須黄金再介乎其間了。

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商業性質的交易，多年以来就是通过紙的媒介，如銀行券，票据^①等等来进行的，而这些銀行券和票据等亦都被視作黄金或資本的代表了。但是現在全国的貨幣，如金，銀，和各种票据等，倘使一旦竟完全被毀，可是这一个国家的財富，并不至于損失多少，虽然在名义上是損失了价值極大的財富或貨幣。这一損失立即就可開發数值不同的各种銀行券和票据来弥补起来；并且在一个短時間之內，一切營業就将照常进行而且商品的交換完全是通过紙幣成交而不需紙幣和金幣的混合媒介了。但

① 当时風行的商業票據是本票(promissory note)，还不是現在風行的匯票与信用証。——譯者

是倘使所消灭的或毁坏的是房屋和器具等实在資本，我們就将墮入比現在所有的乞丐还不如的貧困境况了，即使国内每人的錢袋里边都有一万鎊的金幣。照着一般的說法，我們將成为世界最有錢的人了，但是实际上我們將成为飢寒交迫穷苦到远不如現在的野蛮人的最穷的国家了。那么在我們之中所能看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幅大大的貧乏荒涼的圖画而已。

我們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金幣，銀幣，和銀行券等，如果是同那些真正是財富的东西分离之后，根本就毫無一点价值之可言了。只有真正的財富才能使硬幣和銀行券可以有价值，而不是貨幣能使劳动的产品会有价值。当然我們也不能否認这一可能，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每一工人忽然得到了100鎊，恐怕整个社会的面貌，無論在工作和食物方面，就大大的不同了。每一个缺这样缺那样的人，現在就要購置一切必需的东西了，并且現在的苦悶情形就将变为狂喜和愉快了。可是这样的一次黄金涌入，同时并未使我国的財富，增加了像一个面包那样大的价值。但是它却能給貿易带来一个大大的刺激，因为它将使千千万万的人进行生产俾能填补因有这笔金鎊而使他們加多購買和消費了的各种商品。有一些人或者也可以共同組織股份公司，并且就可以立即从事生产工作，因此生产将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倘使每人所得到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英格兰銀行的鈔券，其所产生的結果，亦将是一色一样的。但是在一国之内，倘使沒有房屋或机器或其他任何真实資本可以供人从事工作，那么即使金幣或銀行券是这样地發行了或得到了，亦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照着我們現在所处的情况來說，这样地增加貨幣数量，只能增加現已存在的財富的代表数碼罢了，并且能够使一些原来缺乏財物的人，現在可以通过交換，从样样都是有余的人那里，获得一点东西。但是倘使沒有一点实在資本來作貨

幣的基础，那么無論金幣或銀行券，都是根本不值一錢的东西，因为它们所能够代表的財富还未創造出来。

这样看来，倘使我們說起由于貨幣不足而来的种种社会禍害的問題时——我們就不能否定或否認我們对于在生活上所需的舒适品和便利品的要求是極其普遍的——一切这些东西是劳动所产生的——吸收这一切劳动的原料是綽有余裕的——維持一切劳动人民的粮食也是綽有余裕的，同时他們还可从事生产其他所需的粮食和物品——劳动从事工作是必須有資本的帮助才可——資本是可以有效地用紙幣来代表并且可以由紙幣的媒介使之發生作用的——所以我們要——指明，在我們的特殊情况之下，我們可以繼續不断地增加流通的媒介，使劳动立即活动起来，并且这样就大大地增加財富的生产，同时也会将这种生产的一切利益，普遍地傳播开来。成千成万的人們現在都是遭受到失業和貧困，因为沒有任何人能使他們从事工作——他們不能从事工作的理由，只不过是因為他們自己或別人是沒有所需的貨幣。其他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能存在的，因為我們有的是綽綽有余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器具，同时人人对于生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亦有广大的需要。

一切这些关于貨幣的性質和使用的探討，就替生产階級展开了一个大大的行动園地，并且指出了一条道路，使他們可以从此逃避他們現在所受的一切苦痛，并可將他們自己从資本家的摧殘到人的靈魂的統治下面擺脫出来。生产階級的人将会知道对于这一簡單題目的知識，乃是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可以用来破坏現在的制度。

关于流通媒介或“通貨”的問題，几乎沒有一年是沒有一种呼声，从劳动的敌人的陣地里發出来。这种口角和喧鬧的發生，都是在地主資本家与商業資本家二者之間決定那一个应在全国的分贓

之中，得到最大一份的时候。劳动阶级对于这一桩事是不容置喙的，他们的利益根本就不必考虑的，而且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资本家的胜利，都不会使他们得到任何利益的。但是生产阶级的人如果能看清现在的货币制度，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就不至于不发表一言了。任凭资本家怎样的想法，他决不能凭着人的才智，创造任何一种手段，使他能够对于他的同伴，运用这样大的权力，好像现在他竟通过银行制度或货币的发行和创造的手段而得到的权力一样。这就是资本家用以获取武器与劳动阶级斗争的军械厂，并且就因之战胜了劳动阶级。在资本家们掌握这一个可以造福或作恶的巨大机器的时候，在一个特殊阶级不受其他阶级干预而独霸货币铸造和发行权的时候，这一个有钱的阶级，就敢公然反对目的在于改善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并且要将他们从资本的链条中拯救出来的一切政治社团，工会和其他一切性质相同的机关。

为了要对于这个题目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们只须考察一下这班经济学家对于货币问题说点什么就好了：“为避免在物物交换里所必须损失的时间和必须遭受的困难，我们就可以采用一种交换的媒介——就是一种商品，能为大家一致承认作为促成其他二种商品的交换的，它先是因与一种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而且其后是因交换其他商品而拿出去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货币的性质和目的的说法就是如此。但是在这个有关货币始末的简述里边，这些交易的初步情形并未顾及，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最后一段的运动罢了。关于谁是原来生产这种“普遍地得到承认的商品”——即货币——的人，并且谁是原来拿出它来交换第一种商品的人，都是没有说到；同时也没有说到谁是产生换得货币的第一种商品的人。从事于这一桩交易的人，明明只能从这三方面来的：第一就是拥有这种“普遍地得到承认了的商品”的人，并且第二和第

三就是拥有第一种人所願交換的商品的人。这里面就隱藏着銀行業務与賺錢詭計的奧妙。

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話的真正意义,只不过是如此:某一些人是生产或制造一种交換媒介或貨幣的,憑此他們就得到了各种商品。倘使与某种商品交換的媒介是与該商品的价值相等的,这种交換是公正的;但是这个媒介的价值倘使是較低的,甚至于是沒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这一桩交易就是一种盜窃,自应由那些制造这种媒介的人負其全責。若要二物在交換中价值相等,那么它們的生产成本,必須是相等的。普通的流通媒介都是用紙張和黄金制成的——前者是一文不值的,后者的主要价值是从生产它的所需的劳动量而来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家是不劳动的,所以他是不能产生什么的;但是因为黄金原来只能是靠劳动得来的,所以資本家与黄金的生产是毫無一点关系的。可是一切的金,却已都归資本家所有了;所以他們在交換时,一定是从生产黄金的原主那里騙取了黄金的,否則就是他們从那些以商品交換黄金的人那里騙取了商品。关于开采黄金的种种暴行与蛮橫無理,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实。但是与联合王国的生产階級关系較密切的,乃是第二阶段的交易。現在的流通媒介,就像經濟学家們所說一样,乃是資本家們或銀行家們所制造出来的——在他們之中,有的是独立行事的,有的是与現存的政府發生联系的——并且我們都知道銀行家們从別人的手里所得到的商品,都是由这种交換媒介或貨幣所换来的。这些第二类的人們,又将他們的貨幣向第三类的人換取別种商品;并且按照同样的原則——以价值換价值——这样的交換,在接連而来的人們之間,繼續进行下去。这样看来,除了第一回的交易——即銀行家与得到他的媒介的人之間的交易——以外,其余都是以实在的价值与实在的价值作交換的,并且在这第一回的交易里边,就是

按着經濟學家們的表示，也是有了对生产階級所犯的一种卑鄙無耻的和鬼鬼祟祟的盜竊；因为显然是这种媒介的制造者——銀行家，資本家，以及其他寄生于劳动階級的血汗的人們——並沒有拿出实在的等价物，而只憑他們自己的媒介，在交換中取得各种商品，而且这种媒介的借用者，大半都是也像这种媒介的制造者一样，同是屬於不生产的階級。可是他們所要的利息，或称之为借用貨幣的代价，乃是他們通过不平等的交換，預先就已从劳动階級那里所得来的財富！这样看来，可見生产階級所給予金融資本家們和商業資本家們的，乃是他們的劳动——他們的血汗——而資本家們在交換上所給予他們的，乃是什么呢？他們所給的，乃是一团黑影——一堆廢物——一紙“銀行券”罢了！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流通媒介的制造，已經成为一种行業，正像制造鞋子和帽子的行業一样了。一个人或者某一数目的人們，不管有財產或沒有財產，都能按照某些条例，成立一个銀行并且發行貨幣。譬如 1,000 个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合股的銀行，其所有資本不妨定为 100 万鎊，共分 1,000 股，每股 1,000 鎊。倘使这些人是确有或者是以为有实在的財產，价值与各人的股份相等，他們就可以即行制造或發行名义上价值 100 万鎊的銀行券，虽然在他們全部的人之中，事实上或者連这个数目的千分之一的黄金也还没有。但是这些銀行券却都帶着这种含义，就是它們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發行的銀行兌換現金；而且銀行券就憑着这种保證成为大众通用的媒介，虽然人人都知道在銀行的金庫里所需兌現的黄金数量，决到不了所發行鈔券的半数。大家都以为在这班業主手里的实在資本或者已經創造出来的財富，無論在什么时候出卖，其能換得的錢数，必能与該銀行所發行的錢数相等；并且有很多的人就憑着这种絕大多数是毫無价值的保證，天天在这些銀行里存

入他們的艰苦所得的儲金，同时已有千千万万的人，就是因为这种保証不能兌現而破产，甚至流为乞丐。

在銀行开始營業的时候，凡是一个农夫或一个商人，不管有没有財產，倘使信用尚佳，就能从銀行家那里借到銀行券。为得要使用这些銀行券，他就須按着使用这笔貨幣的时间，对于每 100 鎊的借款，付給銀行家一个从 5—10 鎊的錢数。所以，倘使一个人借款 100 鎊，以 12 个月为期，利息按 10% 計算，那么他在到期之后，就須付給銀行家 110 鎊——这样就比他所借的多付出 10 鎊了。銀行家們获得的財富的多少，就是依据銀行家所有的这样借款的人的多少而定的。倘使 100 万鎊的資本，是能全部利用，年息以 5 % 計算，每年就能有 5,000 鎊——并且这也是不費業主們任何一种劳动，而且对于原来的股本也是没有一点損耗的！借到这笔鈔券的人——不管是商人或投机者——就可以靠着这一笔款使用別人替他工作，或者用这笔款按低价买进商品而按高价出售它們；而且这样不管是按低价买进劳动而按高价出售劳动的产品，或者是按低价購買商品而按高价出售商品，这班商人和投机者不但能够給銀行家 110 鎊去抵偿从他那里所借来的 100 鎊，而且他們还能够过着富裕的生活而不須他們自己去劳动。

这里一眼就能看穿获得这样巨財——如 100 万鎊的或 50 万鎊——的人，原来就沒有分文，并且也从未生产过有毫厘价值的实在財富。銀行制度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地使那些制造这种媒介和借用这种媒介的人們都获得利益；并且单靠这种創造貨幣和使用貨幣的方式，就已足以对抗各种行業的工人的組合和各种政治的变革，使劳动階級的人，只能做資本家的奴隶，一直到死为止。

这种滔天大禍，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一部一段，憑此就能够在

生产阶级身上，每年劫掠 30,000 万金镑的财富。这是不平等交换的原则的表现的一面——这是绝妙发明的一种，用以蒙蔽和隐藏资本对劳动的种种圈套。只要货币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并且是由某一些人和某一些阶级发行和借用的，它就会替个人或阶级带来利益——它就会将社会分作富有的不事生产的懒汉和贫苦的劳动者——它就会将链条捆住劳动，一直要等到这种制度的終了时才能解脱。

我们对于这个题目，姑且不作任何的推论，就是只凭日常经验教导一切人们，资本家的力量，决不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比别的阶级具有任何脑力或体力优越性；因为这个阶级，整体说来，就显然是缺乏生存的高尚品质。这个阶级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由于他们拥有货币，即工人阶级所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的代表，因为这些货币总是使资本家掌握一切可以用货币来代表的东西。我们在过去的记录上就可以发现极多的例证，说到能力极其平庸的人，竟能开办并经营很大的营业并且成为巨富，推其原因，只不过是靠着借用这种代表——并且事后发觉，亦是从那些像他们自己一样没有一点实在财富的人那里借得这种代表的！但是这样得来的全部财富——银行家的利息以及商人和投机者的利润——完全是从生产阶级那里来的，并且是凭不平等的交换而得到的。现在的制度，彻头彻尾都是替资本家预备方便之门，俾得鱼肉生产阶级；因为这是一种卑鄙可耻的社会习俗的混合物，使他能够永不止息地在工人身上吸取血汗。

在现在的社会设施之下，根本就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使之有利于劳动阶级。至于这样制造和发行的货币，不管是从私营银行或国家银行来的，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制造货币的阶级本身，即将成为一个常常存在的癥结。倘使资本家们是

从地里面掘出黄金,并且就这样地以他們的劳动交换別人的劳动,那么在他們与劳动人民間的这一笔交易是太笨了,不过并不是不公正的。但是資本家既不去掘又不去求,他們只發行媒介,憑此获得商品,并且他們又以这些商品去交换黄金。可見資本家的黄金和商品,都是沒有消耗任何劳动而得来的。至于它的一般影响,無論銀行家所發行和繼續保持的媒介是实在的資本或名義的資本,都是不会因此而有差別的。銀行家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大众人民的信仰。倘使一切分散的私营銀行全部退出,而代以一个国家銀行,其所得的利潤亦都用之于公共的事業,这样对于劳动階級的情况,并不能有所改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劳动人民在社会里的地位,永將使他們不能从这样的一个机关得到任何物質的利益。他們决不能成为借款者——他們决不能独立自主地用这种資本并且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来进行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仍將由別人来支配,并且从他們的劳动而来的利潤亦將为別人所剝夺和享受。

資本家們这样無孔不入地掠劫了生产者們之后,还是不能滿足,于是他們就想要在欺詐方面,精益求精得出空前妙計,現在果然已經如願以償,使劳动階級都能甘心情願地成为每况愈下的工具。因为銀行券是可以兌換現金的,并且是經常为了这个目的而回到銀行去的,所以每一家銀行,当然是需要充分的現金以备一些零星兌現之用。所以銀行愈多或者銀行券的發行增大,則現金的儲備數額,亦是應該增大,以备应付緊急的需要。大部分的生产者的工資都是按周計算并用金幣或銀幣發付的;并且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并不是将这样得来的款完全都花光的,所以手中总留着一点余款以备临时之需。这种繼續不断的窖存,就是少到每星期只一先令的数目,亦將于一年之內,由于几千几万人都是如此,就將累积到

一个可观的数额；并且因为这个数额的貨幣，是要从流通領域退出去的，所以銀行里的現金存額就要减少，并且銀行家們也要遭遇到难以应付硬幣需要的困难了。在联合王国里边，还有一个政府銀行，即所称的英格兰銀行，就可以看作其他銀行都是从这里取得黄金的泉源。可是这一家銀行，也像其他的銀行一样，亦常有黄金存額不足的情形。就是要消除此項不便，同时还要增加銀行的利潤，并且还可使政府对于感到不滿意的人民，能够更好地予以控制，于是就有某一些詭計多端的头脑，想出了一种所謂“儲蓄銀行”——这是掌握在資本与暴政手中的一部有力的三位一体的机器。通过这一發明的助力，銀行家們的宝庫一边剛剛流出貨幣，一边立即就吸收回来了——政府銀行的銀行家們，通过讓資本家們来用他們的貨幣的途徑也从生产階級那里吸取大量收入——至于政府本身，就好像是拿住了許多金鏈条，将一切的人都捆在政府和現存的社会秩序的身上一样了。

在儲蓄銀行里这样存入的現金，現在政府应对生产階級負償还責任的，總額已經超过 1,400 万鎊了。——这一个数额的款項，倘使用在破坏而不用在維持現在社会的制度，那么这一个裂口，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将它修补起来了。这一数额中的一大部分，原来是用金幣和銀幣存进来的，所以在取款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取回硬幣的；但是在全国所有的一切銀行之中，也沒有这許多硬幣来替儲蓄銀行付清全部存款。所以对于已經存款到政府手里去的人們來說，这一笔貨幣可以算是完全都遺失了的。虽然按时請款的人，可以得到一部，但是，归根結底，一定会有人是得不到的。現在的时候，已經有人称之为革命的时代了，并且皇朝的推翻和王国的瓜分，也是年年都有所聞的。倘使在联合王国里边遇到任何事件，要使大众的信心动摇，或使内部發生騷动，因此就使生产階級的人

都是一群又一群的去索款，那么立时就将停止付款，而且只好讓受苦和飢餓替他們來解決問題，而他們的過去儲蓄，却不能用來減輕他們的困難。我們從過去的經驗里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這種限制硬幣發行的辦法，乃是最有可能的結果，因為在先前的時候，已經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地做過了——停止硬幣的供應。從政府手里既然沒有而且也沒有辦法能有所需的現金的事實來看，不言而喻地這種結果是最肯定的；而且倘使用紙幣來付款，那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說等於沒有一點東西是給出去的了。

生產階級的人們，就是為得每鎊合 6 辨士一年的所謂“利息”的小利所誘，不知不覺地落入圈套，替資本家們供應迫害自身的武器，同時還要使得他們多年刻苦所積的一點可憐之極的儲蓄，或者遭受風險，或者完全損失。但是這些儲蓄如果合在一塊，並且用來購買實在資本并使勞動階級在財產共有和權利平等的基础上，能以主人翁的身分為自己而工作，那就可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下，產生一種勢力，很快地就會將它（現在的制度）推翻，並且將勞動的敵人的統治打倒和毀滅。

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貨幣好像是兩極間的一根聯絡的鏈條——介乎生產一切東西的與不生產任何東西的二種人之間——介乎勞動人民與資本家之間。通過貨幣的媒介，凡是勞動的力量所生產出來的一切東西，總是要被資本所劫奪和吸取去的。在一切的事物里边，都存在着一條互相保持均衡的原則；並且凡是一樣東西，當它獲得一種不是它原來就有的性質的時候，就須放棄其他一種性質以資交換。這一規律就是應用在資本家與生產者身上，也未嘗不對；並且生產者在他與資本家交換時所得到的，並不是資本家的勞動或勞動成果，而是工作！通過貨幣的媒介，勞動階級不但為了要保持他們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勞動，而且他們還要擔負別

的階級的劳动。生产階級从不生产階級那里所得到的，不管是金子，銀子，或其他商品，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就是劳动階級支出了他們自己的劳动并且維持了他們自己，同时还替資本家支出了劳动而且还要維持他！不管生产階級从資本家那里所得到的具有什么样的形式，他們实在所得到的應該就是由資本家們所支出的劳动。

所以貨幣就是如此——貨幣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只要貨幣一天由某某特殊階級制造和支配，而其他階級却不能如此，那么它的禍患和弊害就与它的存在一天不能分开。这种独霸的权利，一定要逼得劳动階級永远只能做資本家的奴隶和工具；而且只有能够推翻現在的制度的一种力量，才能同时拆掉在劳动人民的命运上所加的禁令。

第十一章

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綱要

倘使有人以为現在制度腐敗的趋势及其不可救藥的性質的証据，还是沒有充分交代出来的話，那么这班希望較多証据的人，不必走得很远就可以找到了。讓我們想到那里去就去罢——想看和想听什么就看和听罢——想讀过去的或現在的什么就讀罢——一切的地方，行动，和时代，都有一番同样的故事可以告訴人。历史和經驗用烈火和血泪的文字写下了現在这种社会制度，一向就是，現在也是，而且永远只能是一片黑暗和混沌的孽海，其中强权霸道不受懲罰，节操和道德不受重視，有功者不賞，而且寡妇和孤兒的眼泪，既沒有人去怜惜，也沒有人去注意。这样看来，現在的制度，不管是从它的性質来看，或者是从与它分不开的無可救藥的禍害来看，都是不足留恋的了，虽然要想将它破坏，却是不易办得到的。

社会上經常所有的变革，多少总会發生它們的效果。人是进步的动物；并且他之所以要注目到过去的动机，与其說是为了擇善而从，还不如說是为了知害而防弊。至于我們將要采取的前进步驟，我們在上面所作有关現在的制度的好坏以及一种較好的制度的建立和展进所必需的要素的探討，就可幫助我們決定什么是應該放弃和什么是應該保留的了。只要能够留意到這些問題，我們

馬上就能够約略提出怎样破坏現在的制度的方法，同时在企圖改革的人們之中，并不需要改变他們的品性或他們的資本的积累——这二者，几乎就是我們所考虑过的任何一个計劃所必需的成功因素。

在联合王国里边的 600 万成年人之中，約有 500 万人是参加生产和分配工作的；并且在这 500 万人之中，只有 400 万人是屬於真正可以称为工人階級的部分。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这一絕大部分的人，只能在每年所生产的財富五亿鎊之中得到 20,000 万鎊，平均在这一階級之內的男女小孩，每人約得 11 鎊；并且为得这一点錢，他們平均每天要劳役 11 小时。

我們只要对生产原則稍加考虑，就可明白無論怎样多少財富的产生，只不过是需三种要素，即原料，劳动，与資本；同时还可了解如何运用所有力量的最好方法——通过力量的結合与工作的划分——俾得以最少資本和劳力的支出而获得最大数量的財富。股份公司的經營，就是最好的示例，証明我們在集中力量和分工的基础上所能掌握的力量。这种公司現在不管在那一方面，都在夺取以前是屬於个别資本家和商人的地位和行業；并且近年以来，这种股份經營制度，在實踐上所以成为有体系的和逐步推广的情形，就已可使每一个人約略了解到股份制度的力量到底是根据那些行动原則和方法来的。这种公司的龐大势力，在数也数不清的公路，鐵路和运河上以及在几乎是每一种財富的生产和分配上，都是人所共見的。我們知道这些公司的势力，完全是从資本和劳动的巧妙运用而来的；并且这是不待言的，凡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資本和劳动的同样运用，亦必产生同样的結果。

我們对于联合王国所有的实在資本和劳动，不管是被雇用的和未被雇用的，可以算是已經有过一番檢查了。我們已經查明一

笔价值总额并不在 500,000 万镑以下的资本,在现在的社会设施之下,只雇用了大约 400 万的工人和 100 万的半雇佣的分配者——这样使得 100 万人的有效力量,非但没有去用,并且还要误用;同时却又放着足以使一切的人都有工作的土地不去耕种,而且在每一工厂和工场里闲置着的机器和工具不去使用。千千万万的人,现在不能从事生产的活动,以至坐以待毙,推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家不能雇用他们——资本家之所以不能给他们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不能替他的产品找到销路——产品之所以没有销路,就是因为需要这种产品的人们,除了劳动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同这种产品交换——并且因为资本家不知道怎样去推动他们工作,所以他们的劳动是无法利用——这样可见现在的制度的种种祸害,都是在一个圈子里转来转去,而每一祸害不但是牵连到另一祸害,而且这一祸害与另一祸害是互相为害的,并且每一种祸害都是不能单独救治的。

所以谈到社会的变革,情形就是如此:在联合王国里边,无可疑议地就有充分的财富的原料,用来雇用所有可以雇用的劳动,也是能够胜任的——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千千万万半饥饿的人们,是不能从事生产的活动的——这也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在贸易繁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具和机器是足以供应全部工人工作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在国内就有充分的粮食,足以维持全部居民很舒适地从一个收获的季节到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同时还可以用我们的产品去交换任何数量的外国粮食——这也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实,一种交换的媒介或货币是可以多多的制造出来,使在国内闲着不用的劳动与工具,都能动作起来——并且我们既有这一切所需的要素和便利,为何我们不去适当利用而且获得一切由于这许多因素的综合运用而来的利益呢?

現在姑且不考虑促成这种变革的可能性，我們不妨化一点时间来設想一下，将联合王国里边全部成年的生产者 500 万人，依照地区及其他情形，組織为一些股份公司，每家約自 100 人至 1,000 人——每一单位是由同一行業的人来組成，或者专门从事某一些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公司，通过租借或購買，就可使用全国的土地和固定資本——它們就可以开始活动起来，并且可以用銀行券作为流动資本使之繼續不断地进行下去，至于它的数額，按全国屬員每人合 100 鎊計算，則 500 万的生产者以及有关妇女和兒童等，約計 2,000 万人，共需 200,000 万鎊的資本。假使联合王国的生产阶级，是这样地为了財富的生产和分配而联合起来——他們以 200,000 万的流动資本一起来經營——他們的一切事务，是由他們所知道的最能干的和就事論事的人所組成的总的和地方的貿易理事会来处理——对于各公司的屬員，也像現在的制度一样，按着他們的劳动，每星期發付工資一次——凡是現在股份公司或个别資本家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所能做到的，难道会有什么是这样联合起来的生产阶级所不能同样做到的么？这些股份公司在我們的四周所做出来到处都能見到的奇迹，就可以說明就是将很有限的力量結合起来也可以做点什么了；并且倘使个别的和沒有联合起来的公司能够有这样多的成就，那么几千个这样公司的联合力量——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大家都为共同的目的而努力，并且大家都从一切他們所生产的东西里边得到共同的利益——还怕有什么是做不成的么？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变革，只要有几种極其簡單的設施就可以了；并且这样的一个变革，立即就可以使全部尚未雇用的劳动，在我們的帝国里边开始活躍起来——它将开始設置的机器是沒有任何限度的，同时对于任何行業或任何个人，也是不会有什么損害

的——并且这样庞大的劳动与机器的结合，只需要200,000万镑的流通媒介来维持就可以了。这一种理想，由于现在社会制度压力的缘故，所以不能马上就实现像这样的一种变革所启示的伟大远景和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

这种性质的社会运动，并不要求参加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嗜好，品性，或习惯要作根本改变。他们都是不必来一套新的设想，也不必解脱老的关系，一切只不过是像他们每年所遭受到的任何简单的政府改革一样。整个的运动，只不过需要最简单形式的合作，好像现在存在于每一行业 and 每一工场之中一样，里边都是品质，体力，和意见大大不同的人，却能一致协调，共同合作，达成某一定的生产目的。行动的道路已经是这样的准备好了，我们就好像是在修好了而且是熟识了的道路上一样，只要向前开步走就好了。

在这种变革里边，自由竞争是不能存在了；而且这班经济学家总以为自由竞争是生产的原动力的缘故，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提出警告，以为凡是消除了这种刺激的任何社会设施——这种设施会消除人们对将来的顾虑和对将来利益的希望——将要危害生产并且破坏社会的繁荣与和协。他们还举出许多实例，说明人们的将来愈是有了保证，他们的努力亦是愈形减低，甚至会疏忽劳动和疏忽财富的生产——甚至不愿自己努力去获得为大家所享受的东西，好像享受只是限于他们自己似的。他们还以为人人都要参与生产的时候，一定是人人都不愿生产，而且各人都想在牺牲他的同伴的基础上而逃避生产。

虽然凭着经验所示，就可以证明这些反对的意见，假使用在像现在这个样子的世界上面，一般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些意见，在面对一种社会制度，能将人类改造过了的新的品质和种种新的社会设施相结合的时候，或者在面对现在正在讨论的合股制

度的时候,那就不能發生任何效力了。竞争只不过是生产的次要原因,盖吾人之所以要爭求某些东西,乃是因为他們对于这些东西有了欲望,并且因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他們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获得它們。可見原来使人实际行动起来的原动力,乃是人类对于这些东西的自然欲望,并不是竞争;并且在这种欲望存在的时候,生产将一直向前迈进,無須与竞争联系在一塊,也無須倚賴竞争。倘使人人都有很多的工作,我們现在就無須为工作而竞争了;同时也無須为了要有某一些商品而竞争了,倘使每一种东西都是有了充分的生产,足以供应一切人的需要的話。当然人們还是欢喜一同合作而且生产綽有余裕的物品,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享受到較高的程度,而不欢喜一半的人是無所事事,而且其他一半的人,因为竞争的緣故,不得不为了只能糊口的生存而劳动。同时也可以無須要有竞争来作进取心和發明的推动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多半的發明家和脑力劳动者,非但沒有期待或得到任何报酬,而且現在却是在一种貧穷和困苦的情况之下生活和死亡,甚至比最沒有脑筋的使用他們的發明的人还不如。倘使我們以为人們对于他們的同伴将不会尽其应尽的天职,除非是有了一种刺激多少与他們的私欲是有关的,倘使我們以为一切行業和职业的人,若都得到一律平等的工資,結果就会馬馬虎虎不复顧到生产的多少了,倘使我們以为一切的人对于将来的生活都有了保障以后,他們就不复注意到目前的努力了,倘使这些同样的論調,一一都提出来,作为反对我們所拟訂的变革,那么它們最多也只有对于生存在現在制度下的人們,能够發生效力罢了。在合股的运动之下,凡是現在存在的一切能够刺激人类积极性的因素,都是仍将予以保留的——我們仍将有一种公論对于某些行动予以应有的奖励——我們对于将来的給养,也像現在一样,要以过去的劳动为根据。在几乎是一切

七 的行業之中，工人們的生产力虽各相差到很大的程度，但是他們都得到一个按周計算的一定工錢。这种工資率虽然是一律相同，但尚未使人因之而不努力。同伴的工人对于某一个人的意見，就已足以促使他老老实实地努力工作了；何况合股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一个人必将得到他的劳动成果的全部——所带来的利益，倘与現在所享有的相比，是好得如此之多，所以一定会因此促成一种普遍的进取和積極的精神。

至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在个人和整个社会方面，将要怎样实行的問題，也是容易决定的。我們已經拟定，要組織不限定在某一个数目的許多股份公司——它們的一切事务是由調节全般生产和分配的貿易理事会总会和地方分会来处理——它們的較小的事务，則与現在一样，概由經理和监管人办理——这些公司的成員是照着同样的時間工作，并且是照着同样的工資率得到工資。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劳动的時間每星期自 40 小时至 80 小时，工資每星期自 10 先令至 50 先令；但是在事实上，几乎是看不到工資与劳动時間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們常常看到工資最低的人，其工作时数却是最多。但是在股份制度之下，因为从事生产的各种劳动和机器是这样多，所以在短期之内，就将生产充分的財富，供一切的人来享受，而所需的劳动支出，每天却不超过 5 小时即可。就是在这个制度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每一生产成員最多也不过每天有 8 小时至 10 小时的劳动；并且这样輕松的努力，就可使他的所得，等于每小时合 2 先令。生产成本当然在每一例証上，是要决定价值的；并且等值将常常与等值交換的。倘使某一个人工作了一整个星期，而另一个人只工作了半个星期，那么第一个人要获得的报酬，当然比第二个人要多一倍。但是一个人的这种超額工資，并不是建筑在别人牺牲的基础上的，同时另一个人所受的損失，也不会落到第

一个人身上的。各人都会以他个人所得的工资，来交换与他的工资有相等价值的商品；并且这样就不会发生一个人或一个行业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或行业的所失的事情了。个人的劳动将成为他的所得和所失的唯一决定因素。

关于粮食生产的设施，好像在各种制造业中的设施一样，也能根据同样的平等原则予以调整。因为土地也像房屋和机器一样，亦可以视之为公共财产，所以土地的一切产品价值，亦将按着一种公平的原则估计，使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得到同等的利益。凡是从事农业的人，亦将按劳取酬，而不按其收获的多少取酬；并且丰收季节的利益或歉收季节的损失，都是由整个社会来担负。

在这种的社会合股的新制度之下，正像是在一种较完善的制度之下一样，无论青年和老弱之辈，都是无须他们的父母或亲属受到一点麻烦或忧虑了。至于就业问题，每一个公司对于那些已经由机器替代了他们的劳动的人们，都将开着大门予以容纳；并且他们，因为立即就被安插在合适的工作上面，非但不至于受到自身的损失，而且也并未予社会以任何损失。因为各种工作需要我们去做的是这样多，所以决不会有劳动过剩或劳动为机器所替代的问题发生。但是倘使有了任何一人或任何一个团体的人，因为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一种改进而反受害，那就是犯了一种极不公正的罪行；因为每一个人应该各尽其力，替社会带来利益，所以社会也必须对一切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社会要做到这点，必须先有种种设施，一面要推行普及劳动的原则与实施，一面要经常照顾到人人必能就业。对于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来说，他会对那些工人——他们的劳动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已经是由机器所替代了的——脱口而出的说：“去找别的职业罢！”可是现在的世界并不能予工人以这样的就业机会，所以他只好与蒸汽和铁对敌，直到做死为止，否则

就是因为疾病和飢餓而死亡。

現在我們也不必一一多談，在一个正像我們所考虑的新的社会制度之下，到底我們能够做什么并且應該做什么。在每一种事情上面，我們都有了指导我們的經驗，因为现在的运动并不是要采用新的原則和新的行动方式，只不过是將現在存在的原則和方式，应用到一个新的目的上去；而这个目的，就是要整个社会的利益，能够普及和平等，并不是要特殊的个人或階級，能够高升發財。倘使好好的去搞，人們只要常常將人世間的常識作为本錢，就滿可以应付一切緊急的問題了。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現在公司或个人的事务，無論它們是怎样的多和复杂，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又很准确的。通过貿易理事会的总会和地方分会以及屬於各个別公司的經理人，我們就能够在一個短时期之內，很容易地替国家，正像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替个别公司一样，作出以下的种种决定：消費所需的各種商品的數量；各種商品間每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各種行業和各項劳动所需的人数；其他有关生产和分配的事情。这样的各种統計，势必达到高度的正确和完备，而非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能办得到的。这些簡單的平等原則，就其性質而論，都是能够在一切的事务和緊急事故中付諸實踐的；因为这些原則，正像航海的人的指南針一样，無論在黑暗或陽光里边，無論在狂風暴雨或平風靜浪之中，都是能够作我們的向导的。

我們正在考虑的社会改革，固然立时就可产生很大和很有利的結果，乃是达到我們所討論过了的更为完善的变革的一个前奏曲。就是胆小如鼠的人，也不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任何一点恐慌。我們并不希冀社会能够立时就变得尽善尽美，我們也并不希冀那些与我們的年齡和体力同时成长起来的不良習性和錯誤，能够在一分鐘內就鏟除干淨。但是既然絕望的貧困和反常的劳役，当为

更多的财富和较为安逸的生活所替代——既然比较现在更为完善的设施，要使教育普及——既然现在一切阶级间的狭隘见解和乖离的同情，要扩大和调整，并且一切的人，必须对待他们的同伴好像一个大家庭里的自家人一样，大家都应利害相共，并且向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前进——所以社会才能不知不觉之中，一点一点进入我们所向往的境域，并且成立最高阶段的文化所必需的种种制度与习俗。

每一个全体只不过是一切支体的总和，并且一个国家总得分成许多团体或某些部分。因为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家族是由个人构成的，并且城镇是由家族构成的，所以在合股制度成立以后，恐怕仍将如此。现在城镇和乡村里边的人口分布，虽然不是很好，但不立即予以更动；同时现在的房屋，虽然是不卫生和不舒适，亦不立即毁坏和重新建造。我们对于我们的现在习惯，工作，和行动方式，或多或少地已经沾染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想。我们在精神上已经不能依照一种更完善的社会划分去做，将它分成由许多家族构成的团体，其中是一心一德，并且也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在现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尚未具备充分的知识，充分的道德，或充分的诚意，来建立这种制度。人类的心久已为桎梏所羁束，所以对于在将来的母胎中孕育起来的伟大的和光荣的命运，尚且不是豁然就能觉悟到的。但是倘使我们不能立时就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我们也必须排除一切阻碍，将未来美景的种子先种下去。

虽然社会总是要分成各部分的，但是各个部分并不一定要将这种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常常维持下去，不比在社会仍分为贫和富二个阶级时一样，这种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必得维持而且永将维持下去。人并不是自自然然就是人的敌人；同时一个人的利益，倘使不与别人冲突，他是不愿与人为敌的。在合股公司里

边，这种冲突是没有的。倘使一个股东通过公司得到或失掉任何一点东西，其余的一切股东也是如此；并且这种利益的普及性和平等性，现在并不在其他的情况之下存在。所以或者在社会的股份分配之下，或者在共有共享的原则的任何其他形式之下，劳动就会普及并且报酬就会与劳动成比例，任何一人的利益就等于是大家的利益一样；并且这样的利益互惠与平等，将从一个公司推广到一切的公司。

所以我们如果看一看现在所看得到的社会——包括它的一切不合理的习惯和成见，它的安排不妥的和便利不够的住所和生产方式，它的下流之极的嗜好以及它对生活享乐资料的瞎化瞎用——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一种社会设施，能够像共有共享的原则在合股的形式之下的社会设施一样，对于在应用上是这样宽广并且在效果上是这样巨大的力量，都能使之发生作用。这样的一种制度，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面，自然是很简单的——它将尽量保证交换的平等，并且将使每一个人获得工人在现在的制度之下绝无所知的真正自立——它将立即减轻由于工作过少或过多的缘故所产生的贫困，犯罪，和邪恶的习惯——它将使年轻的，年老的，和有疾病的人得到温饱而不令他们受到一点麻烦或使社会受到任何损失。在这种社会设施之下，一个阶级的就业，并不像现在一样，一定要依靠另一个阶级；同时一个人的所得，不再是另一个人的重重损失了。

经济学家们对于较为完善的共有制度所持的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在合股形式之下的这一原则。现在的努力并不能视为只不过是试作一种实验罢了——也并不能视为是在黑暗中找路——也并不能视为是普遍的无情，贫困，和没有道德的预报。社会将在这个变革之中，自始至终，都依照我们已经熟知了的原理去做——日

常的經驗可以証明，这些原則在更形广泛地采用之后，就将比例地更为有效和更为有力了。我們只要将一个要完成一个一定目的的少数人的組織，变成一个为了同样目的的全国人民的組織就好了；而且因为合股公司是比较个人的力量較大，所以由于一切这种公司所构成的国家的力量，也比任何一个孤独的集团的力量較大。

一个沒有限量的財富的生产和分配，对于社会的福利，虽然是第一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其次一类重要的社会設施，就是有关整个教育的那些設施——有关德育和体育的設施——有关各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の設施——有关各人整个品格如何形成的設施。这一个偉大目的，在合股的社会制度之下，就能够很快而且很有效地达到的。我們的時間与財物，現在这样地濫花在教育方面，非但立即就能納入正确的途徑，并且还能步步增加——那种令人堕落的情况，亦即現在或多或少包圍和影响每一个人一生的情况，亦是很快就將消灭——并且每一个兒童，都可以無須父母的操心或关怀，或整个社会的任何損失，而获得最好的教养。

在合股制度之下，亦即在更为完善的社会形式之下，我們可以為妇女和兒童的生活作适当的設施，使得他們的生活所需無須依賴丈夫和父母。倘使完全憑理性来看，兒童的扶养和教育都由父母負責这一桩事情，乃是大家都这样做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显而易見的極大缺点。我們可以老老实实的說，一切的父母都有一种發乎自然的心願，要為他們的兒女打算——就是在禽兽之中，也存在着这一种同样的刺激力量，使父母為兒女努力——所以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凡是要成立一种制度，將教养兒女的責任推到整个的社会里去的，那就是要違反并破坏人类發乎自然的心願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理由，是从对于这个問題的狹隘見解而来的。凡屬父母所固有的情感，都是不能毁灭的，非但人类如此，就是野兽也是如

此；但是这并不就等于說：因为人类正是与野兽一样也有这种情感，所以他們也应该这样的做，并且各人都要为兒女在幼年时候照顧一切。我們在生活方面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任何与我們同处的动物是不同的；并且我們所有的才能，确是比我們所知道的各种聪明的动物中任何一种所有的才能要高得多。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面不必和他們一样；并且虽然人与野兽对于他們的兒女，都有同样的自然情感；但是野兽之所以要保养幼年的兒女，完全是由本能所指使的，而我們人类則于本能之外，尚有理智来指使的。所以本能虽然常常使人类为他們的兒女打算，惟有理智能使他們将这一桩事情按着最有效的方法去做。

千辛万苦的經驗，对于一切的父母，尤其是劳动階級里边的一切父母，指出了現在的社会設施对于兒童的保护和福利是不完备到怎样可悲的程度了。現在人类一切的苦悶，大半是父母对于兒女的保养和幸福的焦虑。劳动人民因为为得他們的兒女着想，是怎样长时期地和低声下气地为人服役——他們是多少次吞声忍气地受了暴發权貴的那种傲慢暴行——他們是怎样地咬紧牙齿忍受着至可痛恨的現在的社会制度所加于他們身上的每一根鏈条的伤痕！原来一顆不安的心，就是常常悬着似的，何况每一想起兒女的前途，就要發生恐惧和疑虑——此二者皆非为父母者的幸福的因素。由于現在社会設施的不合理，人类已經是与禽兽差不多了，而他們所自夸的理智，并未使他們在保育兒女的任务上做得比禽兽較为优越。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社会在它的組成，結構，和目的上，應該只知道有整个的社会，而不应知道有这种狹隘区别，好像是父母与兒女的狹隘区别一样。每一个兒童應該是視作屬於社会的兒童，并且應該受社会的保护；同时社会对于年老的父母也應該是像一个养着父母的好兒女一样。每一个人，除了他与別的人

們的自然关系之外，同时还有他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并且就是在現存的制度之下，社会对于它的成員，因为成立刑罰或保护的一切設施，就已默認这种关系了。但是在社会有了一个合理的組織之后，我們就将，同时也應該，完全根除兒女直接依賴父母的制度；并且社会对于它的一切兒女，一面将負起德、智、体三育的培养責任，一面将使他們的父母像一切的人一样，除了出乎父母之爱的撫爱以外，就不必担負任何其他职责了。

这样的照顧兒童，并不予社会以任何妨害或損失。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关于財富的性質和源起的意見，以及我們所有的关于我們的生产力的經驗，都可以証明我們虽有充分的原料，但是我們的劳动决不会太多。在每一个兒童的身上，就已孕育了或多或少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了；因此我們就可以在各種設施之下，实施普及劳动，同时亦注意充分的資本积累，使这一批劳动可以及时發生作用，則每一兒童将为社会带来利益，而并不带来一点損失。从出世的男孩和女孩那里得到利益的，乃是社会，而不是他們的父母个人；所以他們應該向社会索取全套装备。在这种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之下，根本就不会存在着任何誘惑的因素，好像現在一样，使千千万万的人过着单身汉和童女的生活。結婚的便利将与結婚的願望相适应。一切的父母，对于一切兒童的維持費用，都要用間接的方法，通过一定的社会法規，予以协助；并且兒童們这样就不至于像現在一样，甚至为了他們的父母所犯的罪孽，而这样不講公理地要他們来为之受罪受罰。

那些社会設施要使一切的兒童完全依賴他們的父母来教育和扶養，固然是很不好的，但是还有更不好的一桩事情——亦即我們之間比比皆是的人格墮落和品行不端之所由起的一桩事情——就是妇女的生活必須依賴男子的社会風俗。妇女在她的職業和她的

生活上完全不应依赖男子，正像男子不依赖妇女或他的男同志一样。妇女并不是自然的，并且也决不能是法定的属于男子的奴隶或财产；但是论起一切有关人类生存的权利时，她与男子同立于一个最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妇女非但是依赖男子，而且是被视为不如男子——因此她就变成他的奴隶和他的玩物——她既无平等的社会权利，亦无参与政治的资格。因为她是受了不良和不充实的教育所貽误，因为骤看起来，似乎她是缺乏智力，难免为人所轻视，其实她的智力是没有得到发挥和运用的机会，并且还被她的寄生地位所贬谪下去；所以妇女现在是锁在专制和虐待的圈子里面，无法可以从那里拯救出来，除非她能完全摆脱那自命为她的主人的人的管束，达到像他不受她管束那样程度。当她从这种统治权中解放出来以后——在她可以无须顾虑到将来的需要而且是成为一个与男子平等的人以后——在她受到种种社会制度的抚养和保护，使她在德，智，体方面成为她所应该是的那样的人以后——那么她就将站到她的真正地位上来了——那么她的心脏和心里的一向还未发觉和现在还没人看重的宝藏，就将要流泄出来了，并且她对于男子将成为“与他正好相配的帮手了”。

这样的社会合股改革，将在一个短期之内，作好采用种种社会设施的准备，以期完成一切这些目的以及其他可以更代的目的——就是仁者所向往以及智者所能发觉的将为社会带来幸福的目的。我们为了哲理的探讨以及发明和实验工作的进行，就将成立各种国家机构，其中所需一切设备，凡是人类完全自由的机智和劳动所能创造出来的，都将应有尽有。凡是老弱之輩亦能得到照顾，因为已经不中用了的劳动，由于在较好的日子里曾经作了一番诚实的努力，现在亦是应该如此优待——并且这是一种权利，而不是现在的人所感到的周济和施舍。个人和公社的一切损失，不管

是因为火灾，船舶遇險，以及其他灾害的緣故，按着公正的道理來說，應該都是由整个的社会来負責的。我們的国家将成为唯一的大大的获利者或損失者；因为我們的社会将成一个龐大的保險公司似的，只是其所得的利潤，是人所共知的，而其所受的損失，却是人所不覺和不見的。

这种制度建立以后，我們現在所受种种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迫害，而且也是多少世紀以来我們与之对抗而沒有一点效果的一切迫害，几乎就可立即消灭。刻薄将失去它的地位，寬厚將繼之而起；并且將有一种公正的，自然的，和合理的权利和所有的平等，来繼承現在的一尊一卑和一主一奴的制度——在那种制度之下，不但各人都处于敌对的地位，并且还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習以为常的伪善行为，淹沒了人与人之間的發乎自然的同情心和慈爱心。在这种合股制度之下，就像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听其自由尽量累积資金，并且也听其自由，無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是随他所願，来享用这样的积累。每一个人的儲蓄都是屬於他自己所有的，并且对于他的同人們的儲蓄是不会發生任何影响的；因为平等的交換以及个人的各自独立，就可以使所有的財富不能成为作恶害人的工具了。至于有关适当的社会治理，社会所有一切兒童的教育，孱弱分子的照顧，科学研究的进行，現在存在的住屋的拆除和重建，道路的修筑，以及解决社会的各种需要和一切緊急問題的机构的建立等等的一切費用，都是可以从征收人人要納的直接稅，或在消費品上直接征稅，以及从房屋等等所收的租金等等来源，得到相当大的基金以資应用。

所以，社会有了这样的一番的改革以后，虽然它的整个面貌一时尚未改变，但是它的現狀和它的整个內部組織天天会去旧生新，然后不須經過多少時間就会在外部表現出来。現在存在于社会的

内心之中并且是真理和正义所不能容许的种种恶形恶状的乖戾和丑态——亦即丝毫不变的道德堕落——即将为社会所未曾享有过的一种贞洁和新生的力量所击退；并且从正义的岩石里所流出来的人类幸福的滚滚清泉，将灌注到一个心又一个心的里面，直到人人都喝到甘泉的水，并且都感到心快神怡的影响为止。

那么，这一个社会运动的大纲是要让各方的人都来考虑考虑才好：要让那些以为这一社会改革是必需的人考虑，同时也要让另一些人考虑——他们诽谤一切这类变革，乃是误入歧途的幻想家的胡思乱想，否则就是诡计多端的歹人们的狡猾欺詐。因为这个社会运动大纲，是根据已经确定了的生产品来的，而且它是完全依照我们所熟知的和一試再試过了的实施计划去做的，所以無疑地它将推动人类，很快地就进步到蒼蒼生靈所能达到的幸福和完美的最高境域。这一变革将使整个的社会非但能有較多的財富，并且还能有較多的休假期間，而且因此就可以消除現在存在着的貧困与愚昧的現象——它将消除現在阶级和等級的划分以及起源于这种划分的橫行霸道，不管是在社会方面的或是在政治方面的——并且它将使一切的人，由于采用有利于这一目的的詳細規則，都能获得德，智，体三育的改进，达到那样优越的程度，决非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能及得到的。

这样的一种变革，就同我們已經考虑过了的更为完善的变革一样，必須有它的先决条件：就是除了个人的动产以外，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实在資本，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再生产的財富，都須是整个社会所有和管理的；現在的資本家和雇主的职务及其权力，是要从此立即停止的；社会好像是一个大合股公司一样，由無數的較小的合股公司构成，个个都进行劳动，生产，并且在最平等的条件上互相交换。这桩事情的道理是可以

想得通的，并且将这个概念付诸实践，非但是能够想得通的，而且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們对于这个社会运动，一向就只看作是我們所举行的一种变革，并未考虑到如何完成这种变革的手段以及如何将一国的实在資本都归生产阶级所有。我們已經指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要得到財富，总不外乎这两个方法：第一是通过劳动，第二是通过貿易。第一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来的，第二是憑着不平等的交換从別人的努力来的。金銀幣和銀行券都是財富的代表；并且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方法，倘使得到了这些东西，他就能看到許許多多的人，情願拿土地，房屋，或另外任何东西来与他的錢幣和銀行券交換。我們也已指出錢幣与鈔券所以能有价值，只不过是能够在社会里通用之故；并且这种价值是靠着实在資本的存在，而錢幣与鈔券只不过是实在資本的代表罢了。

我們可以用实例証明一个国家的貧富，并不以人民所有的金銀数額为标准，而是以国家里边的房屋，船舶，机器和商品为标准；并且我們現在倘使沒有这些东西，同时又与其他国家断絕往来，那么我們中間每一个人，虽有百万金鎊，亦是要像这許多即将餓死的乞丐一样，因為我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維持生命的东西可以互相交易。但是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一个人将拿出他的实在資本——他的房屋，机器和粮食——去换取毫無实在价值的代表，即金子和銀行券；并且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只不过是因為根据社会習俗而来的經驗，他就相信他能在任何时候，可以用他的金子和鈔券換得某一数額的实在財富正与它們的面值相等。他知道这种貨幣会依着数量的大小，替他換得将来的二十年至四十年所需的衣食住或其他生活所需的东西。至于在他得到这种貨幣保證——保證他能得到实在的財富——的时候，到底有沒有一点这些东西存

在，那是無須去考虑的：他知道在某些地方总会有一些实在資本正合他所有的貨幣的数額，并且他也知道一切的人都会替他服役或拿各种足額的实在財富来向他交換这种金幣或紙幣。我們所以都用貨幣来买卖并且都拿出实在的东西来換它的代表，就是因为我們都有了这些想法的緣故；所以根据同样的原則和同样的手段，劳动階級也可以从資本家那里，購得那些由于現在的不平等交換制度使他們获得的巨大积累。

我国的实在資本的价值，我們已經估計为 500,000 万鎊了，并且我們也已指出每年在联合王国里边所产生的財富約值 50,000 万鎊，其中由劳动階級所得到和所用去的尚不到 20,000 万鎊。倘使劳动階級只不过是照着現在的标准来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同时他們即使只能每年生产 50,000 万金鎊的財富，那么他們在 17 年內所能生产的財富，滿可以購得这个帝国現在所有的全部固定資本了。但是我們已經指出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他們的地位和他們所負的重担，就不許他們累积相当可觀数額的資金；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消灭这种制度，恐怕只能是經過許多世紀以后所能想望得到的一桩事情，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还須在这一个长时期內受到現仍存在的社会情况所帶給他們的一切禍害，其严重程度并不見得稍稍減輕。但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必須将全国的实在資本都为生产階級所拥有才可——可是因為他們必須用收購的方法得到这种資本，同时因為在現在的情况之下，甚至于在許多年代之內，他們也無法累积足够的財富来收購这种資本——所以生产階級的人們，不言而喻地仍旧必須做資本家的魚肉和奴隶，除非他們能够采用一种計劃与以往所用过的完全不同。

这种計劃的發現和采用，并不是一桩难事。为得要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讓我們用一点兒功夫来想一想生产階級的人們对于

这一种社会变革的欲望，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每一行业就在它的内部成立一个将来的公司的基础——成立并召集一个由各公司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发行定名为一定数额劳动和金镑的纸币和瓷币来替代现在的交换媒介，并进行将来在社会里的交易——并且这样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要与资本家协商，而且将所有固定资本由资方转移到其他一方。

在这些推想之中，沒有一条——甚至包括最后一条——是办不到的。这一运动的成功，并不需要全体资本家与生产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能够双方立时同意。这个变革所能完成的程度，就不妨限于资本家与生产者所能同意的事情上好了。但是，假使双方都情愿依照所提出的条件成交——资本家得到付款憑单并交出他们的产业——大量沒有就業的劳动和现在存在的机器开始工作——新的發明和新的用具在生产事业中予以采用——生产阶级所匯合起来的劳动与力量都集中起来，并且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进行——200,000 万镑的全部债务不难于 20 年内付清，同时资本家們可以安心地随其所好来享用这笔巨款，并且对于这个包围着他們的忙乱世界可以不聞不問。

什么是有碍这样一番事业的真正困难呢？在一方面，我們只要能够团结和努力就可克服一切困难；在另一方面，我們只要能有信心就好了。至于全国的实在资本的收購办法，正像我們所考虑的一样，当然是要依照合乎法律和合乎情理的購買手續，完全像卖主和买主間現在所进行的任何交易一样。这个合同虽然是其大無比，但是它的性質却不因此而更改。倘使劳动阶级对于所要的东西都可用黄金預先付款，那么許許多多的资本家就能甘心情願来做这桩买卖了。况且同样的产业出卖給熟悉的资本家时，即使沒有黄金也是不会遇到一点困难的，因为只要出了一紙憑单，作为

在将来某一时候付款的保证就好了^①。倘使一个劳动人民用黄金来向一个资本家付款，或者这一个资本家对那一个资本家用黄金付款，他只不过是用劳动所产生了的东西的代表来支付——倘使他是用一紙債券訂明在将来某时付款，他只不过是答应用劳动将生产的东西来支付。可見無論是过去的，現在的，和将来的关于資本的交易都是靠着劳动来履行的。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們不能用劳动本身来購買东西呢？为什么劳动債券——亦就是在将来的一个时候用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东西付債的——和資本債券——亦就是現在用同样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付債的——二者不能有同样的价值呢？^②倘使我們对于資本家的机器和房屋是能立即用黄金付款的，这些金子也不过是一种憑据，保证他一定能够得到其他財富，其价值将与他所交出的东西完全相等。倘使給以債券，这也是一种憑据，保证我們必須按照合同切实履行。資本家現在情願用他的商品来換取黄金和票據，就是因黄金和票據是通用的流通媒介；而且在我們所計拟的变革之中，生产阶级所發行的鈔券，既然是同样的流通媒介，当然它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会像黄金一样地有价值。倘使資本家对于合同的履行义务要有所保证的話，試問全国人民的保证难道会不如个人的保证么？个人失信的例是数也数不尽的——历史的每一頁都是滿載政府欺詐的紀錄——但是全国人民違背合同的例証，就是一个也找不到。

我們所談到关于劳动阶级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所必須受到种种迫害的探討，就已對我們指出这些迫害是导源于不平等的交換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划分，就是将它分成雇主与雇佣者或富者与貧

① 这种憑单就是金融界所称的本票。——譯者

② 資本債券以現在的劳动付債，劳动債券以将来的劳动付債。前者指以現金付債的憑单，后者指延期付債的憑单。——譯者

者；并且每一社会变革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在这些阶级間存在着的
关系和不平等。因为这是我們所怀抱的目的，所以我們不能希望
尚未脱胎換骨的資本家，甚至都肯答应，为了这个目的，出售他們
的產業。作为一个阶级而論，他們現在是厭惡任何一种交涉，無論
是在怎样遙远的将来，势必从他們身上捺掉統治的权力，毁灭掉阶
級和等級的联络和情感，并且要将現在社会上的高低不平之处完
全軋平。但是关于財富的性質，源起，和轉移的研究，就已在理論
上証明資本家对于他們現在所占有的土地，是沒有合乎正义的所
有权的，同时他們对于他們所已获得了的大量資本积累，也是沒
有合乎正义的所有权的。資本家占有这些东西所依据的产权，不
过是一种習俗上的权利——就是一般的社会習俗所授与和承認的
一种并不受時間所限制的权利。就是一般習俗，在个人的財產与
公共团体的利益冲突时，無論是在公路，鐵路，运河以及其他的財
产上，也都是不管業主的意見，即进行估計这种財產的公平价值，
并按所估定的价值对業主付款以后，就即征用这种財產。产权的
永远維持，既不管任何可能發生的情况，又不受任何外来的約束，
乃是一桩怪事，就是在現在的时候，也是做梦也做不到的。所以这
种能使資本家們占有他們的財富的傳統权利，虽然在正义的眼里，
是像这种使生产者获得他們的一点微薄酬劳的傳統权利一样，可
是整个的社会，無論在什么时候，都有改变它的現存設施的权利，
無須考虑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是否同意。但是对于資本家現在所
有財富的收購，按着我們所考虑过了的方法去做，决不至于使和
平中断，也不至于破坏任何一个人的幸福。

至于将許多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准备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实施
一种变革这一桩事情，恐怕它就是在我們的运动中最易办到和最
初的一个步驟。就是在此刻罢，联合在各色各样的会社里的生产

者們，亦不下于二百万人。几乎每一个工人現在是或者曾經是各業联合工会或同業工会的成員；并且在这一階級之中，加入互助会的人数，据最近报告，并不下于一百五十万人。現加入会社的人，約有八九百万的妇女和兒童是賴以为生的——总合起来約占人口 $\frac{1}{3}$ 。这里就是我們立时可得的充分人力，滿可以用来达成任何社会变革或政府变革——这里就是或多或少地結合起来的，組織起来的，并且是有智力的和众多人数的材料——这里就是从現在的社会情况遭受到共同迫害的材料，并且現在就已團結起来为着消除或中和这种迫害的目的而奋斗了。但是在他們發覺現在制度的不可能改善的本質以后——在他們醒悟到他們的命运的固定性和单纯政府改革是毫無一点用处之后——無疑地整个的劳动階級将團結得好像一个人一样地要求一种社会变革；并且在他們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世界上就沒有一种力量敢說禁止这种要求了。单是这一个受压迫階級的人們，即使只拿出一部分的力量結合在一塊兒，并且将这样分出来的一部分力量，現在都灌注到一个目的里边，就能立即拯救他們的階級和他們的國家，也能憑着一次的运动，就推翻了全部社会組織，并且能够成立各种社会設施，俾得尽量納福去禍，正像最热心的慈善家所禱祝的一样。

所以这就是完成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这就是社会所拥有的手段，借此就可以达成我們所希冀的目的——这就是社会变革完成以后的結果。这个目的是公正的，这些手段是簡單的，这个結局是可以令人滿意的。这一变革，因为它的新奇，可以使某一些人一时惊駭万状，或者可以吓倒另一些通过成見的歪曲媒介来看事的人們；但是这个題目一經細心研究之后——就是在好处和坏处以及耗費和享受一經衡量之后——一切这些不乐意和不信任的感想，就将不知不觉地自行消灭了，同时整个的运动亦将稳步迈进，

并且会使我們只感到这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在我們所考虑的行动的原則和方式上,真理和正义并没有受到蹂躪——每一个人的德,智,体力量,只会因为这一变革得到改善,而不会变坏——我們也不留下任何途徑讓暴政带着無情的鉄鏈以及长长的軍事的和司法的屠杀队伍,混进人民里面,但是我們要永远去淨而且毀尽每一个政府禍害的来源。在这个运动里边,既沒有任何东西会导向社会的無政府状态,亦沒有任何东西会导向种种跟着政变而来的禍害。那么,社会与个人要怕点什么呢?生产階級只要放心前进就好了,因为真理是与他們一道——正义是与他們一道——一切的成功要素是与他們一道!

第十二章

現在的制度和財產共有 制度的對比

一切有关人类行为的誠令和方式，都是因为人类的知識不足和手段不当的緣故，所以必然是缺陷多端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識都是通过他自己經驗或別人的經驗得到的，所以他决不能，在描写一种尙未存在的状况的时候，就一点兒也不会錯地决定个人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并且受到新的影响之后的情感和行动，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我們必須站在过去和現在的基础上去观察将来——要經常接近經驗与事实——要将一幅未知的画，用已知的和确定了的各部分的速写拼凑起来。倘使这样地面对原則，行动，和行动的動力，那么我們对于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动向，可以說是，虽不中不远矣。

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社会运动，就是有了这样的性質，并且是这样地树立起来的；所以我們虽然不能指出每一瑣屑的社会設施，可能会被实施这样的一种制度的人民所采用，但是这种制度所由以树立起來的原則以及它的一般綱要，就将成为一种标准，可以用来測驗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并且还可与之比較。現在这个年代，对于相繼而来的后代，並沒有任何管制它們的权力，并且也不能很公正地为他們制定必須遵守的法律或其他設施。任何时代的人們，

同样有他們的自由来加以廢弃,修正,或制訂。永远不变的事情是沒有的;并且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虽然統治者和政府总是依着慣例頒布一套成文的法律,申明将来言論和行动的界限必須划分清楚,可是将来总有一天,必須将这样的紀錄,完全一笔勾消;并且将来在这个世界上,总会人人都有充分的常識,使他們自己就能够决定是非問題,無須向腐朽的羊皮書和虫蝕的大型卷册的权威去請教。

現在的危机,不管它将走向那里,只不过是事物进展的自然动向——这不过是在惊濤駭浪横行千古而且还永将日益猖狂的世事大海里边,添了一件事情罢了。这是履行人类自有生以来即已注定了的一种使命——这个危机是跟着原始人类情况而来的文明进步現象——这个危机是仍旧在进步着的,即使是在很有文化的希腊和羅馬已經墮落到半野蛮的情况的时候了——这个危机是繼續前进的,即使是在我們遭遇到法国革命的时候,即使是在霸道和巫术使欧洲的泥土浸漬于鮮血之中的时候——并且这个危机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会在我們眼前經過,并推动我們跟着前进,同时还要毀坏并重建各色各样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像它已經是常常这样做并且将常常这样做一样。現在的運動并不只是地方性的——它并不限于国家,种族,或信仰——它的动作范围是整个的世界。因此在考虑社会变革的时候,我們的探討并不限于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和規則;同时在进行所計拟的变革的时候,我們决不承認某些制度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般說法,不管这些制度的性質或目的是怎樣的。一切这些制度是在不同的时候,为得不同的目的,而分別成立起来的——它們也已在相同的时候,为得相同的目的,而分別修改和訂正的——并且正像过去的人們有权来制訂和維持这些制度一样,現在的人們亦有同样的权利和力量来毀坏它們。一切这些运动和变革就是革命;并且正像历史的每一頁所証明的一样,凡

是促成这种变革的禍根，大概都是导源于統治者和政府的种种愚笨措施，想要用利劍和刺刀，来向人民說服：虛伪就是真理，专橫就是正义，奴役就是自由。

因为我們是这样自由地想了和做了——我們对于各色各样的原則和行动方式，凡是国家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所必需的，都是已經研究过和體驗过了，而且我們也看到从不遵守这些原則和行动方式而来的种种禍害中的某一些禍害了——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进行一个較詳細的对比了——就是現在的社会設施与我們在上面所簡述的形式之下的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对比——并且我們还要对于那些个别的社会集团所爭取的其他区区几种为了要救治現在的社会病害的措施，亦須加以研究。

我們已經討論过現在社会里边有关貧富之分或雇主与雇佣者之分的階級区分，都是要完全鏟除的——社会里边只許有一个階級，就是一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工人們，都一塊兒結合在劳动普及的并且按劳动的时间計酬的，許許多多社团或合股公司里边——这些社团就占有了全国土地和生产資本——它們也有一种流通的銀行券或紙幣，为数約二十亿鎊——并且它們互相共同地生产或分配財富，同时还根据平等交換的大原則来进行交換。这一龐大的工联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的性質，頗与一个現代的股份公司相似，并且也将采用同样的方法产生它的結果。我們已經討論过了这个較高的社会形式，与現在我們所討論的运动相比，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它的設施方面。每一运动都是抱着同样的根本目的的；并且每一次运动，将靠着广大力量的正确結合和正确方向来完成的。

在每一种社会状态之下，我們必須有劳动，分配和交換；并且最好的制度，倘使依它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交換平等的公正原則

去执行的，一定是一种能使我們用最少的劳动支出而能生产和分撥最大数量的財富。在現在的社会設施之下，我們在生产开始的时候就即予以阻碍，因為我們逼使無千無万的人們，只能过着無所事事的岁月，而且丧失了一切可能由他們的劳动产生出来的利益。所以这种制度，并不允許我們来生产和分撥最大数量的財富，因此我們認為是不利的。現在的制度，是一点也沒有同交換平等的原則相結合，因此我們認為是不公正的。能使劳动發生作用的力量，是掌握在不屑劳动的人們的手里——他們一生就只知消費別人所生产的东西，并且还要压迫和誹謗在他們以下的人——并且他們因此而能終身無所事事，同时还要因為他們在社会上所处地位的关系，畢生只知压迫。所以現在的社会制度，非但是不利于生产的，非但在交換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完全破坏了一切权利的平等的。

但是在正像与共有共享制度分不开的那些設施之下一样，凡是身体强健的人，必須都要劳动，而且必須用智力所能發明的每一种方法，来帮助这种劳动，生产一定是很大很大的。这种普及的劳动，倘使能与平等的交換結合起来，就可以根据平等的原則，調节一切的財富分撥。况且共有共享的制度，要使国家的資本积累听憑整个国家来处理——它决不許任何一人只听別人如何指揮——所以它是必須常常一律平等地保护一切的人，免受任何一种的苛待。因此不管是在生产，或分配，或撥給方面，不管是在劳动的节省或財富的享用方面，不管是在平等权利和平等法律的建立和維持方面，不管是在国家的强大和个人的幸福所必需的一切其他的事物方面，这二种制度是無法可比的。

至于促进共有共享制度在合股形式之下所必需的社会設施的一般性質，当然是与現在存在的社会設施相同，無須一一枚举。当然全国和地方都要有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累积和倉庫；这种产品

的分配將由規模宏大的市場或商品出賣處來擔任，而不復通過許許多多小商販的媒介；並且每一種必需品和奢侈品，可以按着它的全部成本，在全國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但不會因貨物過多而落價，也不會因投機商人的操縱而漲價。一切商品的生产与運輸，均將妥為管理和調節，並且除了滿足人類一切欲望的自然條件以外，就不為其他任何條件所約束了。整個社會的事務將由總的和地方的各種機構來調節和管理，至於這些機構的成員，將由各公社推選出來。當然要有一個國家銀行來發行流通媒介，並且要根據每一合股公司的成員人數或他們的職業的性質，按比例撥交各公司的經理。一切的人和公司，就可以在現在的貿易的原則的基礎上，用這種貨幣來購買各種商品，和做成一切交換；並且還可以採用對個人征收直接稅或對商品征收百分之几的賦稅的辦法，以便積累充分的資金，然後可以從容應付一切緊急的需要。至於發行的貨幣數量，經常不得超過存在的實在有效的資本；並且它會像人身的血液一樣，均勻地流到整個的社會，並帶來健康與活力。付給勞動的貨幣總是經常準備好了的——勞動也是經常有所準備，要竭盡一切的力量來換得貨幣——並且這樣就一方面可以由貨幣保證勞動，一方面又可以由勞動本身保證獲得貨幣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這樣就能够沒有紊亂，沒有貨物積滯，沒有失業，沒有貧困；但是生产和積累以及分配和消費，就會自然互相適應起來，並且也會很協調地做出一切共同的成績來了。

作為這個制度的運用的一個例子來說，我們不妨假定有五個公司，各有大致相等的人數，而且各用同樣多少的資本。第一個公司是從事生產糧食的，第二個公司是生產毛織物的，第三個是從事於棉織物的，第四個是擔任國內的總經銷者，第五個是對外的經銷者兼外國貨物的進口者。第一個將於每星期或每年付出某一數額

的地租,工資,和其他項目的开支;并且它的生产总值,就将与所支付在生产里边的貨幣或劳动的总数相等。第二个与第三个公司所产生的商品价值,也是这样决定的;并且第四个与第五个經銷的公司将从別的公司和別的国家購買种种商品,又将它們运往全国的和地方的各个市場,并且还要加上百分之几的費用,其数約与用于商品在运输和銷售的整个过程中所化的額外劳动相等。我們將根据同样的原則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整个社会的任何角落調节生产和分配——因可依社会的需要,作交替的增加或减少,或轉入新的用途。不管这些公司的劳动是怎么样的,而且不管它們是建立在那里的,每一个成員将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并且他将用这些工資,按照商品的真正价值,来購買它們。这样一切的利益就能平等享受,并且个人与公司都不能在別人的損失中得到利益。

因为这些公司的每一个成員的工資,是依据他必須劳动的条件而定的,所以他一定是要工作的。倘使劳动是用在原料上面,它的結果就会形成各种商品。所以由于任何一个公社所付每一小时劳动的酬报,同时就应有与所給的酬报价值相等的某种东西,并且这个等价物是可以从別的人那里換得另一种等价物。这样的一种制度,本来就包含着,不能在現在的設施下存在的,一种能起自动調节作用的原則;并且生产,分配,和消費倘使是結合在一塊兒的,其中第一項与最后一項也是貼近在一塊兒的,并且这样就形成一个圈子,将整个的社会都圈在里边,并且将每一个人的福利都放到他自己的掌握之中。

在每一种社会制度里边,其最重要而且是居第一位的社会設施,就是有关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的。这种設施的缺点,在联合王国里边,是久已昭昭在目,無人不知的了,而且各种救治方法也已有

人提示過了；但是因為有了現在的制度的羈絆，總是不能夠找到真正的救治方法。現在的制度是准許土地能為私人所有的；並且這種所有制度，因為它能夠使一個特殊階級，來決定在什麼條件的基礎上 and 怎麼樣大的範圍里去生產糧食，所以就使社會里大多數的人們，只好唯命是聽，任其擺布，並且還要使他們受到貪得無厭所能發明的種種欺詐。土地為特殊的私人所專有的制度，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已證明是禍害之源的一種社會設施了；並且在土地的面積有限和肥沃不同的國家里边，種種卑鄙和不公正之極的制度和事實，都是由個人所有制產生出來的。在那種情況之下，土地的所有者要向土地的耕種者，以地租的形式，索取產物的一大部分——他會憑着頒布立法的措施，^① 排斥土地寬廣和土性肥美的一切國家的糧食——這樣的排斥，就將本國所產糧食的價格，提高到能夠對地主交付地租的水平——這些排外的法令，乃是居統治地位的地主們所制訂出來的——他們所以能有這種權力乃是憑借他們的財富而來的——他們所以能以地租的名義得到財富，就是因為他們擅取了土地的專有產權的緣故。土地私有，就這樣地在不知不覺之中一再將種種禍害帶給整個的社會；因為按照這種設施，糧食的產量就要減縮到使千千萬萬的人都受到飢餓的程度了——暴政也就要發生了——社會上很大的一部分人的勞動，是要放到另一部分人的肩上了——並且不列顛的地主，是能夠從生產階級那里，以地租的形式，每年吸取一億鎊的年金中的大部分。

為了要改善這種情況，大家就要求撤消糧食法令；他們都十分肯定地認為倘使外國的糧食可以自由輸入國內，那麼本國產生的

① 指糧食法令或稱谷物法令(Corn Laws)。這是維護地主利益的法令，但因新興資本家們的反抗在1849年最後廢除。這是封建勢力向資本主義低頭的特征之一。——譯者

粮食的价格就会下跌到外国粮价的水平——因为本国粮食的价格下跌，所以耕地的地租亦必下降，地主們放在劳动阶级身上的沉重负担亦将减轻；并且生产者現在每年所损失的一亿鎊，将来就会有较大的一部分留在他們自己的腰包里边。

这一种改善办法，正像我們在上面所考虑过了的种种办法的性质一样，亦是沒有效力的謬論。我們已經一再指明，劳动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就注定了他的畢生命运，只能是贡献出大量的劳动，去换取微乎其微的一点报酬——这一点的报酬，并不是根据获得报酬的人所应得的产品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一班賴以生活的懶汉的人数而定的——所以任何立法的规定或社会的章則，倘使对于这样生活的懶汉們的地位与人数均是置之度外的，那么就其本质來說，一定是一点也沒有用处的。从欧洲和合众国的劳动阶级的情况来看，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便宜的粮食并不能产生我們所希冀的任何一点有利的結果；因为他們是迫于現在的社会設施，先要竭力补养貿易和商业貴族的元气而反对粮价的下跌——自由竞争在他們之間产生了到处相同的結果——成千成万的人們因为失業而到处流浪，其唯一的指望只有依賴雇主的恩惠和一时高兴——并且他們所产生的大半財富，将由不平等的交換而轉移到別的阶级手里。只要現在的制度一天存在，劳动人民就只能在两种的损失上选择一种。就是从貴族地主手里所挤出来的东西，亦将立即为航运業，制造業，和商业里的貴族所攫取去了。

联合王国的土地的肥沃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收获很好，有的是不值得耕种。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粮食能以半价从国外購得的时候，倘使还要浪費劳动在荒蕪的土地上去生产粮食，那是愚笨之極的事。人們并不为劳动而生产，而是为財富而生产；并且一切的

劳动，必須常常这样运用，使它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或更多的閑暇。我們在發現用一小时做好一样东西的方法以后，就决不可以再用二小时去做同样的东西了。

各个国家的土質和物产的复杂，使世界人类能够解决互有需要的問題，并且因此就可以紧紧地在一切同类的有生之物之間或多或少常常存在的友爱的圈子里靠攏起来。在一直到現在就已存在了的社会制度之下——国与国間以及人与人間的敌对現象是由它而来的——各国在粮食方面各不相倚的情形，或者与国家是有利的。倘使不是能够这样，整个国家的人民，就很可能因为某邻邦的暴君的出尔反尔而早已就餓死了。但是在世界各国都知道平等和共有的原則并都按这些原則去做的时候，这一种的顧虑根本就不存在了。

虽然一切的国家并不是都同样地适合于粮食的生产，但是不見得有一些国家，甚至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交換粮食的某一些原料或商品的。一个国家在考虑到它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應該仔細看看它要节省点什么东西，并且什么东西是別的国家的人们所需要的。粮食，衣着，五金与木材乃是不可少的东西；并且一个国家如或在这些东西之中，能有一种是有富余的話，它就一定可以用这一种东西去換得任何它所需要的东西了。并不能找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某些商品，一点也不依賴別的国家的人们的。

联合王国因为地理位置和疆土有限的緣故，自然是依賴外国供应它的全部奢侈品和大部分的必需品的；并且它有取之不竭的各种金屬和矿物的貯备以資抵償并可作为等价物来用。所以科学和技术，并不要专门想法在不列顛生产用力很多而收效極微的一切它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應該努力寻求各种方法，使那些能够換得所需物品的等价物的生产又廉又速才好。倘使某些商品是能够

比較容易地通过交換而得到的，那么这些商品就决不应该由自己去生产了。

在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之下，自由貿易的原則就能最徹底地予以实施，并且它的广大利益亦能普遍地都享受得到。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利益，似乎是沒有怎样的加以思索似的，而且还是要使它們永远冲突和敌对似的，所以真正的自由貿易只能在名义上存在罢了；并且由于国与国間商品互易而来的利益，亦只供一个小圈子以内的人們去享受。这种現在存在的情形，無可置議地証明了現在的事实就是如此，并且将来也常常如此。

我們早已就知道联合王国的人民，虽然沒有許多必不可少的商品的原料，但有一切的条件将原料制成所需的商品。所以他們已經轉移方向注重到制造業方面了；并且走到制造業的第一步，就是要有机器的，所以机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們也用了一切的力量将机器应用到几乎每一生产部門了。我們已經知道現在在联合王国里边所有的机器所能做的工作，就与一亿人的劳动所能做的相等了。但是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这一偉大的机力，既沒有減輕劳动，也沒有增进劳动階級的人的享受；因为它是为別的階級的人所有，并且又是专为他們所独享的利益效劳。所以一部分的經濟學家們所主持，关于毫無約束的使用机器的弊害，应加改正的意見，也是和他們的其他种种救济計劃一样，同是一种幻想罢了。它并不能深入其因，所以它也不能消除其果。我們已經指出現在的社会制度，通过不平等的交換，将所生产的商品或資本放在一边，将生产的力量或劳动，又放在另一边。劳动是一个工人在換得商品时所必須給的唯一等价物——每一种减低对劳动的需要的新發明，就要减削这种等价物的一部分——每一种机器的增加，一定要替代某一

些勞動，因此就消滅了某些工人的等價物，否則就減低它的價值——所以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加以所有機器的相對數量還是有限的，而且在不列顛一國，就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滿裝商品的貨棧之間餓死，同時資本家們却要走遍全世界去找買主。

資本家們并不去策劃和建立種種設施，使一貧如洗的工人的沒有被雇用的勞動，能夠發揮它的作用，同時還可以使社會里边各部分的人們都能夠生產等價物，並且能夠用它們來互相交換；但是他們却要尋求對外國的自由貿易，使他們可以在能夠對他們提供等價物的那些國家之中，出清了他們的一切商品。一個市場的推廣，常常會引起機器的添置和人力勞動的減削——這樣看來，所謂自由貿易的把戲，歸根結底，是要減削本國工人的等價物的價值，而且從他那里取走所減削的那一部分，同時還要給他帶來一年又一年的窮困和受苦，雖然它也替國家暫時帶來了狂熱的和 unhealthy 的一番忙忙碌碌的活動。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正像我們所指出的一樣，機器逐漸從生產者手里拿去了勞動和由勞動而來的養料，並且將一切生產出來的財富，完全都放進資本家的口袋里边。在這種情形之下，機器對於工人，乃是一種禍患；並且因為自由貿易是要使機器增加的，所以自由貿易也是一種禍患；並且按着事物的性質來看，這二種禍患的不斷擴張，恐怕是會使它們改變性質，或削弱勢力的。

自由貿易與無限量的機器，雖然，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對於生產者的利益是有極大害處的，但是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卻能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正像我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的一樣，一切的人都需要衣食住以及修養和娛樂的空閑時間——他們是需要某些商品，而且並不是產生商品的工作。在一種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當然社會的生產力是公共的財產，而且一切這種的利益是普遍

地和平等地为人民所享受的，那么自由貿易和不加限制的机器，当然只能产生好的結果。机器就不复是生产者的对敌了——它也不复专做反对他的工作而且还帮助資本家将他推入地獄里边去——但是它将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并且这一种的自由貿易，一方面是拿走一切他所不能消費了的商品，一方面却又通过交换替他带来世界每一角落的各种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們所利用的两位最重要的推进世界繁荣的帮手——不加限制的机器和不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在現在的制度之下，不但在任何时候一定要丧失大部分的利益，而且同时还要大大地产生肯定的肉体苦痛和社会灾禍。它們是禍患的根源，而且因此就不能变成治病救人的因素了。但是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它們立即就会改变它們現在所具有的性质和趋势：它們只能被視為極其有利于人的因素，并且是革除許多禍害的因素。自由貿易与不加限制的机器利用二者，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要是作为現在疾病的救藥的話，恐怕是沒有一点用处的。它們不能絲毫地改变劳动階級的社会地位——它們也沒有替这一階級带来更多的財富或更多的休假期間——它們也沒有使这一階級摆脱別的階級的統治和勒索——所以自由貿易与机器，对于与依賴，穷困，和过度劳役联帶存在的种种弊害，并不是救治良方。这是龐大的利益为局部的人所有和为全体人民所有之間的極大区别！

与自由貿易和不加限制的机器利用等改善方案有密切关系，而且也是資產階級所提倡的救治方案，乃是殖民政策。他們老早就以为在联合王国里边的劳动，無論在怎样低的价格之下，总是超过資本家們所能雇用的人数了——多年以来，从事于制造業的工人們，也都感觉到机器是从他們身上慢慢地，但肯定地，剝夺了一切生活所需求的东西，并且將他們抛弃在世界之上，使之謀生乏

末，尋死無門。既然從事于某一些行業的工人的勞動已經為機器所替代了，所以他們的工資是步步下降，最後直到他的勞動，雖然一點兒的休息也沒有了，尚且還够不上獲得一點最粗的糧食。極大多數的人的處境已經都是如此了；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同時還在逐漸增加的，無論怎樣遷就都不能得到就業機會的那些人們，就都不得不賴救濟法^①對於貧民救濟暫時還許可的一點區區補助罷了。資本家對於這種情況所想出來的救治方案，並不是替工人在減輕勞動和增加報酬方面設法——也不想將機器和勞動所創造出來的財富作公平的分配——也不想用任何方法去改變已經引起現狀的種種原因——但是只要將所有半飢餓的工人都放逐到異域去，然後就不再聽到他們的怨言，不再受到他們的威脅，並且不再因救濟捐而從資本中擠出一點可憐之極的施舍，來作周濟之用。

在這樣地將移民遣送去的大多數國家之中，大概都是不毛之地，並且氣候亦是很惡劣的。即使是陽光所照到的最好地方而且是我們所能呼吸到的最純潔的空氣的地方——即使是人人的內心所渴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它亦不會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產生出有別於我們在這裡所觀察到的幸福與道德。在那裡，財產將不平等，勞動將不平等，並且交換將不平等——階級將有高低——衝突，嫉妒，和仇恨也是不可免的——當然也會有土霸與奴隸。凡是不列顛或任何其他國家所建立起來的殖民地的紀錄，就可證明事實都是如此；並且為什麼要這樣和必須要這樣的理由，我們早已就指出了。

在發動勞動階級的人移居國外時所提出的主要理由里边的一個理由，一看就可知道是自相矛盾的。他們告訴生產者們說：許多

① 即 1834 年後逐步減縮的和加緊救濟苛刻條件的貧民律令 (poor law)。

——譯者

的人們在移殖国外时是貧苦的工人，很快就發了財，获得了許多田地和房屋，并且也雇用了許多工人。这就是一幅現在的制度的写照——确認生产者在一切的地方，都是一个命运已經注定了的阶级。無論在一个殖民地里边或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国家里边，凡是一个能够發財，都是在許多人必須貧窮的条件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雇主，并且雇佣了許多工人，推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工人是一貧如洗，沒有力量自行独立工作——并且在殖民地边边的这种不平等情形，和这种分成雇主与雇佣者的社会划分，馬上就可以指明：即使缺乏一切其他的証据，移民的救治办法对劳动人民并不能救治什么。

政治經濟学家們在他們的其他空想中，还自称他們已經發現了人口增加的趋势是比生活資料来得較快——換言之，意思就是我們所产生的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是多于我們能够予以应有照顧的——并且我們可以由此推論，即使共有共享制度很穩固地建立起来了，并且每一个人都听其自由去結婚，結果就是在一个短时期之內，我們就不能为全体人民供应充分的生活資料了；所以一个極大的貧困就将因之而生，并且人們将互相劫夺正像他們現在所作所为的一样。

不管是因为什么理由，使人有了这种見解，并且这种理論，可以用到現在的制度上面的地方，不管是多是少，二者在現在的时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問題了。我們已經做过了的关于財富的性質和来源的探討，即可指出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之下，就是要滿足在几千年里所产生出来的人所需要的充分生活資料，也是社会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生产現在是被無數的鏈条捆住了——它并不依靠整个的社会，而只听某一些特殊阶级的指揮——并且这一班經濟学家們，非但不想打开一切束縛生产的桎梏并匯合和团結現在是分

散和敵對的生產力量，而且還要將人口拘留在受了限制的生產的力量範圍內。

這種方案是與我們所考慮過了的那些方案的性質相同的；並且這又是一種盲從瞎摸的辦法，只是妄想挽救後果而不設法預防前因。一切的人都是需要生活資料的，而生活的資料必須由勞動和原料而來的。一切的人自己就有勞動，並且一切的原料就在我們的四周存在着。可惜原料是棄之不用，勞動是置之不理，因此生產縮縮而且人民餓死！這種禍害的性質，就可立即指出要有正確的改進辦法才好；並且這種辦法就是要將勞動與原料結合，至於人口對生活資料的壓力一說，就將成為一個過去的故事罷了。現在並不是土地有毛病，也不是勞動有毛病，而是社會的制度有了毛病，將土地濫行分配了，並且將勞動都濫用了。錯誤是在制度里边，並且限制人口一法，既不能使生產得到自由，又不能使生產者獲得他的勞動成果，而只能將他留在他所在的地方——既疲於勞役，又“迫于”資本所指派給他的“飢寒”。

我們對於任何一種事物，挑錯是較容易，改正是較困難。共有共享的制度，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了的一樣，已經是有人誹謗它的原則而且懷疑它的利益了；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它如與現在的制度并置而且用種種已知其為可靠的方法來測驗一下，那麼它的優點，就可以在每一次的試驗以後，更明顯地看得出來了。共有共享制度在合股的形式之下，雖然與現在存在的制度不同，却是有這樣的一種性質——就是它的一切設施和行動方式，都是可以用每一個人的日常經驗來測驗的。但是，它雖然是這樣地，幾乎在我們所能想得到的一切重要的方法上，都已經加以衡量和測驗過了；可是無可懷疑地還有愚昧無知和感情沖動，將要無端合唱種種虛幻的困難，致使無法用理智來對付或者用經驗來否定。

要将与现在的社会制度有关的一切祸患与弊害都一一枚举出来,恐怕就要将全部历史重述一遍才可。要看一看并要比较一下,在各个时代里对于这些祸患和弊害所计划出来的每一救治方案,就必须重新温习一下所有根据政府的愚昧和教士的顽固所制定出来的法令才好;并且要总结一下从财产共有的制度那里可能带来的一切利益,就必须要有的一种关于整个人类的已知的和未知的需要的知识。

但是却有人說,这一伟大的平等原则已经是在天秤上衡量过了,并且已经发觉是空空如也了——它的表现已经是由烈火,鲜血,和一片焦土所标志出来了——它铲平了一切高的和好的,更深更低地沉没了一切腐败的和可恶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的关于平等原则的性质和作用的意見,虽然沒有指出像上面所说的那些特征,但是毫无疑问地証明这些特征并不是权利平等的属性,并且它们也不能与平等并存的。倘使毁灭和屠杀是任何社会运动的进步的标志——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凡是人类的向前进展都有它们作伴的——那么权利平等的原则是不能替它们负责的。这个原则,从它的本质上看起来,决不能产生这种结果的;并且,無論是在那里,倘使自由受到蹂躏并且生命或财产受了牺牲,推其原因,一定是铁黑的和血腥的专制魔王在作着怪,而与公平公正的权利平等原则是不相干的。一个原则决不能违背自己;并且無論在什么时候,倘使权利平等是受到蹂躏并且迫害与暴戾是横行无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个与平等原则沒有联系的而且是背道而驰的另一个原则的作用了。

倘使在权利平等原则的公正的性质和匀称的各部分来看——倘使剥去了“現存的利益”将它籠罩起来的妖怪的外衣——那么在权利平等自己身上,还有什么是不雅观的呢?在一种建立在这个

原則上的社會制度里边，試問還有什麼是誠實和正義所不容的呢？我們已經在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以及政權的建立方面觀察過它的作用了——我們已經注視到它怎樣影響和怎樣管制人與人之間的每一桩事情了——並且這一幅畫是描寫了一個協調的和均稱的整體，其中包含了龐大的力量，無邊無限的生產，和人人都有份的享受。

在有時會在各國里边發生的通常的政府變革之中，無論在壓迫者或被壓迫者方面，總是免不了要犯了許多暴行而且犧牲了許多鮮血和財富的。這樣的運動難得是有任何一種理論做基礎的；但是社會既然分成各個派系而又由有了各種不同目的在眼前的人們來領導之後，當然就會有自開自的事情，甚至多於它與它所欲推翻的敵人的鬥爭。這類的變革不過是一連串的暴政的更替罷了；它們通常是為了攫取專為某些特殊階級所獨有的利益搞起來的，同時也是為這個目的而搞下去的；並且他們常常使財富的生產者們，停留在每況愈下的情形里边，甚至還不如他們在變革發生以前的光景。但是現在的運動並不是這樣短命和包辦性質的——它沒有領袖，也不替什麼階級或等級的人的利益服務——它也不是今天由某一黨派的人樹立起來，明天又由另一黨派的人毀掉。這個運動，既然是根據廣大的原則，抱著確定的目的，並且包括整個的社會，所以具有一種性質，完全與以前的無足輕重的運動不同；並且因為用了從未用過的方法而獲得了它的效果，所以凡是與以前的變革不能分開的一切禍害，就會與現在的變革失去必然的聯繫。

財產共有的社會制度的性質是這樣的：它所包含在自身里邊的，不但是經濟學家們所願有的那些前提，而且還有政治家們所要爭取的一切政治上的平等。但是無可置議的一切事實，就已證明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這些東西並不能為社會的大多數人民帶來什

么利益。我們已經指出現在的社会設施，势必产生一种复杂的利害关系以及一种不平等的情形和一种相应而来专为某些特殊階級的利益服务的立法制度；并且在这种設施之下，我們就不可能会想出有效的改善办法了，同时一切公正的法律和規則，也未必能够一点也不受侵犯的了。但是在共有共享和平等的制度之下，那种盛气凌人的恶霸和战栗不安的奴隶——那种大腹便便的資本家和就将餓死的生产者——那种現在所受的来自社会的苦痛和来自政府的暴虐——一切就将一扫而光，并且一切高低不平的地位亦都完全消除。現在的制度恐将成为一种过去的紀念品罢了——正像一座灯塔一样指出成千成万的人类的桅船已經在那里撞破和擱淺的一切岩石——一个令人痛恨的海岸，到处都埋葬着碎了的心，而且由一个充滿了人类眼泪的海洋来冲濯！

第十三章

政治經濟学家对于社会 变革的两种态度

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破坏現在的社会制度并且还可以作为建立最完善形式的財產共有和权利平等制度的准备步驟的，恐怕就只有合股运动，才能够提供这許多的便利，而且也只有合股运动，仅能引起这样少的反对理由了。这样性質的一种运动，是能将現在制度的优点和一种更好的制度所必需的因素都結合起来的；并且因为它是根据实实在在經過考驗的原則并且依照确已熟知的方式和日常所接触的一切經驗向前推进的，所以它不怕一般愚笨的或奸詐的挑战叫囂，說它是“虛幻的”和“不能实行的”。这一步驟只不过是拟定全国的土地与实在資本将为整个的社会所有和所用罢了——这种資本是，通过估价和購買，从它的現在的所有者那里得来的——这种購買是由社会極大的生产部分的人来担負的——这一部分又分成無數的較小部分正像股份公司的样子——这些公司發行一种流通媒介，其数額与它們所有的資本相等——这种媒介是由各公司按其成員人数和它們所从事的特殊部門的行業来使用——一切这些公司和整个社会都用这种媒介来买和卖——在各公司間，無論在劳动的时间方面或者工資的数目方面，都要存在着一个一律相同的标准，并且它要推广到屬於各公司的每一个

人——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是按着在它們身上所支出的劳动計算——要成立一笔全国基金以資建設公共事業，維持政府，筹划全民教育，和照顧鰥、寡、孤、独等人，同时这笔基金还可以用作財產保險和解决其他社会經常需要或急切需要。

这样的一种社会变革，当然是会将現在社会制度中值得保存的地方完全都保存下来，并且会立即将一切与交換的不平等，財產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階級和等級划分等項都分不开的禍害，一下子就都扫除干净。这样的社会設施的簡單性和效力，确是十分显著，倘使拿它与嘉亭結^①似的現存制度的复杂性相比——其中一切利害关系是相反的，并且是一团乱麻似的，并且其中一切生产的努力实在是达不到我們所欲达的目的，同时其中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管理和調节整个的社会动向并且指导一切的努力，一致協調地，向着一个肯定的和正确的目的前进。但是在財產共有的制度之下，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事情，都是可予以有效的統制；并且这种合股的形式，因为它的性質是容許在生产品里的个人財產和在生产力里的公共財產可以同时并存的，并且它是要使每一个人都靠他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使他有一个平等参与一切从自然或技术来的利益的享用的机会，所以它是可以一面容納現在这样的社会，而且一面又准备其他的和更好的种种改进办法。

为得要証明这样的社会合股制度确是比現存的制度优越，并且要对那些迷信权威的人——本来就是听也不願意听那些改革的人，除非它們是有大名鼎鼎的权威支持的——予以一种鼓励，我們就不妨讓这班身居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学家們来作証，并且說一說他們所相信的意見，以为社会的福利到底还需要点什么。他們

① 希腊神話說，凡能解嘉亭結(gordian knot)者將統治到亞洲，但是誰也無法解此結，惟亞力山大拔劍斬斷之，其后他的統治勢力果然及到亞洲。——譯者

的這類言語，其中有些原是為了維持現在的制度而辯護的；還有些是反對那一種只不過拿合股運動來做幌子的財產共有制度的；而且還有些是承認現在的社會制度需要修正和增補的。我們並不提一切個別的人的名字，免得因為對於說這些話的人的一般成見，不管是反對的或贊成的，減削了這些意見的真正價值；因為那些熟悉這班著作家的著作的人們，立即就會看出這些話是從那些人那里來的。在這些意見和其他亦為這同一階級所援引的意見之中，凡是用來支持現存制度的，就沒有不可以用來更有力地支持合股制度的；並且一切對於較高級的財產共有制度所提的反對理由，根本就不能用在現在所考慮的這個運動上面。

第一，關於不得不有一番社會變革的意見，有人是這樣說的：——

“沒有一個能動動腦筋的男子或女子，倘使想一想由於去掉自由競爭和拼命撈錢的壓力之後所能獲得解放的時間，思想，和精力——就是現在消磨在身體的損耗方面以及一部分消磨在精神的刺激和一部分消磨在精神的浪費方面的時間，思想，和精力——是能夠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感到滿足的。”

為了要指出一班政客們所要爭取的改革並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這種改善措施所能及得到的最大限度，甚至於將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都推翻掉，亦是毫無價值——同是這位作家又提及在共和的並且明明是不必納稅的美國里邊的人民的處境如下：——

“工匠們和農民是滿意了么？沒有滿意；即使他們那一批人，表面上好像是比社會上所有過的任何階級的人都有福氣，也是沒有滿意。他們還覺得一個人所過的生活不僅僅是只顧一點外表的生活資料。他們一定覺得，雖然他們能夠在極大的熱忱努力之下，

也能挤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不是为了赚钱的事情，但是在这种制度里边一定总有一些错误的东西，逼得他们几乎将全部的白天时间用来获得，在一种不同的劳动配合之下，可以省去四分之三的时间就能够获得的东西。”

“许多只知尽量模仿旧世界习俗而且还极端留恋封建偏见的人们，对于共和制度的作用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信仰——就是除了通过财产共有制度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在民主的原则上得到社会里完全的自由——也只能暂时抗拒。”

“在人们都已疲于为世务的操心而人人都过着奴隶似的生活之后——在他们已经很周详地想过和讨论过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会罪恶是直接来自私产来的，最大部分的人类过失是与自私的所有制有关的，并且最可惊骇的各种毛病都是从过度的或不足的劳役以及心情不安而来的之后——他们对于是否真能抛掉这一可怕的重担问题，以及跟着抛掉这一重担而来的一切困难是否能够与它所带来的祸害相比的问题，就将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了。”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说的例证，完全根据在一个共和政体之下的人民的情形所作出的结论而来的；并且这一个例证，一方面指出了在这种制度里边的毛病，一方面又给我们以一切的鼓励，必须设法拿一种更好的制度来替代它。倘使我们能够记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的关于合股制度的原则和实施办法的话，那么我们在检讨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要点时，一定要拿这二种制度放在一块来比较才是。共有制度的优点和现存制度的弱点，无论从那一点去看都是很显明的。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建立合股运动的基本原则，就是经济学家所视为现在的制度的支柱，并且是一点也不违反公理的，同时也是可以实行的而且是效率最高的。

劳 动

“劳动是第一个价格，亦即原始的购买货币，用以支付一切东西的。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原来并不是用金子或银子，而是用劳动来购买的”。

“社会里每一个人应该属于某一个生产阶级或另一个生产阶级，否则也须用有用的而不生产的劳动来促进生产”。

“在人类尚未达到最高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还有一些东西可做的；并且是要愈多愈好地将力量解放出来去做它。在一切的技艺和科学尚未达到止境的时候，在一切自然的资源尚未用尽并且人类对于它们的使用尚未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人类劳动的最大可能供应还是必须有的”。

“在整个人类仍有这样多的需要与欲望尚未得到满足的时候，这应该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将已经是从一种工作里转移出来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劳动，又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里去。至于为何这样做是不易办到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结构上的毛病所致。并且我们不应该遏制这个原则和拘束劳动的力量”。

合股运动就包含了一切这些先决条件，并且提供了一切这些便利，在程度上远远的胜过了现在的制度。

资 本

“资本是全国财富用在生产方面的那一部分，而且包括使劳动发生效力所必需的粮食，衣着，工具，原料，机器等”。

“当人口对生活资料发生压力时，其救治方法就只有使人口减少或者使资本更快地积累起来”。

“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用二种方法增加起来：1. 它可以由大部

分的收入用在生产的劳动的維持上而增加起来，2. 否則無須增用劳动的数量，它可以，因为这个同样数量的劳动有了更大的生产力，而增加起来”。

“在一个国家里边，無論怎样大的資本数額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因为需要只是受生产限制的”。

“資本的新生，由于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常常是对于社会的一种利益”。

“一切好好管理的大資本的生产比例一定是大于一切小資本”。

“倘使消費者的比例是大于資本的話，那么要得到最大幸福的方法，显然就是不可拿这一个人的一份去送給另一个人，而是要在不至于促成更大需要的方法上，尽可能地創造另一份”。因为“生产是使用劳动和資本的唯一的大的目的，所以二者的最好使用，乃是最大的生产的获得”。

凡是这里所想望的，都是能够在合股制度之下，立即就办到的。这一种制度将保証更快的資本积累——它将拿較大的部分的收入用在生产的劳动方面——因它对于机器的采用是毫限制的，所以它将使所雇用的劳动有更大的生产力——它将利用大量的資本来發生作用——它将为那班現在是一貧如洗的人們創造所增加的一份同时并不損及別人所有的股份——并且这是很徹底地保証得到最大生产数額的一种使用劳动和資本的方法。

通 貨

“为了对群众保証要使通貨的价值，除了本位貨幣自身的变动以外，不会發生其他任何变动，而且同时要用一种費用最低的媒介进行流通，就是要达到使用一种通貨时的最完滿的状态”。

“只有在一切的時候都需要等量的辛苦和勞動的犧牲而獲得的才算是價值不變的商品”。

在合股制度之下，凡是用作交割一切買賣的紙幣和瓷幣兩種媒介，就兼具我們所要求的安全保證和費用低廉的二個條件。這種貨幣的基礎是勞動——不管我們是予以什麼名稱和怎樣的分別，或者是金鎊和先令或者是勞工券，它不過是作為勞動的一種憑單或代表罷了——所以它是一種本位貨幣，其價值的穩定正像由任何價值穩定的東西所製成的貨幣一樣。凡是某一個人一星期的工資是用這種通貨發給的，他就可以用它換得正好等於他所給出去的東西——就是從別的人那裡來的一定時數的勞動或它的產品。同時他們所做的無論是怎樣複雜的交易，或者參與交易的無論是怎樣複雜的人，可是一切的人都能得到並且享受到一個唯一不變的公正的權衡。

交 換

在現在的社会制度之下，社会是分成財主與貧民，亦即僱主與僱傭者——因為他們的地位關係，後者對於前者完全是唯命是聽的；並且我們也已指出這種劃分和分級是不利於財富的生產的，因為它容許大量的勞動一點也不能利用——它要毀壞社會的協調，因為它要使人們的利益衝突，而且要使一個階級的利益來自另一個階級的損失的累積——並且因為它是這樣地阻礙生產，使勞動無法去用，使人与人以及階級與階級間發生敵對的衝突，所以它是一切文明的人所犯及所受的一切過失，罪惡，和苦痛的直接原因。我們也已證明這種情形，原來並不是由人与人以及階級與階級間力量的不平等所引起的，而是由於不平等的交換所引起的。所以現在社會的弊害，倘使要得到改正，那麼我們就必先消除這種弊害之

所由起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不平等的情形；并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建立一种平等交换的公正原则，将这些弊害用治病去根的办法，有效地予以改正。但是平等交换所引起的一般平等情形，对于资本家和经济学家来说，乃是一切改革中最后的一个，同时亦是最可怕的一个。他们对于现在制度，老是愿意做些挖补粉饰的工作，用笨拙的方法修补一个已经存在了的漏洞，同时却又造成另一个洞眼。但是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倘使他们真能看得清楚，也是支持平等交换的有力论证，并且也会指出平等交换是真的和唯一的改善办法：——

“用等量的劳役和辛苦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数量并不是常常相等的；但是实在的价值是根据所耗费的劳动数量而定的，而不是根据劳动耗费的方式或劳动的生产力的高低而定的”。

“劳动是我们对于一切不是由大自然本身所供给的东西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并且这些东西的实在价值显然是由这样地付出价格的大小而定，而不是由这些东西本身的大小而定”。

“我们必须视之为实在价值的不变标准的东西，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商品或一套商品说的，而是指某某数量的劳动说的”。

我们在这里就都承认实在价值是根据劳动而来的原则；并且能够由此而得到的唯一推论，就是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这就是合股运动的主要原则之一，同时亦是这一个运动所将向往的更为完善的社会的环境；并且这样的同工同酬，因为它将使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的人，不能专靠别人的牺牲来维持他们的无所事事的和奢侈的生活，一定就会保持一般的平等情形。但是这一结论虽然是这样明显，可是有人尚未发觉，因为他们还是这样的说：——

“我与合作主义者所能一致相信的，就是要认清到底在什么时

候，合作才能在某一種意義上風行起來——意思就是在一切的利益必須一致協調而不互相衝突的時候；但是這一樁事情要包括情形相等的條件，那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為我覺得品性的不同就損壞了情形相等的條件”。合股制度也不過是“在某一種意義上的合作”，並且，就其性質來說，它一定會“使一切的利益一致協調”，同時又一定會消除現在存在着的不平等情形。

經濟學家們，在想要將壞的原因說成好的這番枉費苦心的企圖之中，所犯的自相矛盾的毛病，真是奇怪得很。他們在說起現在的社會狀態的最好的形式時——就是雇用了每一個工人，但是同時又強迫工人來維持資本家——並且在硬指這種現狀是比那種能夠保證全體人民的職業和生活的情況尚且較為公正時，他們還提出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

“這種的平等〔並非阻止貧窮的工人去維持富有的懶漢的這種平等，而只是阻止富有的懶漢在名義上是維持貧苦的懶漢的這種平等〕只要把建築在別人的重擔上的對某些人的保護掃除干淨之後，就是我竭盡一切力量去爭取的。根據同一的原則來說，我們必須反對那種無原則的平等，將強有力的人的勞動成果，拿來使孱弱的人富裕起來！”這是一種謬論，以為我們所能夠達到的靠近平等交換的最近一步——就是走到同工同酬的一步——就已逾越公正原則的範圍，其嚴重程度，實較現在的可以任意分發不勞而獲的社會設施還大！這種說法是站不住的。我們已經指出，既非現在的不平等制度，亦非這個制度的修正，能夠“將建築在別人的重擔上的對於某一些人的保護都掃除干淨”。這種所加於人的重擔——這種“拿強有力的人的勞動成果來使孱弱的人富裕的辦法”，乃是不平等交換的必然後果，並且正是現存制度的目的和目標。這就是大大的和昭昭在目的體現在現在制度里的不公正因素，使它与

我們所想望的制度划清界限。类似的矛盾和荒謬之处，在每一种要保留不平等状态的企圖之中，是極易看得清楚的：——

“人的本性就包含着大小不同的力量；并且人类的任何法令，要将这种力量的成果平均分配，也决不能取消上蒼的旨意或抗拒它的作用。这一种的法令是不公正的。”* 只要人們是各不相同的話，等級的區別总是难免的，虽然这种区别可以根据比世襲更好的原則来决定。我相信土地和財富将会根据自然規律来分配；但是地位的高低与財富的多寡将是永远难免的事；并且平等制度的提倡者，理应坦白承認这一原則，才能使他們的事業得以进行順利。当一切可以据以作出結論的証据都在他們的面前，而他們却得出直接与这种証据相反的結論时，我就不能再相信他們是人民的聰明的和可靠的向导了，虽然我还是可以因为某些原因，非常尊重他們的。对于不平等情形的必要性問題，我們就可以这样作出定論的：——

“*体力与脑力的差別，無論怎样都是不可免的，所以个人劳动的产品也一定是不相等的。凡是一个人在劳动着或是在将来任何时候在劳动着，都是为了要有劳动的成果；并且那些成果，一經占有之后，就成为私有的財產了。倘使一个巨人所生产的較一个小人所生产的要大十倍，而各人都分得产品的当中一份作为生活和享受的資料，試問那个巨人此后会不会多卖力气，生产得比那个小人还多一些呢？”

一切这些論証已經是一再被駁倒了。我們从未說过人的力量是完全一样的，或者同工同酬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这种平等是比現在的制度之下的酬劳方式更公正得多了。我們也已指出，我們从“一切可以得出結論的証据”方面来看，不平等的情形和地位的高低，决不是因为能力不同的緣故；但是，相反的，这种不

平等的情形是由不平等的交換所產生的，而且亦是由不平等的交換所維持的。“一切的證據”亦指出了，凡是身居高位而且享受特權的人，都是能力較低而不是較高的人；至於盡其心力和勞其筋骨的人，却只能享受到他們親自所產生的東西的最小和最壞的一份。我們在生产方面並沒有巨人和小人之分；因為文明的社會是這樣組成的——生产是如此複雜而且各部是不同的；天賦的腦力與體力，一般說來，亦是如此懸殊的——所以對於每一種工作來說，總是有一些人比別的人合適，並且他們，雖然沒有能力去做別的工作，却能在他們的本行里边，達到人類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的成就。倘使人們現在就勞動，並且將來也一定勞動，其目的是為得收穫，倘使努力工作的主要推動力是要想享受這些收穫，那麼他們，在一种能將每一個人的努力的全部收穫都給了他的制度之下，一定會比在現在的制度之下——在這種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是辛辛苦苦為人服役，而其所應得報酬的 $\frac{3}{4}$ 左右，將為利潤和利息的勒索以及各種政府的苛斂所吞沒——更為愉快和努力。所以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無論是用理論或事實來試驗，現在的制度所能讓我們看到的，除了它的弱點和腐敗以外，就別無其他的東西了。並且它在本質上就是有弱點的和腐敗的，因為它所體現的不平等原則，就是永不止息地這樣在作祟着，使它——正像經驗已經替它指出的一樣——必得常常毀壞每一個公正的政府制度。但是已經提出來的反對財產共有制度的論證，就還有許多種，並且它們都是并肩作戰，一致反對這種論調的：——

“在提倡合股的人們能夠證明他們的制度確是比私人財產借以維持的制度能夠更有效地增加資本和調劑人口的時候，他們的要求就將比在先前的時候得到更大的重視”。我們已經指出財產共有制度在合股的形式之下，無論從它的原則上或它的行動方式

上来看，都是一定能够增加資本并且調剂資本，使之与任何数目的人口能相适应，而無須求助于現在所想出来的种种一时权宜的消極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要想将人口的数量限制在資本的力量的範圍之內。再看：——

“我們在这里只有一个运动，想要替一切不願和不能去工作的人，都使之就業。可是劳动就業的机会是必須根据生活基金来决定，而不是世界上任何法律所能将劳动就業的机会增加到此項基金所能支持的人数”。这种意見的錯誤，我們已經在討論合股制度时就指出了；因为它只能在貨幣数量有一定限制的制度之下才能应用。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切工具和机器，綽綽有余地足供一切的人使用——任何样子的財富都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的人，不管是工作的或不工作的，总是要維持的——可是成千成万的人，就是因为資本家沒有那許多的錢来雇用他們，以致無所事事。倘使此項“生活基金”就是貨幣的話，那么它是像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一样，可以任意增加的。倘使生活基金是指各种市場上堆积如山的食物，衣着，和用具說的，那么这一大批的东西，就滿可以供应联合王国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直到他們的劳动又創造一批貨物出来的时候。合股运动就将立即扫除了这些困难；因为它将替該項生活基金創造一种能够代表它的东西，它将按着一定的計劃使劳动階級的人們所結合起来的一切力量去生产財富，它将用一切天才所能發明的最有力的机器来支持以上所說的一切努力，并且因此它将保證一切的人都能享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大量財富。但是現在的制度的性質，就不容許我們采用那种能够达成我們所欲达的目的的方法。虽然無論在什么时候，一切的劳动是要維持的，但是它却常常奄奄一息沒有一点活动；并且即使是活动起来了，但亦沒有保證使之繼續活动下去，因为沒有一种力量能够制止“恐慌”^①的

來來去去，及其所引起生產停頓和工人飢餓的作用。只要社會是建築在現在的原則上的，這班經濟學家們的一切救治方案，只會使人認識不清並且莫知所措，因為它們並未提供任何能夠令人滿意的辦法來解決現仍存在於各方面的畸形現象，並且它們也不能決定我們對於某一些社會禍害，到底是要容忍到什麼程度和什麼時候為止。但是為了要克服經濟學家在現在的制度里边所遇到的困難而不得不轉向共有共享制度這一樁事情，就可以表明這種制度是我們所需要的了：——

“購買力（就是以一種等價物去換取同樣價值的东西）是真正唯一所需的東西。凡是使這許多的人陷於貧困和不幸的，就是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欲得的东西，沒有能力提供等價物罷了。所以這種能力愈是增加而且生產的便利亦愈增加，社會的情形亦愈將改善”。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試問還要什麼更有力的理由，來說明合股運動的推進呢？並且再看：——

“只要每一措施，能夠增加勞動力的，或者能夠減低由勞動所產生的商品的成本的，一定就會比例地增加獲得財富和財物的力量；同時任何一種措施或規則，反而要浪費勞動或要使生產商品的成本提高的，亦是一定要減低這種力量。所以這是極簡單的而且是有決定性的測驗，我們可以用它來判決任何對於國家的財富要有影響的措施是否適當”。倘使增加勞動的數量是與增加它的力量有關，倘使不加任何限制地採用機器也是與它的力量有關，那麼合股制度是經得起我們在這裡所用對於生產會有影響的一切措施的考驗的。

要注意到這班經濟學家所提出來的一切有利於這一變革的論

① 按英美人習慣，他們用恐慌(panics)一字指暫時性的經濟危機，用crisis一字指經濟危機。——譯者

証,或者要注意他們在排斥共有共享制度时所有的一切矛盾,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人以为,假使“資本是屬於一切的人时,实在就是不屬於任何人了,那么資本大概就不会受到爱护了”,并且这些“合股机构都将成为劳动救济院(Work-houses)^①或貧民集中营了”;还有人說,“一切时代和国家的經驗証明了高工資,或获得享受的便利的增加,乃是最能立时見效的良剂,亦即最有力的刺激,使人終身勤勉努力”。并且还有人說:“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給以积累的能力,于是我們就会有这样的保証——他們将很乐意有效地利用它。”* 恐怕沒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曾經放弃过一个發財的机会”。

資本家是久已埋怨我們,为什么要有貧民救济律令——他埋怨任何設施逼得他要在他所得的不义之財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維持失業和飢餓的劳动人民。現在正在进行一种实验,来决定这些法令是否可以取消,而不妨碍貪婪的动机所促成了的聚沙成塔似的財富积累。这就是自認貧民救济律令是不應該存在的了;同时也是自認,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想解决这一桩事的种种困难——这种困难,在合股的形式之下,是不能存在的:——

“因为貧困就会产生苦痛,并且也極易使人誤入歧途,所以为了社会的福利起見,我們必須將一切的貧民減到可能最低的數字才好。”* 那么,我們必須做点什么来减少現在正在惊人地增加的

① 一种救济机构,盛行于工業革命以后,收容失業和不能找到工作的人,其中飲食起居都很不舒服,并且还要工作,目的在于使人不願入院,可是請求入院的人仍是很多。劳动救济院法令于1723在英国初次頒布,后果極為恶劣。十九世紀中叶以后就都被淘汰了。它与美国的poor-houses(劳动改造所)不同,因为一个的目的是救济性質的,一个是刑罰性質的。它与本国的poor-houses(貧民院)亦不同,因为前者是收容能够工作的人,后者是收容沒有能力工作的人。——譯者

貧民呢？生活基金必須是盡量用來發揮生產的力量，並且資本與勞動必須是聽其自流，那就是這種貧民救濟制度無論如何必須消滅。^{**} 在這些救治方法之中，沒有一種是能治病去根的，而且沒有一種是能夠得到一勞永逸的成效的。唯一能夠測驗方法就是這樣：它們有沒有減少貧民的人數呢？我們都很知道這班資本家們是情願怎樣“減少貧民的人數”的——就是使之每況愈下，或流放異域，或任其活活地餓死。現在的制度使財主的心變得像鐵一樣而沒有一點溫情了，使他的自私自利的心盲目地占了統治的地位，所以他竟會不加思索地給他的同人以一種歸根結底必定要反擊在他自己身上的打擊。但是合股制度能夠提供一種自然的和方便的手段，俾得逃避一切與貧困和失業的人有聯帶關係的禍災；因為我們認為“幫助貧民的唯一真正秘訣，乃是要使他們成為改進他們自己的情況的因素，並且要供給他們以一種永久的能力，而不是一種暫時的刺激”。

這班經濟學家們所承認的話，不但可以指出現在的社会制度，根本就是**有毛病的**，而且一種更好的制度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同時人民是有百分之百的權利來制定他們所視為必需的變革方案的。論到財產問題，亦即毀壞現在制度問題中的主要項目之一，有人就承認，“**財產權是靠習慣傳統**的權利而不是自然的權利來維持的”；這是明明白白地承認了資本家所能據為己有的財富，必須是社會所容許的，所以在沒有了這種容許的時候，他就必須放棄他的產權了。還有人承認龐大的私產，“就是罪惡和苦痛的藏身處，知識的敵人，和平的毀壞者，信任和慈善的消滅者”。還有人認為這種過分大的積累，對於公平的政府制度是有毀滅性的。“龐大的私人財富是與共和主義的精神不相容的；財富就是力量；並且大量的力量不應該操在私人手里”。

但是这班資本家們，似乎是半知半解地就感覺到自己是做錯了事似的，而且是在每一个無足輕重的扰动之中，就怕大難將至似地感覺到財富的太陽，虽然是光輝照耀，但却沒有帶來一點的溫暖了。那班帶着疑懼之心來看將來的資本家們，當然對於目前的快樂也是沒有心思去享受了；何況他們還要阻止大眾人民企圖獲得有利於他們的社會改革或政府變革，於是資本就預先作出這樣的恐嚇警告：——

“讓一個二千萬人民的國家，因為任何一種愚笨的盲動，將資本都從他們那里趕跑了，於是災荒，瘟疫，內戰，半夜暗殺，劫掠，以及任何其他災難就將跟着這種不自然的對天道和人道的反抗而來了。這二千萬的人民恐將立即就減到一百萬了；這個國家恐將要后退一千年了。我們都恐將無所事事了，但是我們的無所事事就不能替我們帶來吃的和穿的东西了；我們或許都是要去勞動，但是卻沒有積累來使我們可以從事有利的勞動了。這位被我們趕走了的朋友就一去而永不復返了。我們無法走到資本那里去了；資本亦不願回到我們這裡來了。”

在這種狂妄的閑談中所含蓄着的極其荒謬的愚昧無知，早已是由我們揭示出來了。我們已經指出資本是不能被人趕走或取走的；並且每一個資本家倘使都離開本國，同時還將國內所有的每一盎斯的金子和銀子都拿走，但是生產仍可同樣有效地繼續前進，而且產品的累積，也是像現在一樣，可以很有把握。這裡所預言的一長串的可怕的災難與這一班資本家的遷居并攜走他的金錢那一回事，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樁事情。因為事實就是這樣，人民是能夠走到資本那里去的——他們能夠勞動——他們能夠生產——他們能夠享受。但是我們却無須像杞人憂天似的，只恐資本家們遷居異域以及其他事故將會一時影響社會的安寧和福利。至於我們

所爭取的變革，非但沒有一種必然性要產生這種情形，而且它自身也並未和無政府狀態或社會秩序的紊亂有絲毫的關係。這不過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種貿易關係，亦即一種買賣，憑此就可以依照雙方的利益，很公平地而且很和睦地，解決這一樁事情。因此一切這些悲慘的預言涉及將隨某些變革而來的禍患的，既然都不能用到我們所計擬的運動上面，亦是無足輕重，好像中國人一樣在月蝕時都狂喊狂叫將他們以為正在吞食月亮的惡龍吓跑。不過其他有關社會變革的種種預言還是很多：——

“在世界逐漸成長的過程中，人類一定會，並且也將會受益愈多；但是要达到這個目的，我們就必須以公正之道對待永恒的社会規律，而不可破壞這些規律。”這種公正之道只能在財產共有的社會制度之下才能做到。再看：“每一個文明的國家的人民，其中極大多數都是願意有一種互助協定，要求每一個人都全心全意地幫助別人，因此他也會得到別人的幫助，並且有難共當，同心共濟。這樣就是上蒼賜與我們的豐富禮物；並且這樣就是他願意我們互相謙讓的樣子。”這是現在在一切措施中的不平和不公的現狀的一幅圖畫么？這還是將來的一種社會狀態的光景呢？並且再看：“自然里的一切愛力是永在動作的，即使現在是處於逆境之中。它們將及時指導我們來適當地管制外界情況。”我們所討論的社會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使我們能夠這樣管制包圍我們和影響我們的外界情況。四千年來的經驗，就已提供了充分的証據，指出現在的制度是不能予人類以這種力量的；並且歷代以來所得的經驗，在很短的時間將使他們建設並成立一種制度，使人都能稱心如意不受任何壓迫。所以同是這班權威人士們又說了以下的話，作為我們要有堅決毅力的種種鼓勵：——

“無論用任何方法來反對社會的進步勢力——這種勢力是要

使一切的人更为舒服，受更多的教育，更为高尚，和更为幸福——都是沒有用的。* 我們無須指出我們可以借助社会的集体努力，来減輕或鏟除那些还要跟着一連串改进而来的局部的和暫时的禍害。社会的成員是永不能作出什么来阻止它的进步的；而且社会的任何一部分成員倘使感觉到个别的人有了一点苦痛而不能看到一般人的幸福，以致使用毫無益处的暴动，来作干涉的企圖，想使必須前进的事物不得前进，那么社会的規律，一定要出来保护我們全体和規律本身，不至于受到無法無天的盲动的影響。”并且由此看来，这就可以指明，一切个人的和一切階級的企圖，要想阻止普遍的事物进展，一定是毫無用处的輕举妄动，同时对于患得患失和动搖不定的人們，也可予以鼓励，要鼓起勇气向着改进方面前进。并且，再听：——

“請你們相信我說的話，这个时候就将到了，就是我們深受其苦的制度就将到了結束的时候了。这是不能常常如此的：法律将从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們那里攫取面包，轉贈給無所事事的人們，并且还要使劳动脫离它的自然軌道，并且还要从劳动者身上騙取它的应有报酬，并且还要授权給这种自私自利和荒淫無度的人去戏弄那些珍重自立并且待己儉約而待人寬仁的人。請你相信，这个时候就将到了：全国的人民就要很深刻地将这样的强暴不公的事情都記在心里了。我們必須先做一番革新和糾正的工作，然后才能使貧民的劳动，在壮年的时候就替他們設施好了一个清閑安逸的晚年。但是这个时候将会来的。”

那么，这就是政治經濟学家們在社会改革的問題上替我們打气与泄气的地方了。他們承認有些大的变革是一定会有的——一个更好的境域畢竟是一定要成立起来的——我国的人民是可以制定任何他們視為合适的改革方案的——并且他們同时也指出那

些主要的行動原則和方式，必須是在任何可能成立的變革中所不可忽視的。這樣就將一切令人疑惑和裹足不前的原因都清除了，並且還有一個廣大和堅固的行動障地，甚至要由那些一向是想置他們於死地的敵人親手向人民交出來。現在的这个運動，不過是要在人類歷史的那一根長長的鏈條上再加多一個環節罷了；並且因為這一個從未曾有過的環節，並不完全像別的環節一樣，所以我們無須惊奇或恐懼，倘使我們所計擬的變革也許是與先前的稍有不同的話。

結 語

因為我們已經一步一步的研究了現存的社会制度并且觀察到它的力量以及它的弱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因為我們對於它的力量之所由来的因素，也已一一考查過了，并且也注視到它們的种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結合和应用了——因為我們也已經看到这种制度，从許多年代以来，就强加于生产階級身上的一切重担和禍害中的好多种了，并且我們對於設法減輕和扫除国民苦难所提出的各种救治方案，也是已經作过一番探討了——所以現在尚存留着的任务，就是要这些受压迫和受蔑視的階級的人們来决定是否要有任何和什么变革，并且还要决定一个行动的时辰了。

他們的最初步的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須在他們之間广泛地灌輸他們所受迫害和如何救治的知識——亦即手段与目的二者。他們必先得到这种知識，他們必先依照这种知識来指揮行动，并且將他們的力量結合在一塊而又导向同一的目标，然后他們才能够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做別人的工具和孙子。倘使他們之中有人是安于他們現在在社会里的地位和将来的远景了的——他們相信上蒼已命定他們是他們的同人的奴隶和魚肉了的——他們在被年年不断的劳役折磨尽了的时候，就心安理得地在道旁倒下，并且像一只狗一样死去就算完事了——倘使在劳动人民中是有这种人的話，那么他們是不想要有什么改革了的；但是倘使还有一班相信人

权是平等的人们——相信任何人没有权利统治别人的——相信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专为永无止息地在劳役着的一套把戏，而是还有别的目的的——那么他们就将要求改善现状，并且他们也将达到目的。倘使在中等阶级和高等阶级之中，有人并不希冀比现在所享受的还要更能逞其所欲的话——他们觉得这样生存于世可以算是已经没有什么欠缺了，没有什么切望尚未满足了，并且前途也不会黑暗或靠不住了——那么这类的人就会说，一切的社会改革都是空中楼阁罢了。但是社会里这些阶级的人，倘使都是被天才和劳动所能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所包围着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觉得除了吃喝以外，还可发挥别的力量——他们也会觉得他们都有各种能力和情感的种子，可惜现在找不到可以下种的沃土——他们也会觉得将来的安全保证，现尚没有稳固的基础——那么在我們说起变革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倾耳而听了。他们也会用尽才力和能力去探求生命的性质以及它的目的何在，并且他们也会承认现在的社会制度，确是需要一番大大的修改和订正——有的是确需增补的，而且有的是应该完全废除的。

無論是怎样的去看，这种各人只管自己利益的现存制度，倘使与各人利益都结合起来的制度相比，那么昭昭在目的事实，就是后者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它的优越性的。倘使我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一般肉体上的舒服以及足衣足食的保证，那么共有共享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就是对症的良方了——倘使我們都要一致行善修德并且压制一切恶意的动机而发扬普及的社会友爱等行为多少总是与社会的制度有一些关系的话，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正是我們所要求的一种制度了——倘使科学与技术的进军，脑力的正确培养与运用，以及实施成熟了的智慧所能计拟的一切规则时所需的种种便利，都是在一种社会里边所不可缺的事项，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

一定是一切制度中最为相宜的制度了。

人們一直也是尽心竭力互相勉励专心为善的，可惜只是憑着諄諄善誘的功夫来發揚公理和道德的原則罢了。至于一切包圍我們的情况——一切为善和为恶的原动力——却是从未予以考虑；并且在現在的社会結構之下，既然大半的情况是不利于所述原則的实施，所以这些原則一定是不能發生效力而且是毫無所用的。人們必須管制住行动的誘因，然后才能管制住他們的行动；因为一切原則的价值只不过是依照原則是否能够付諸實踐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并且还只好依照原則是否能够与人类的經常需要和紧急需要相結合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从一般的事物的性質以及它們間的行动和反动的相互作用来看，我們是可以肯定地說，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一定限度的身价的——限度固然是有的，可是超过限度的利誘亦是难以抗拒的——沒有充分的誘惑因素，乃是人人能够忠实的共同保証。所以原則和利益必須是一致的；因为倘使他們是冲突的，恐怕我們的行為也就要朝三暮四似的了，我們的节操也靠不住了，我們的道德也不一定会常常战胜一切的了。經驗証明这句话是真的，虽然它是人类的虛荣心所不堪忍受的；因为道德与宗教的自身力量是不能使人常常依照“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理去做的。現在圍繞着我們的一切情况，几乎是每一个鐘头都在鼓动着我們去破坏这一偉大的規律，虽然原則是促使我們去奉行它；所以除非这些情况是予以統制和指导使有助于走向我們所欲达的目的，那么原則将成为常常在口头上听到而非在行动中常常見到的空論了。我們已經討論过了的公理和平等原則，就将这样地創造并統制一切有利于道德和慈善的实施的情况，并且因此使人比較容易走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路，而不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

現在許多的人，也像經濟学家与搞政治的人一样，用一种狹小

的眼光来观察现在的社会情况，以为现在存在的祸害乃是由于人民没有知识所促成的；并且为了要填补这一缺陷，他们都想要建立一种国民教育制度，并且使得一切的人都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但是因为现在的祸害根源就是在现在的社会结构里边，所以在这种结构无所改变的时候，单凭知识的力量去消除这些祸害将是无济于事的。生活的舒服，乃是培养大众的满足和社会的和协的唯一基础，亦是知识和道德能够永远生根而且还能开花结果的基础。

脑力的培养——亦即新的需求和愿望的形成——并不会使我们的身体，对于一切的劳役和艰苦，变得麻木不仁，也并不使我们的心，对于一切的侮辱和伤害，变得不知不觉，而是要使我们的身与心，对于一切这些印象的敏感，增加到无穷无尽的程度，并且会使过去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担负现已变得难以忍受得住了。只有在境况较为安逸的条件之下，知识对于节操和道德二者才能起着促进的作用。倘使我们的境况没有改进而知识和需求却逐步前进，那么我们的过失与罪恶亦将逐步前进，因为它们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愚昧无知，不如说是肉体的苦楚。人们的不满都是从满足欲望的资料不足而来的；并且凡是要增长欲望而不能同时增加满足欲望的资料的措施——这就破坏了自然存在于低级的肉体生活与理智生活间的平衡——就将引起社会的骚动以及现存制度的破坏。每一次的政治示威和每一次的工会集合，都是运用理智的结果，目的在于将肉体的人提高到理智的人的水平——亦即将满足欲望的资料提高到欲望的水平——亦即将理想与实行的步骤放得速度一致。

虽然有些主张政治变革的人们大胆公認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任何有利的措施，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却以为一切的东西，畢竟总是可以用说服的方法得到的。政治权力的获得，或将使劳动阶

級有利，或将使之不能得任何利益。倘使是对他們有利的，为什么共和政体的美国的劳动人民还是生存在上面所述的那种情形之下呢？——并且倘使是对他們無利的，为什么大家都要爭取它（政治权力）而不爭取一切別的东西呢？假使普选和其他的必需条件都得到了——国会的議員个个都是工人們所选举出来的并且个个都是工人——可是这种假定絕對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只要上議院与国王是构成政府的一部分时，这种样子的一个国会自然是一点也不能自由行动的，而且是每动必敗等于落空的。我們不妨再假定这两种对于政治改进的障碍都是去掉了，并且政治权力都交托給生产的人們了——这一假定当然比上面的任何假定更靠不住了。这样組成的一个政府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在雇主与雇佣者之間負起干涉的責任。增加工資和减少劳动時間的法律自然就会由它制訂出来——許多地方的机器将被拆除——雇主拒絕雇用二流子的权力将要撤銷——并且社会的商务法規就将不时改变以应某些階級的生产者的迫切需要。这一切都将形成社会演变——它們将影响現在构成社会的各階級的相对地位，但是并没有改正来自这种階級分划的禍害——生产是在杂乱的和时常改变的設施中进行——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階級和提高那一階級，并且使社会成为专橫和憎恨的温床。

凡是搞政治的人和搞工会的人所爭取的一切变革，必須干預現存的社会設施才能發生效力，而且就这样地在事实上就成为社会的变革了。資本家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桩事情正像他們看到工人是不滿于他的命运一样。生产者的要求和希望是可以在他的行动里看出来的，并且也在他們的一切动向中表現出来的。事情就是如此——既然看見在他的眼前，除了夺取他的財產和毀灭他的势力之外，就別無任何东西了，倘使劳动人民是取得政治权力的

話——難道我們還可以假定資本家会将一种武器，放到他的自然的敌人的手里去么？——難道他会将政治权力交給农奴，而毫無代价地去冒那种風險，将自己的地位和积累都断送掉么？凡是以為資本家們或者他們的政府，即使沒有为敌人的实力所逼，也会出此自杀下策的人們，未免是太不懂人情了啊。劳动人民的脑力是这样地为人所輕視——他和他的能力是这样徹头徹尾地被社会里別的階級所玩弄与卑視——所以任何一点为工人着想的不着边际的渺茫利益，或者任何一点要从資本家身上拿走的东西，都将由执掌大权者予以保留，一直到了無法再安全保留的最后一分鐘为止。这样看来，既然政治权力的本身就是难以在劳动人民手里掌握的武器——因为除了实力以外就很难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取得这种权力了——所以我們就不可一刻不考虑到用較安全和較公正的方法，立即向着归根結底是一切其他变革的最后目的的共有共享領域进军；并且这是能够用收購方法做成的，無須要武力或內乱来相伴的。

关于一切真的或假的朋友向他們提出任何一个和每一个救治方法的一桩事情，劳动階級的人應該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他們現在的整个地位——他們的劳役的多少，他們怎样的依賴和隶属別的階級，他們的报酬的微薄，以及他們在年老时候的可能境况——并且用他們在这个題目上所能起的作用，来測驗一切这些救治方法。倘使有人告訴生产者們去想法夺取政权——去爭取这一种或那一种政府措施——他就應該向一切要領導他的人打听打听：“这一变革会減輕我的劳役么，会增加我的享受么，会增多我的独立么，会担保我的工作和报酬一直到老么，并且还会維持我舒舒服服地一直到死么？”我們之所以要求变革，無非就是要得到这一切罢了，并且凡是与此相反的情形，亦就是我們所要去救治的。所以每

一种救治方法，在使用权利平等的測驗面前，就要退避三舍了的——每一种救治方法都申明只能按劳动阶级的身份来改变劳动阶级的人的地位的——每一种救治方法并不立时就抓住基本原则而且亦不根除现在存在的迫害与禍患的原因的，都是应该偵查明白同为理性与公理之所不容的。

在强权与公理之間現在正在进行的冲突里边，并且在人們正在爭論到底他們所必須用到的武器，还是暴力好呢，抑是理智好呢的时候，他們对于有关如何运用这二种力量的已往經驗，必須是不可忽視的。但是这种考虑并不影响财产共有制度的建立；因为它既不靠暴力，也不靠一种方法，来促使政府相信它的必要性，而是专靠一笔足够的基金的筹集，俾得依照上面所解析过了的原则，立即收購現存的固定資本，或者在營業以后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

我們可以有二种方法来完成單純的政府改革：第一是用說服的方法，第二是用强迫的方法。要使人民革命能有成效，总是要先行說服，然后方可繼之以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建業而不能长期守成。在人民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固然是可以劝导他們或强迫他們服从专制政治。在他們略有这种知識或者了解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时，他們就很有可能要推翻他們的政府了；但是，倘使他們是这样地成功了的話，他們几乎一定要失掉他們的一切胜利成果的。只是在有关原理的知識广泛地傳播开了以后，并且要求改革的欲望也像这种知識普及了以后所将要求的一样，那么这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并且也沒有一种与人民大众的力量相对抗和相敌对的力量，能够存在得这样长久了。

但是，受压迫的人的力量，在它与压迫者的力量交鋒的时候，固然是所向無敌的，可是在已往的記錄里边，竟沒有一言一語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曾經得到过他們的力量替他們赢得的胜利

的成果。他們所已經做過了的事情，只不过是使用他們所推倒的东西的碎塊斷片，將一種改頭換面的暴政又建立起來；並且只要他們對於不平等交換的原則和一切暴政由以產生的不平等情況一天置之不顧和不加約束，那麼他們的一切努力，或者是訴諸武力，或者是一時破壞專制的政府，就將一天不能推動真正自由的前進。正確的救治方案的成立，並不在於一個政府的破壞，而是在於現存的社会制度的毀滅；所以我們將要利用的正確工具是理性而不是暴力——是信服而不是強迫——是收購而不是搶劫——是有系統地應用一切聯合的力量，而不是一種無紀律的亂動。

由於現在的社会設施所壓在生產階級身上的負擔的估計是否正確的問題，倒是沒有多大重要性的。這些估計實在就可以作為一種對於現仍存在的制度的描述；並且我們對於社会現狀和階級的收益只須偶爾一看，立即就能指出生產者的種種損失，並不算估計得過高。雖然其中一些負擔是可以減輕的，並且許多現存的社会禍害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各種措施而加以限制的，但是這一類的局部改進，並不能算是維持現在的制度的理由。一切現存的錯誤都是在原則上的錯誤——在理性，公理，和平等權利上所犯的錯誤——所以必須是在原則上予以消除。

既然有關現在的制度的性質與趨勢的知識是普遍地傳播開了——既然生產階級的注意力是由政府的變革轉移到社会的變革了——既然他們開始要團結一切分散的力量並且要採取各種手段向着他們的目标去做了——既然這些準備好了的步驟都是在向前進行着了，所以許多冒牌的先知和別有用心的說客就都乘機而起，並且企圖將人民引導和騙誘到歧途上去。同時，在考慮到所欲達的目的的性質和重要的時候——在看到它和現在的社会的組成以及從這樣組成的社会而來的政府的冷酷無情和野蠻殘暴的特質有

何关系的时候——無疑地，参議員席上的滔滔大論和教士講台上的現身說法將加緊速度接踵而來，一致反對一切對現存制度的改革者。充滿了政府專制的野蛮的和流血的紀錄的歷史的每一頁里，也對我們作了這樣的警告：凡是對於一種社會變革的判罪，倘使用盡了一切的咒罵也是徒然的話，那麼用大炮和刺刀來講道理的時候就將到了。但是這樣性質的想法是與真理的尋求者不相干的，並且它們對於他所看到的原則也是不能損其一毫一絲的。個人並沒有力量決定個別的變革是必須怎樣地去完成的。他們可以將信心寄托在原則上面，而靜待事件的結果就好了。各方面所表示的，都在不至於被人誤會的大聲中告訴我們，一切偉大變革的要素都是在醞釀着了；並且不管目前的光景是怎麼樣的，較光明和較好的先驅是可以看得到了。我們心中的一縷亮光現正是光芒四射，照透了強權時代的黑暗邊界，並且在公理時代負起了先驅的使命！